

# 五峰山房詩集

鄭哲園遺稿 劉居上箋註 柳 蓮校訂

## 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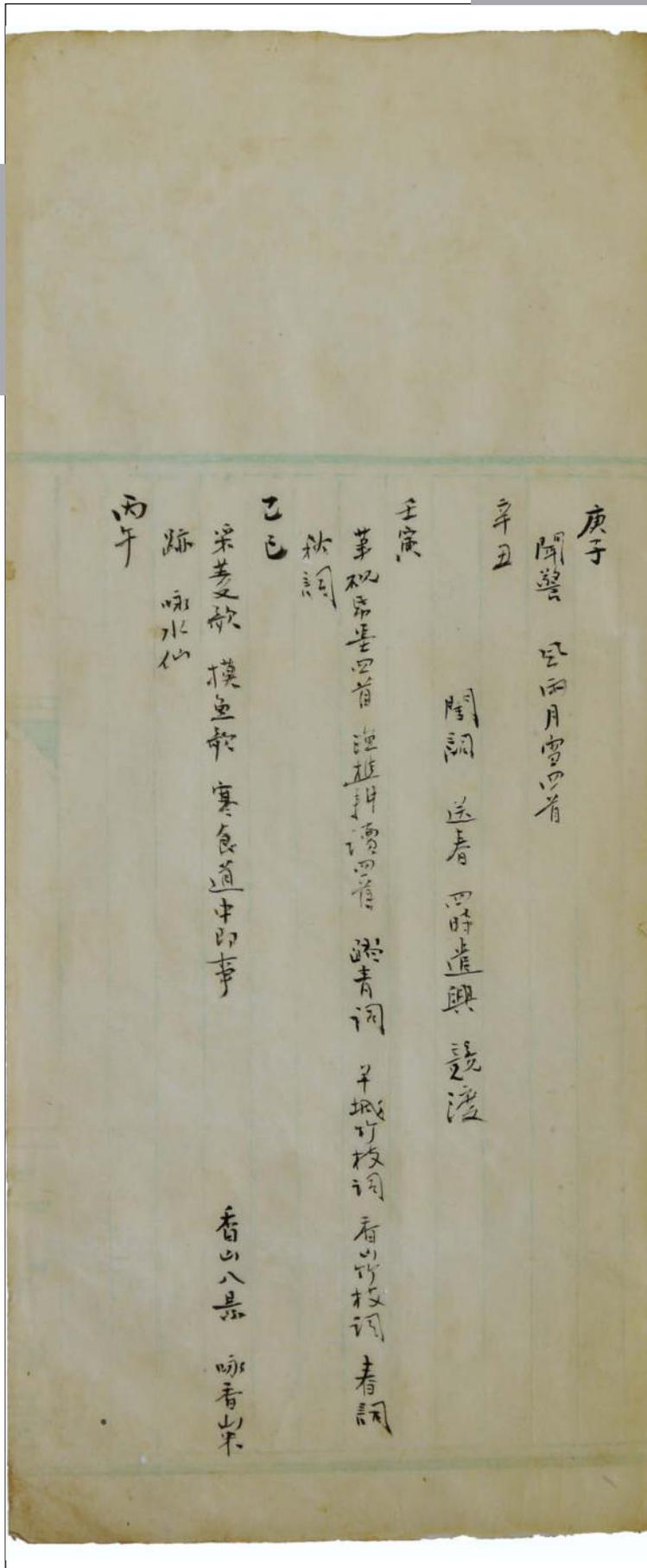
劉居上先生祕藏之《五峰山房詩集》原稿幸得賜予澳門《文化雜誌》刊載，當為研究20世紀澳門人文風貌的文史家提供了一面洞照那一時代世態人心的折光鏡。“高明定瞰三千鬼，落拓猶招一丈魔；不惜雜身躋販卒，無妨行腳似僧陀。”——此詩放浪形骸百無禁忌，好一幅澳門街高蹈詩人的自畫像！

1939年高劍父大師率春睡畫院同仁在澳門舉辦畫展，五峰山人賦詩以贈：“鄒魯餘風被海濱，變夷有則在天民。試看山帶夕陽色，猶是花開故園春。八大已難分笑哭，一癡誰與辨疑真？書生救世憑心血，聊向荒陬索解人！”正是這位傳承着屈原、杜甫史詩精神的香澳愛國詩人，曾於1945年日寇受降之秋賦詩云：“千株柳憶珠江月，十萬花開鏡海潮；如此河山如此夜，令人那得不魂銷！”

這位“我偏亂世作詩人”的鄭哲園老夫子，弱冠受孫文影響，力倡革命，嘗與康有為、章太炎辯難；迨武昌起義，即指揮香邑同盟持正團響應舉事。奈何政事浮沉，先生狷介絕俗，於1922年退隱故里，其間蟄居澳門七載（1938-1945），飽嚙“側身漸覺錐無地，放眼惟知甕有天”的馬尻沉味。幸而如今《五峰山房詩集》終於成為填補澳門詩史一大空白的奇崛景象：“昔余詩法薄中唐，今則俳優與賤娼。僂辱有生仍罵座，郎當何處不開場？或邀後世哀吾志，縱起尼山恕我狂！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

引詩戚戚焉，顧左右而神傷！惟祈詩魂尚飭，復行吟於澳門老街陋巷：雖一樣月色，卻別樣滄桑！

• 黃曉峰 •

**庚子 (1900年)**

聞警

風雨月雪四首

**辛丑 (1901年)**

閨詞

送春

四時遣興

競渡

**壬寅 (1902年)**

筆硯昏墨四首

漁樵耕讀四首

踏青詞

羊城竹枝詞

香山竹枝詞

春詞

秋詞

**乙巳 (1905年)**

采菱歌

摸魚歌

寒食道中即事

香山八景

咏香山宋跡

咏水仙

**丙午 (1906年)**

[至此不記篇目]

## 庚子（1900年）

## 聞警

聞說京津失，浮生事可哀。  
紅燈千點火，照出鐵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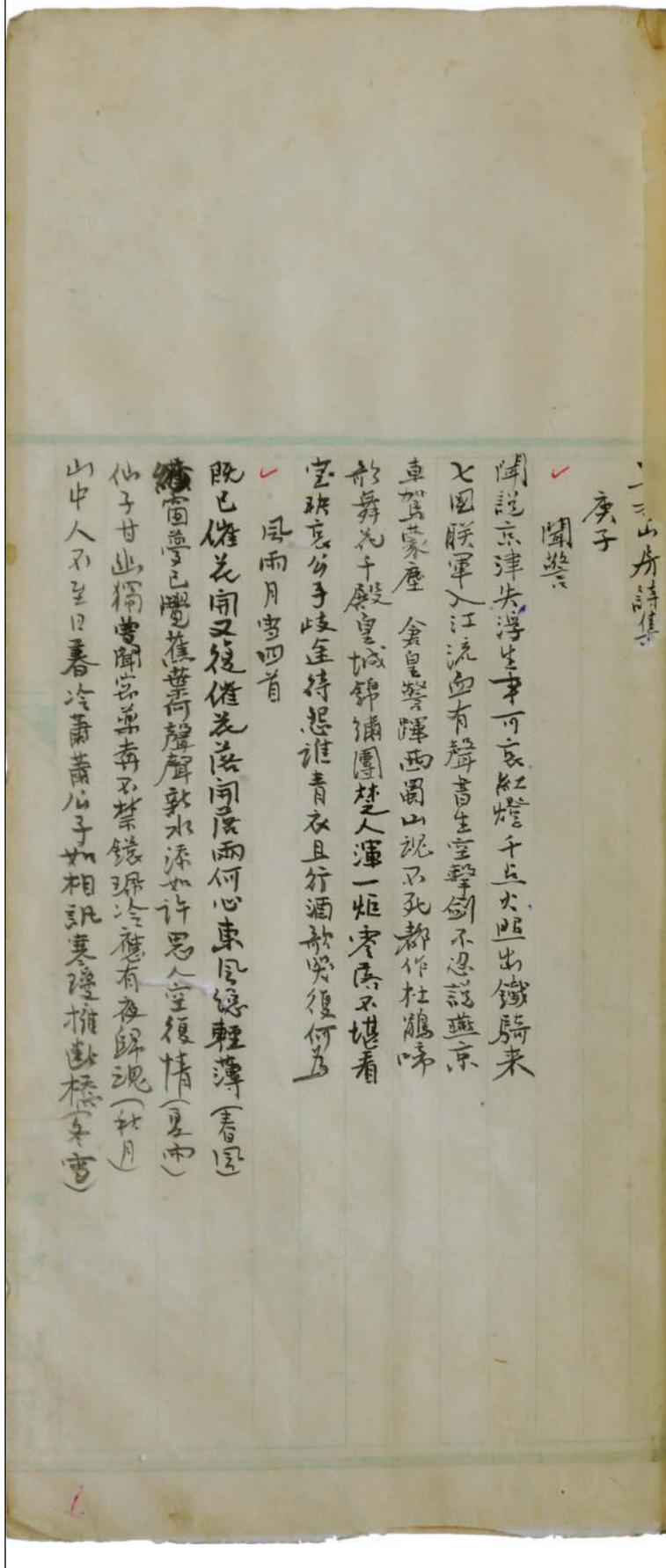
七國聯軍入，江流血有聲。  
書生空擊劍，不忍說燕京。

車駕蒙塵□，倉皇警蹕西。  
蜀山魂不死，都作杜鵑啼。

歌舞花千殿，皇城錦繡團。  
楚人渾一炬，零落不堪看。

寶玦哀公子，岐途待怨誰？  
青衣且行酒，歌哭復何為！

詩人特意將此詩置於卷首，旨在表明，自己從寫詩之初起，便以“家國”為重。鄭哲園生於1887年，寫組詩時，年僅十三歲。以這樣的年紀，寫出如此有血有淚擲地有聲之作，實屬難得。但通觀他青少年時代的全部詩作，與時事相關直抒胸臆的，也僅此一組而已，更多的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內容比較空泛的作品。清末詩壇主流如此，很難對一位初登詩壇的新進詩人作出不切實際的苛求。



1900年是大清帝國由盛極而衰、終至江河日下的轉捩點。自清廷1841年鴉片戰爭失利、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始，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危機日深，令國人憂心如焚，但不同的人想法就很不一樣。曾國藩、李鴻章想的是辦洋務；康有為、梁啟超想的是變法維新；孫中山想的是推翻清朝；而作為封建勢力總代表的慈禧太后，則異想天開地希望利用自詡有神靈附體的民間幫會把洋人趕出中國。

義和團原稱義和拳，又稱“紅燈照”，是流行於山東、直隸等地的民間秘密結社。1898年10月，山東、直隸威縣等地拳眾開始聚眾燒燬教堂，各地拳眾紛紛響應。團眾的構成十分複雜，主要以巫術誘騙民眾入會。為爭取清廷支援，他們公開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

西方列強不滿意清廷鎮壓義和團不力，決定親自動手。6月10日，八國聯軍從天津直趨北京。慈禧太后急召義和團首領入宮。在清廷的縱容甚至直接指揮下，義和團先後在北京和全國各地屠殺了二百四十多名外國傳教士、兩萬多名中國基督徒，還殘酷地殺害了更多的與教會無關的普通民眾。

21日，清廷正式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和教堂，清將聶士成率武衛前軍星夜炮擊租界；7月初，又與義和團組織了一次聯合作戰。但所謂“刀槍不入”之類的鬼話如何抵擋得住洋炮洋槍？接連潰敗後，清廷對義和團的態度急轉。宣戰僅一個多星期，就指示駐外使館通知各國政府，同意由他們自行懲辦義和團，又派人到外國使館乞求停戰，但一切都已經太遲。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挾持光緒帝於次日清晨倉皇出逃西安，流亡途中，她頒佈“剿匪”諭旨，通令各路官兵剿辦義和團。聯軍不領這份情，佔領北京後，大肆燒殺搶劫，繼而四出攻城掠地。

其後，英、俄、德、日、美、法等國經過反復商議，最後決定同意議和並繼續維持以慈禧太后為首的統治，1901年9月7日，強迫清政府簽訂《辛丑合約》。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庚子事變”始末。

少年鄭哲園痛感“家國”之變，寫下這組詩〈聞警〉，以表達自己的哀傷、憤慨與無奈，直斥清廷與義和團輕開戰釁，釀下驚天事變。但像他那麼一個遠在南粵的十三歲少年書生，又能為此作些甚麼？篇末的“青衣且行酒，歌哭復何為”就渲洩了自己的這份無奈。這也許可以解釋此後很長時間，他不再寫與國事題材相關的詩歌的原因之一。然而，這一事變留給他的印象實在太強烈了，當他終於擺脫那種足以令人麻木的哀傷和無奈後，對封建王朝的誤國就有了一種比較清醒的認識。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他主動參與了多項秘密反清活動，從而完成了從公子哥兒到革命志士的蛻變。

令人奇怪的祇是，他何以把“八國”縮減為“七國”？若說那是當年因資訊不發達而誤寫了，到編撰本詩集的20世紀40年代仍不更正，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 風雨月雪四首

既已催花開，又復催花落。  
開落兩何心，東風總輕薄。  
(春風)

綺窗夢已覺，蕉葉何聲聲。  
新水添如許，思人空復情。  
(夏雨)

仙子甘幽獨，曾聞竊藥奔。  
不禁鑲珮冷，應有夜歸魂。  
(秋月)

山中人不至，日暮冷蕭蕭。  
公子如相訊，寒瓊擁斷橋。  
(冬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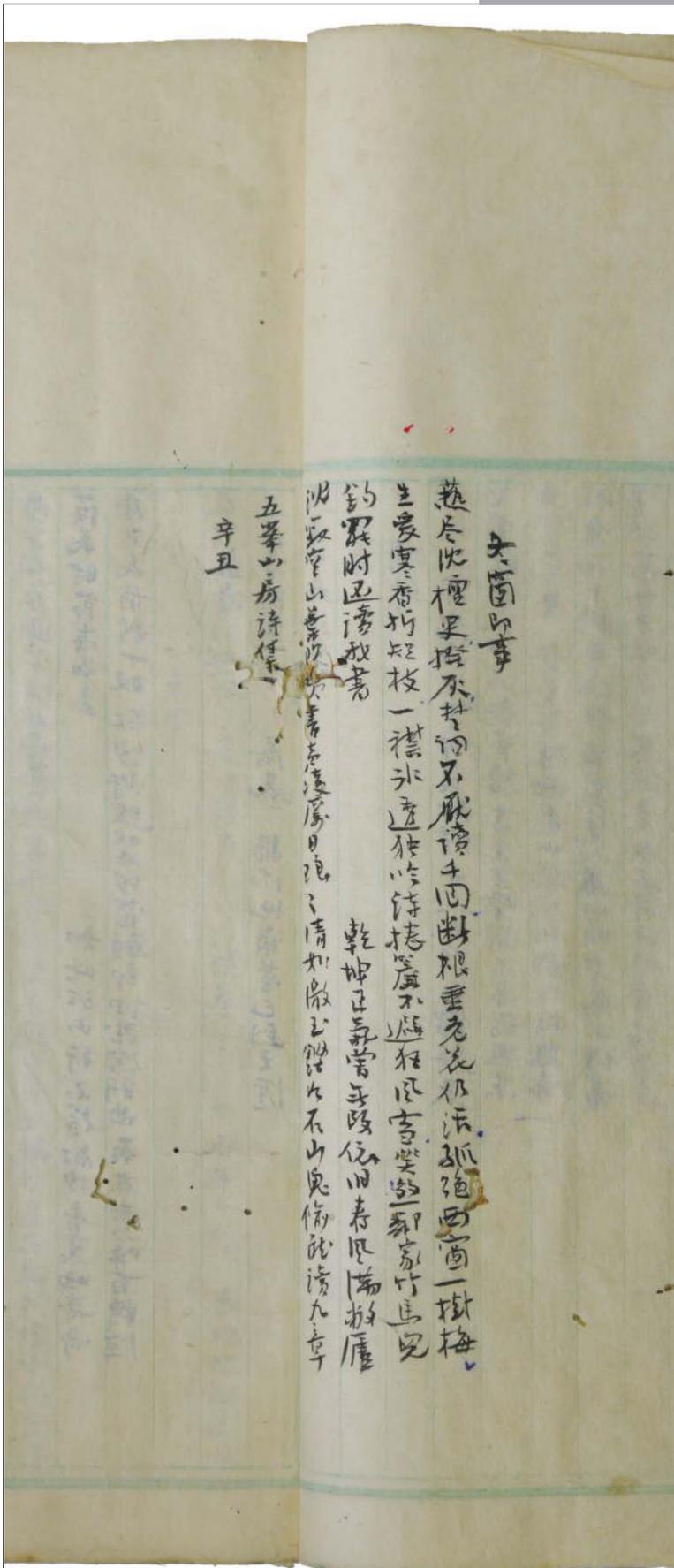
冬窗即事

熬盡沈檀更撥灰，  
楚詞不厭讀千回。  
斷根垂老花仍活，  
孤絕西窗一樹梅。

生愛寒香折短枝，  
一襟冰透獨吟詩。  
捲簾不避狂風雪，  
笑煞鄰家竹馬兒。

釣罷時還讀我書，  
□□□□□□□□。  
乾坤正氣當無改，  
依舊春風滿敝廬。

沈寂空山葉隕黃，  
書聲凌厲日琅琅。  
清如激玉鏗如石，  
山鬼偷聽讀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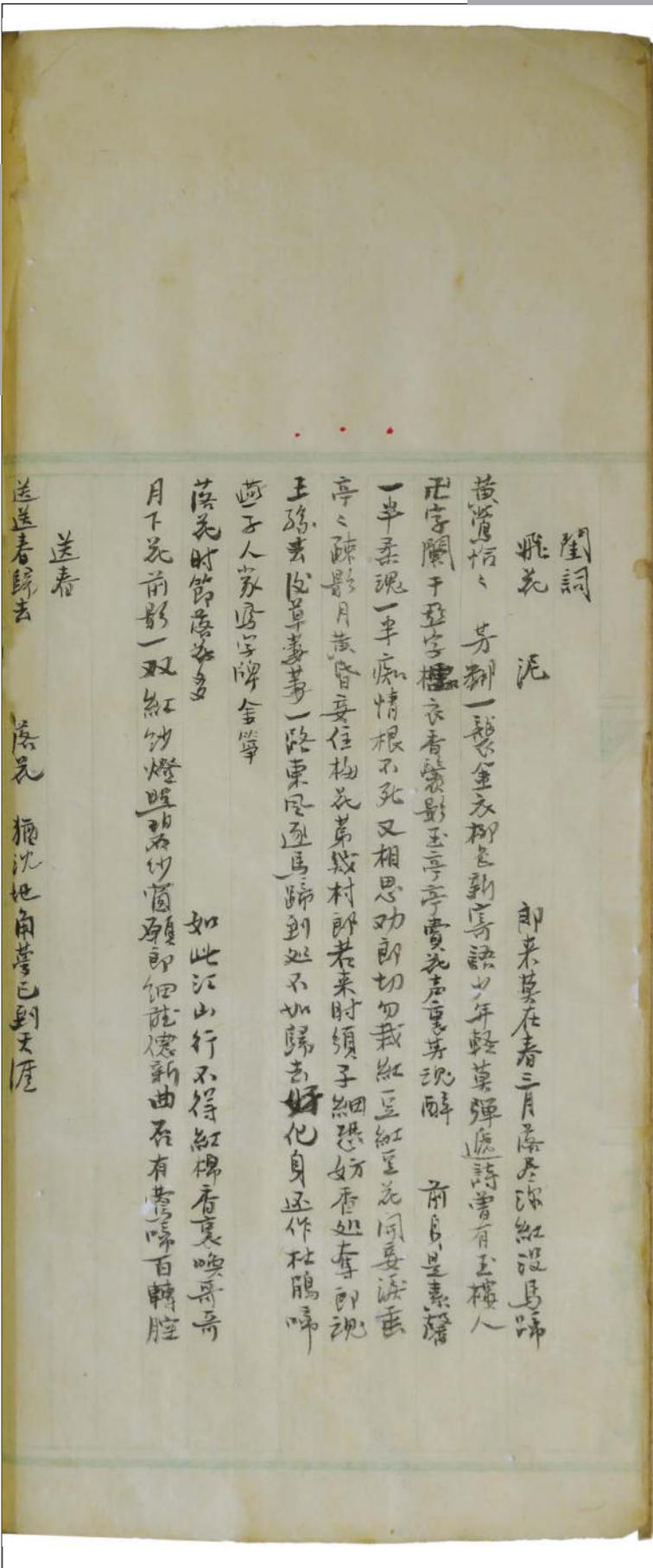
冬窗即事

熬盡沈檀更撥灰，  
楚詞不厭讀千回。  
斷根垂老花仍活，  
孤絕西窗一樹梅。  
生愛寒香折短枝，  
一襟冰透獨吟詩。  
捲簾不避狂風雪，  
笑煞鄰家竹馬兒。  
釣罷時還讀我書，  
乾坤正氣當無改，  
依舊春風滿敝廬。

沈寂空山葉隕黃，  
書聲凌厲日琅琅。  
清如激玉鏗如石，  
山鬼偷聽讀九章。

辛丑

五峰山房詩集



辛丑（1901年）

閨詞

□□飛花□□泥，□□□□□□□，  
郎來莫在春三月，落盡深紅沒馬蹄。

黃鶯恰恰□芳鄰，一襲金衣柳色新。  
寄語少年輕莫彈，遞詩曾有玉樓人。

卍字闌干亞字櫺，衣香鬢影玉亭亭。  
賣花聲裏芳魂醉，□□前身是素馨。

一半柔魂一半痴，情根不死又相思。  
勸郎切勿栽紅豆，紅豆花開妾淚垂。

亭亭疎影月黃昏，妾住梅花第幾村？  
郎若來時須子細，恐妨香處奪郎魂！

王孫去後草萋萋，一路東風逐馬蹄。  
到處不如歸去好，化身還作杜鵑啼。

燕子人家鳳字牌，金箏□□□□□。  
□□□□□□□，□□□□□□□。

落花時節落花多，□□□□□□□。  
如此江山行不得，紅棉香裏喚哥哥。

月下花前影一雙，紅紗燈照碧紗窗。  
願郎細聽儂新曲，否有鶯啼百轉腔？

以上幾組詩，堪稱少年鄭哲園的本色之作。事實上，也祇有他所處的那個年代不諳世事的富家子弟，才能寫出如此風情綺旎的作品來。不過詩確實寫得好，蘊藉綺麗，頗有六朝之風。鄭哲園成名後，對《昭明文選》最為推重，常勉弟子以此為進階，從他的少年詩作，可見他確為精於此道者。

從本組詩起，讀者可以發現，自此直到1938年中山淪陷前夕隨兄長鄭彥聞舉家遷居澳門止，《五峰山房詩集》所自選的青少年時代的詩，缺

字極多，至有一詩僅存一兩字者。《五峰山房詩集》編於20世紀40年代，是時，其青少年時代的詩作大半早已散逸，僅憑記憶，很難全然默出，卻又敝帚自珍，不願放棄，故而留下空白，期冀他日能夠補全，也可能對部分原作不甚滿意，倉猝間未能改定，因而留下空白。現存詩集手稿，確有多處是經過塗改的，可以佐證這一點。

送春

送春歸去，□□□落花。  
□猶沈地角，夢已到天涯。

無計留春住，銷魂況客中。  
雞聲□□□，蝶夢□□□。  
一水年年綠，□花處處紅。  
長亭□□□，□□□東風。

昨夜 [下缺]

山中揮手別，□□對斜暉。  
拾翠遊應倦，憐香願已違。  
紅鱗愁遠寄，綠羽惜分飛。  
莫漫嗟寥落，香塵不日歸。

□□□□□，□□□□□。  
□□□□□，一別猶青眼。  
鑪煙名士館，燈火美人樓。  
行矣金堤畔，香銷未許留。

□□□□□，明月滿江城。  
有燕迎山站，無鶯伴水程。  
金樽同飲淚，玉笛半吞聲。  
寄語萍飄客，青旗不盡情。

繁華□□□，風雨又黃昏。  
簾幙長穿眼，亭臺幾斷魂。  
錦帆尋帝子，芳草泣王孫。  
幸謝司花女，金鈴□□□。

無計留春住，銷魂況客中雞聲

東風

蝶夢

一水年年綠

長亭

昨夜

山中揮手別

對斜暉拾翠遊應倦憐香願已違紅鱗愁遠寄綠羽惜分飛莫漫

嗟寥落者塵不日歸

一別猶青眼鑪煙名士館燈火美人樓行矣金堤畔香銷

未許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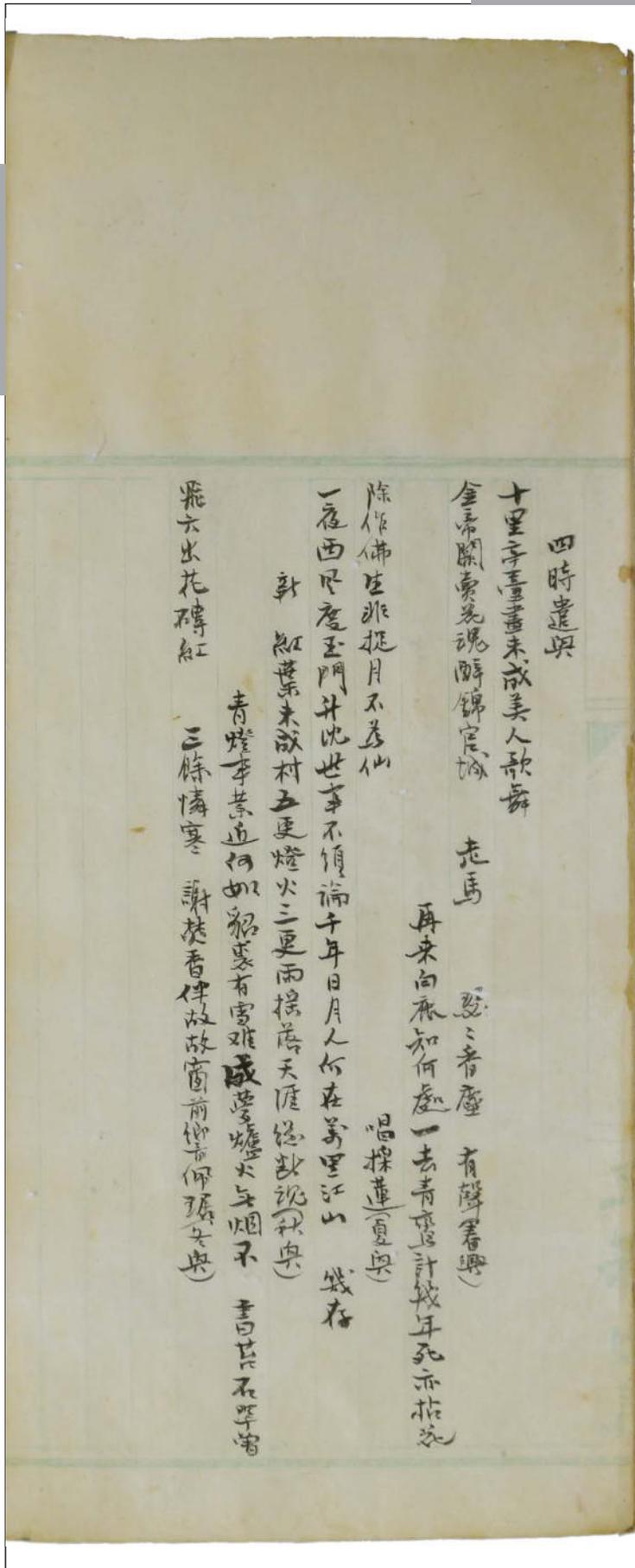
明月滿江城有燕迎山站無鶯伴水程金樽同飲淚玉笛半吞聲寄語

萍飄客青旗不盡情

繁華□□□風雨又黃昏簾幙長穿眼亭臺幾斷魂錦帆尋帝子芳草泣王孫幸謝

司花女金鈴

3.



四時遣興

十里亭臺畫未成，  
美人歌舞□□□。  
□□□□□□□，  
□□□□□□□。  
□□□□金帝闕，  
賣花魂醉錦官城。  
□□走馬□□□，  
瑟瑟香塵□有聲。（春興）

□□□□□□□，  
□□□□□□□。  
再來白鹿知何處，  
一去青鸞計幾年？  
死亦拈花除作佛，  
生非捉月不為仙。  
□□□□□□□，  
□□□□唱採蓮。（夏興）

一夜西風度玉門，  
升沈世事不須論。  
千年日月人何在，  
萬里江山□幾存？  
□□□□□新□，  
□□紅葉未成村。  
五更燈火三更雨，  
搖落天涯總斷魂。（秋興）

□□□□□□□，  
青燈事業近何如？  
貂裘有雪難成夢，  
爐火無煙不□書。  
苔石翠曾飛六出，  
花磚紅□□三餘。  
憐寒□謝焚香伴，  
故故窗前響佩琚。（冬興）

四時遣興

十里亭臺畫未成美人歌舞

金帝關索魂醉錦官城

走馬

瑟瑟香塵 有聲

除作佛生非捉月不為仙

唱採蓮(夏興)

一夜西風度玉門升沈世事不須論千年日月人何在萬里江山 幾存

紅葉未成村五更燈火三更雨搖落天涯總斷魂(秋興)

青燈事業近何如貂裘有雪難成夢爐火無煙不書苔石翠曾

飛六出花磚紅

三條憐寒 謝焚香伴故故窗前響佩琚(冬興)

壬寅（1902年）

筆硯帑墨四首

一□□□□，□□□□□。  
□□□□□，□□□□□。

妃子擎無力，□□□玉顏。  
故應銅雀瓦，留落在人間。（硯）

題葉憑誰寄，吾□□綠天。  
錦江人已遠，秋色上鸞箋。（帑）

香火因緣久，頭銜署客卿。  
廬山千疊翠，盡作落花聲。（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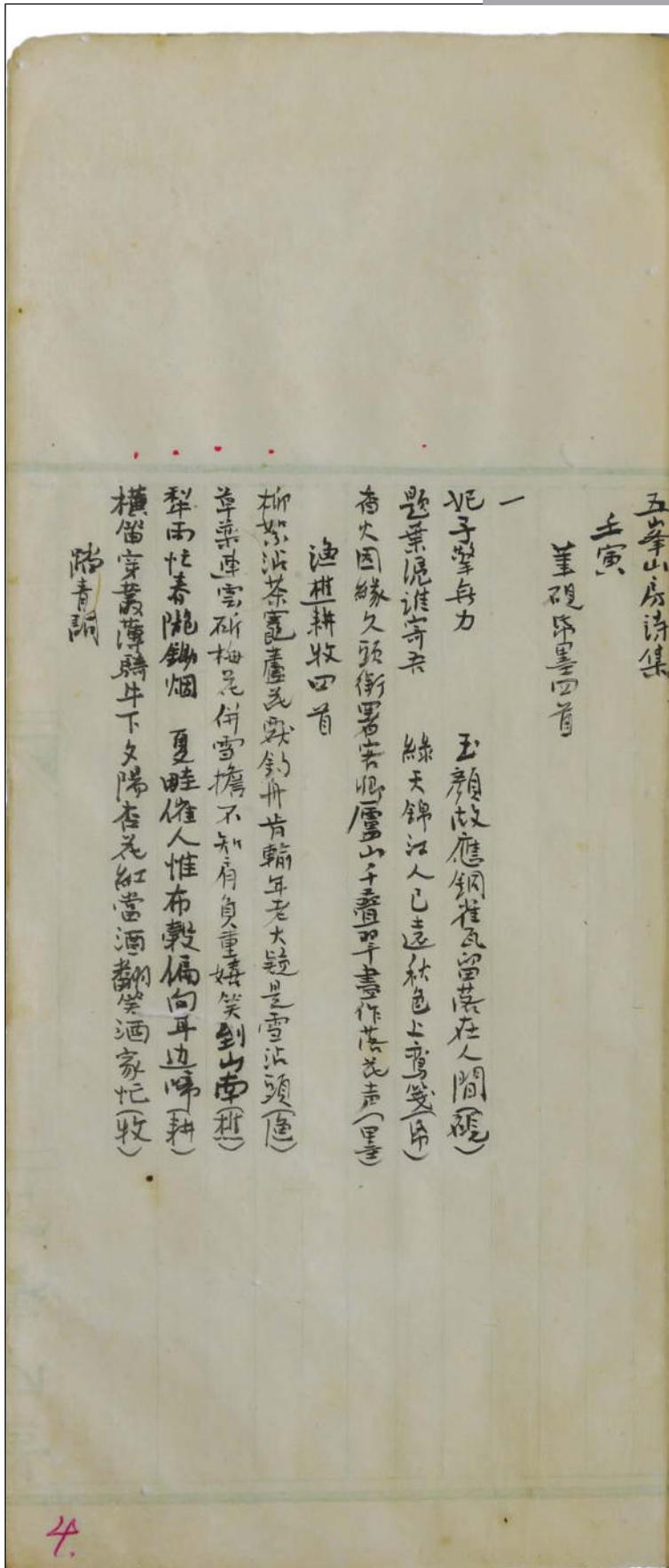
漁樵耕牧四首

柳絮沾茶竈，蘆花覆釣舟。  
肯輸年老大，疑是雪沾頭。（漁）

草葉連雪斫，梅花併雪擔。  
不知肩負重，嬉笑到山南。（樵）

犁雨忙春隴，鋤煙□夏畦。  
催人惟布穀，偏向耳邊啼。（耕）

橫笛穿叢薄，騎牛下夕陽。  
杏花紅當酒，翻笑酒家忙。（牧）



五峰山房詩集

壬寅

筆硯帑墨四首

一

妃子擎無力

玉顏故應銅雀瓦，留落在人間（硯）

題葉憑誰寄去

綠天錦江人已遠，秋色上鸞箋（帑）

香火因緣久，頭銜署客卿。廬山千疊翠，盡作落花聲（墨）

漁樵耕牧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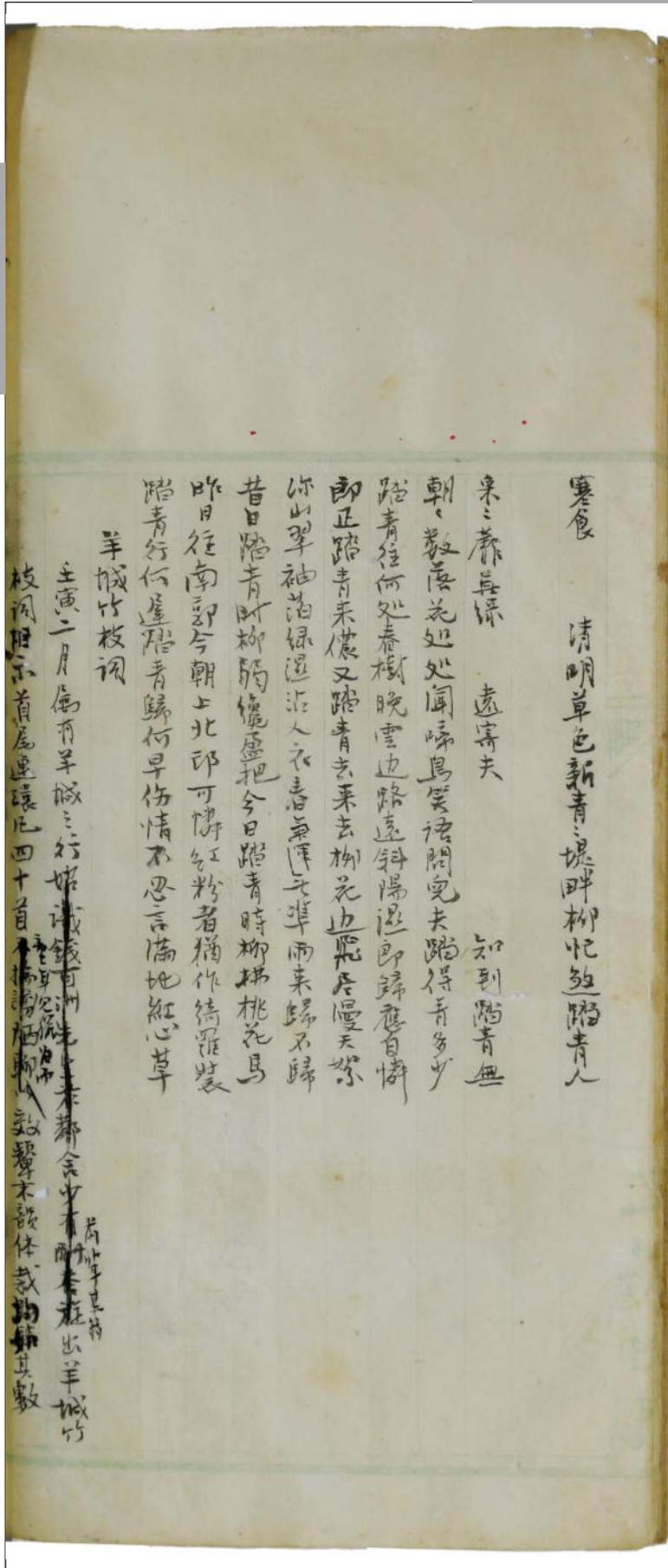
柳絮沾茶竈，蘆花覆釣舟。肯輸年老大，疑是雪沾頭（漁）

草葉連雪斫，梅花併雪擔。不知肩負重，嬉笑到山南（樵）

犁雨忙春隴，鋤煙□夏畦。催人惟布穀，偏向耳邊啼（耕）

橫笛穿叢薄，騎牛下夕陽。杏花紅當酒，翻笑酒家忙（牧）

踏青詞



踏青詞

寒食□□□，清明草色新。  
青青堤畔柳，忙煞踏青人。

采采蘼蕪綠，□□寄遠夫。  
□□□□□，知到踏青無？

朝朝數落花，處處聞啼鳥。  
笑語問兒夫，踏得青多少？

踏青往何處？春樹晚雲邊。  
路遠斜陽濕，郎歸應自憐。

郎正踏青來，儂又踏青去。  
來去柳花邊，飛盡漫天絮。

深山翠袖薄，綠濕沾人衣。  
春氣渾無準，雨來歸不歸？

昔日踏青時，柳弱才盈把。  
今日踏青時，柳拂桃花馬。

昨日往南郭，今朝上北邨。  
可憐紅粉者，猶作綺羅裝。

踏青行何遲，踏青歸何早！  
傷情不忍言，滿地紅心草。

羊城竹枝詞

壬寅二月屬有羊城之行。前輩某持出羊城竹枝詞相示，首尾連環，凡四十首。童年見獵，歸而效顰，末韻體裁均如其數。

風滿船頭花滿籃，白鵝潭畔水深藍。  
魚蝦上市天時好，恰好郎歸三月三。

三月河邊楊柳青，絮花無定葉飄零。  
阿郎似絮儂如葉，日日相逢見面亭。

亭亭人傍柳陰行，新試弓鞦腳步輕。  
明日燕塘花夾路，要隨夫婿逐清明。

明滅斜陽槳半欹，浪花如雨濕胭脂。  
阿郎愛唱漁家曲，妾愛灣頭擘荔枝。

支持春恨捲簾鉤，郎在橋邊妾對樓。  
怪底箇儂生似玉，渠家原住玉山頭。

枝枝唱出奈情何，五層樓畔聽村歌。  
玉山自重人如玉，郎愛風流遇隔河。

蹄痕□□□□□，細路兒家對柳波。  
綠到□□□□□，迷人春色不須多。

河北河南羅綺新，波羅寶誕約參神。  
鄰家阿妹無端的，咒詛橋邊賣卜人。

人住珠江慣弄潮，潮來潮去幾魂銷。  
阿儂不識珠江好，翻恨珠江水路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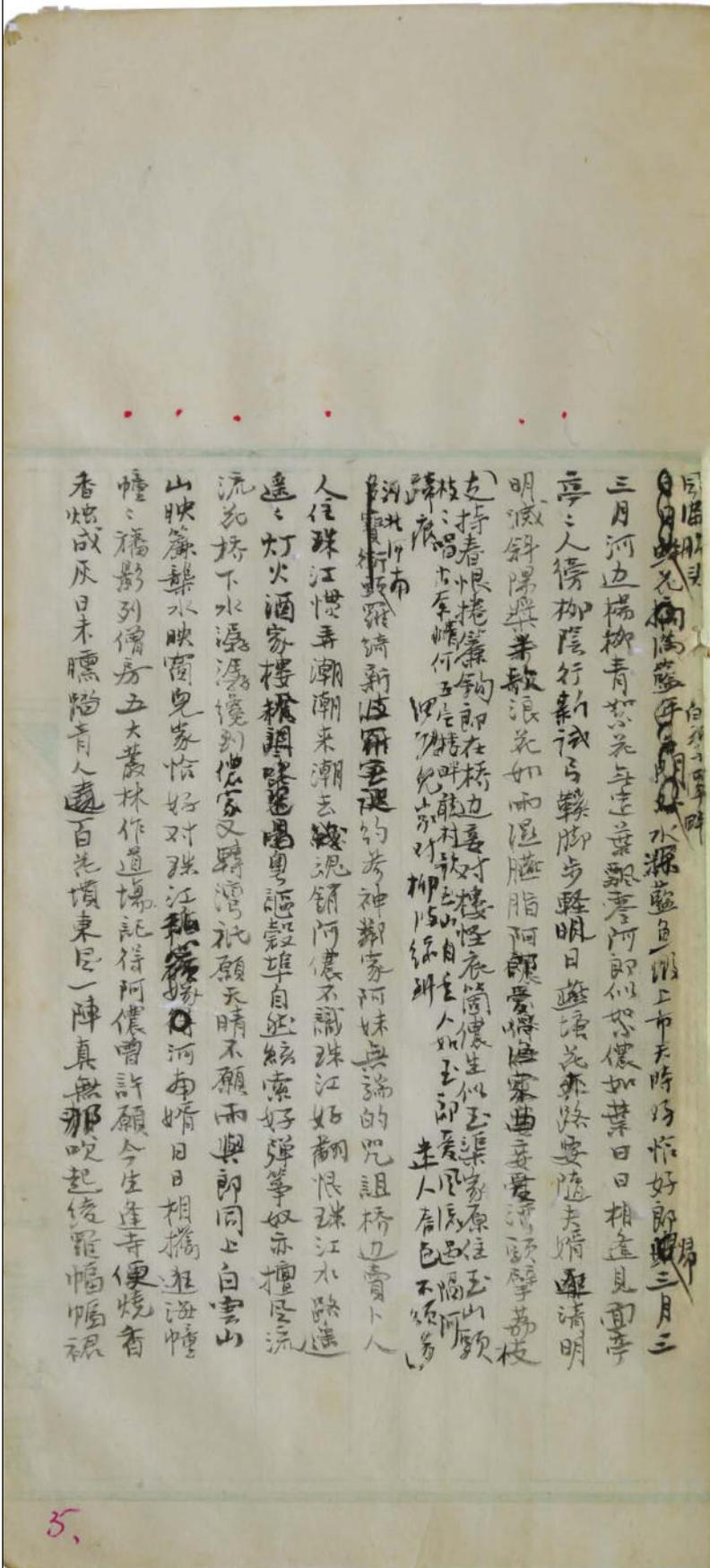
遙遙燈火酒家樓，撥調琵琶唱粵謳。  
穀埠自然弦索好，彈箏奴亦擅風流。

流花橋下水潺潺，纔到儂家又轉灣。  
祇願天晴不願雨，與郎同上白雲山。

山映簾櫳水映窗，兒家恰好對珠江。  
私心願嫁河南婿，日日相攜遊海幢。

幢幢幡影列僧房，五大叢林作道場。  
記得阿儂曾許願，今生逢寺便燒香。

香燭成灰日未曛，踏青人遶百花墳。  
東風一陣真無邪，吹起綾羅幅幅裙。



裙履遊春盡少年，家家忙碌拜新年。  
 阿儂別有心中事，先到巖前禮鄭仙。  
 仙湖街上賣花多，簇簇香風吹過河。  
 不信阿郎魂不醉，祇愁珠海起酸波。  
 波紋山色兩模糊，絕妙蓬萊一幅圖。  
 可是兒居勝仙境，人人遙指海中珠。  
 珠娘無復珠為業，翻在船頭喚買珠。  
 不識採珠風浪險，揀珠偏要豆兒粗。  
 粗茶淡飯榜人家，黃浦灘頭風雨斜。  
 魚有竭時蝦有盡，算來生計不如花。  
 花塔高撐日影沈，一層花塔一層心。  
 明朝郎過六榕寺，試數儂心多淺深。  
 深閨盡日綠盈窗，郎住芳村妾隔江。  
 紅葉寫詩儂不慣，寄將蝴蝶一雙雙。  
 雙雙燕子繞樓臺，一樹木棉花半開。  
 剛向彩虹橋畔立，阿郎恰好刺船回。  
 回頭忽聽喚儂聲，鸚鵡偏偏識小名。  
 歸德門多畫眉鳥，比佢還覺太嬌生。  
 生涯祇靠素馨田，花地花多不計錢。  
 逐日賣花過河去，羞隨姊妹叫喧天。  
 天晴初試白羅衣，喚渡南關蝶遠飛。  
 生怕春寒還料峭，花田纔到泥郎歸。  
 歸途偏好月當頭，又聽盲妹撚玉喉。  
 堂下琵琶堂上酒，羊城何必定中秋？

裙履遊春盡少年，家家忙碌拜新年。  
 阿儂別有心中事，先到巖前禮鄭仙。

仙湖街上賣花多，簇簇香風吹過河。  
 不信阿郎魂不醉，祇愁珠海起酸波。

波紋山色兩模糊，絕妙蓬萊一幅圖。  
 可是兒居勝仙境，人人遙指海中珠。

珠娘無復珠為業，翻在船頭喚買珠。  
 不識採珠風浪險，揀珠偏要豆兒粗。

粗茶淡飯榜人家，黃浦灘頭風雨斜。  
 魚有竭時蝦有盡，算來生計不如花。

花塔高撐日影沈，一層花塔一層心。  
 明朝郎過六榕寺，試數儂心多淺深。

深閨盡日綠盈窗，郎住芳村妾隔江。  
 紅葉寫詩儂不慣，寄將蝴蝶一雙雙。

雙雙燕子繞樓臺，一樹木棉花半開。  
 剛向彩虹橋畔立，阿郎恰好刺船回。

回頭忽聽喚儂聲，鸚鵡偏偏識小名。  
 歸德門多畫眉鳥，比佢還覺太嬌生。

生涯祇靠素馨田，花地花多不計錢。  
 逐日賣花過河去，羞隨姊妹叫喧天。

天晴初試白羅衣，喚渡南關蝶遠飛。  
 生怕春寒還料峭，花田纔到泥郎歸。

歸途偏好月當頭，又聽盲妹撚玉喉。  
 堂下琵琶堂上酒，羊城何必定中秋？

秋雨泮塘秋水添，蓮花菱角任郎拈。  
相思縱使蓮心苦，刺手終防菱角尖。

尖尖玉指代梳妝，小姐娉婷大姐忙。  
聞說西關工價好，祇愁招惹少年郎。

郎說雙門不夜天，妾心偏似日如年。  
擬將淚換銅壺水，滴向阿郎耳朵邊。

邊方利市邊方去，不納錢糧不納租。  
水國自來同淨土，拚身長世住魚珠。

珠女珠兒成眷屬，魚哥魚妹作生涯。  
滿衣一樣沾香露，不為錢多不上街。

街頭紅粉鬪纖腰，獨愛秋江弄晚潮。  
洗盡鉛華人不識，賣魚纔到漱珠橋。

橋南橋北櫓聲殘，橋短橋長興未闌。  
獨怪五仙門外柳，拂將春色上眉端。

端午今年勝去年，豔稱水色更爭妍。  
阿郎未聽龍舟鼓，先定沙頭紫洞船。

船載魚鮮艇載蝦，鄰舟兒女載西瓜。  
東西石角無人問，明日阿儂須賣花。

花田生計雖香豔，妾愛河南去採茶。  
郎面更如花貌好，天陰猶自不回家。

家在魚珠淺水邊，郎來須認妾居船。  
大通滘外多風雨，無日門前不遶煙。

煙篆沈沈滿六街，上香先繡鳳頭鞋。  
不因地氣人人打，肯把香床一字排。

尖尖玉指代梳妝，小姐娉婷大姐忙。  
聞說西關工價好，祇愁招惹少年郎。  
郎說雙門不夜天，妾心偏似日如年。  
擬將淚換銅壺水，滴向阿郎耳朵邊。  
邊方利市邊方去，不納錢糧不納租。  
水國自來同淨土，拚身長世住魚珠。  
珠女珠兒成眷屬，魚哥魚妹作生涯。  
滿衣一樣沾香露，不為錢多不上街。  
街頭紅粉鬪纖腰，獨愛秋江弄晚潮。  
洗盡鉛華人不識，賣魚纔到漱珠橋。  
橋南橋北櫓聲殘，橋短橋長興未闌。  
獨怪五仙門外柳，拂將春色上眉端。  
端午今年勝去年，豔稱水色更爭妍。  
阿郎未聽龍舟鼓，先定沙頭紫洞船。  
船載魚鮮艇載蝦，鄰舟兒女載西瓜。  
東西石角無人問，明日阿儂須賣花。  
花田生計雖香豔，妾愛河南去採茶。  
郎面更如花貌好，天陰猶自不回家。  
家在魚珠淺水邊，郎來須認妾居船。  
大通滘外多風雨，無日門前不遶煙。  
煙篆沈沈滿六街，上香先繡鳳頭鞋。  
不因地氣人人打，肯把香床一字排。

排場曾到太平門，聞說牌坊出狀元。  
我願嫁郎莫識字，賣茶長在十三村。

村女如花作漢妝，買花送到十三行。  
箇儂祇識無愁曲，不識何人是越王。

越王臺畔鷓鴣啼，歌舞岡前日又西。  
喚盡哥哥莫回去，棉花留住郎馬蹄。

馬蹄擔出柳波涌，蟹正黃油滿竹籠。  
妾賣馬蹄郎賣蟹，一生消受晚來風。

按題意，本組詩應為四十首，細數卻有四十二首。手稿中，“支持春恨卷簾鉤”和“蹄痕□□□□□”兩首之首末，均有作者所加的「」號，顯見是先寫好，其後又刪去的。刪去的原因其實也很明顯，是因為“支持春恨卷簾鉤”的第一字“支”，與上詩末的“枝”字僅是同音，未能天衣無縫地銜接上詩的緣故。據此，筆者代作者將“越王臺畔鷓鴣啼”和“馬蹄擔出柳波涌”兩首的順序調動了。全憑記憶默寫首尾連環達四十首的少年時代詩作，偶有漏記並不奇怪。很可能，“支持春恨卷簾鉤”和“蹄痕□□□□□”兩首本是少年時代原作，編集時覺得不夠工整，因而刪去重寫。

本組〈羊城竹枝詞〉與下組〈香山竹枝詞〉，同為鄭哲園少年詩作中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部分。鄭哲園少年成名，很早就在省港報刊發表政論與詩作，與省城文壇的耆叟新銳屢有文字交往，對羊城民俗即非目睹，也曾耳濡。本組〈羊城竹枝詞〉所錄的羊城（尤其是以艇為家的蜑家人）民俗，儘管是以那個年代的文人品味予以篩選吟詠的，仍不失為描繪昔日民俗風情的極精緻的摹本。這於強調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今天尤具現實意義。因為，鄭哲園曾經吟詠的昔日民俗，於今早已泰半湮沒了。

越王臺畔鷓鴣啼，歌舞岡前日又西。  
喚盡哥哥莫回去，棉花留住郎馬蹄。

此為下一頁首行所鈔詩。按其“香山竹枝詞”題意，有百首之多，卻僅見八首。《香山竹枝詞》是以竹枝詞的形式，記錄香山縣的歷史。從第二首的“風謠採訪十三都”開始，該組詩依次吟詠了香山先民的源自中原乃至立縣的歷史。

中山古稱香山，原是零丁洋上的島嶼，名曰香山島，因境內五桂山（香山）多“奇花異卉”而得名。秦漢以來，先後隸屬番禺、東莞，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設立香山縣。1925年易名中山縣。初，香山縣設置十個鄉：明洪武十四年，改鄉為坊都，分別為仁厚坊、良字都、龍眼都、得能都、四字都、大字都、穀字都、恭常都、大欖都、黃旗都、黃梁都，共設置十一個坊都；道光七年合併為九個都：仁厚坊與良字都合併，改為仁良都；四字都與大字都合併，改為四大都；龍眼都改為隆都；穀字都改為穀都；大欖都改為欖都；得能都、恭常都、黃梁都、黃旗都仍沿舊稱。光緒初年改都為鎮。從上述資料可知，鄭哲園筆下的“十三都”祇是虛數。

香山最早的原住民為“古越人”，其後到秦始皇派軍遠征南粵、趙佗於秦末在南粵割據稱王後，才陸續有中原人遷入。詩中所說的盧循，原是東晉農民起義軍首領，被擊潰後逃到香山，落腳萬山群島，以採蠶為生，困乏到“子孫皆裸體”的地步。香山人稱他們為盧亭人，“黃梁都之南隅有盧亭環，四字都藜村有盧亭井”。香山縣治址設石岐，古稱鐵城。縣署前原有花市，故有“杏花村”之稱。縣西門有護城河，旁設“水關”，關前即今之水關街。

〈香山竹枝詞〉原為百首，想必囊括了香山的八百年歷史。現已無法得睹全貌，惜哉！

香山竹枝詞

壬寅春，既和可洲先生羊城竹枝四十首，意有未盡，是秋復賦香山竹枝百首。因念香山竹枝，獨鐵山一章為漁洋亟賞，後此嗣響益寡，賦者亦寥寥也。今非敢望鐵山，亦以紀邑之民情風俗云爾。

歌板輕敲唱竹枝，三千紅粉莫推辭。  
譜成金縷翻新曲，寄語秋娘好護持。

東北西南容聽無？風謠採訪十三都。  
中央四季先排起，當作家鄉紀事珠。

珠璣民族自中原，又有盧循此聚村。  
漢代衣冠唐代□，二王南渡更□魂。

建寨千年記鳳凰，灣名金斗地銀場。  
香爐峰下仙靈窟，好向瀛寰識故鄉。

揀罷紅螺摘吊鐘，花園十里憶仙蹤。  
香山怪得香如許，近又蓮峰遠桂峰。

一路鶯啼燕語聲，繁華難盡故鄉情。  
銷金帳子銷金窟，不愧當年號鐵城。

杏花如雨撲□□，十里杏花看斷魂。  
怪得阿儂長買醉，縣前原是杏花村。

侵早鴉頭出水關，翠眉描就月彎彎。  
花聲送到羅幃裏，拍枕嬌聲喚亞鬟。

越王臺畔鷓鴣啼，故處園前日又西。喚盡丹青莫回去，棉花留住即馬蹄。

香山竹枝詞

壬寅春既和可洲先生羊城竹枝四十首，意有未盡，是秋復賦香山竹枝百首，因念香山竹枝，獨鐵山一章為漁洋亟賞，後此嗣響益寡，賦者亦寥寥也。

首因念香山竹枝，獨鐵山一章為漁洋亟賞，後此嗣響益寡，賦者亦寥寥也。

今非敢望鐵山，亦以紀邑之民情風俗云爾。

歌板輕敲唱竹枝，三千紅粉莫推辭。譜成金縷翻新曲，寄語秋娘好護持。

東北西南容聽無？風謠採訪十三都。中央四季先排起，當作家鄉紀事珠。

珠璣民族自中原，又有盧循此聚村。漢代衣冠唐代□，二王南渡更□魂。

建寨千年記鳳凰，灣名金斗地銀場。香爐峰下仙靈窟，好向瀛寰識故鄉。

揀罷紅螺摘吊鐘，花園十里憶仙蹤。香山怪得香如許，近又蓮峰遠桂峰。

一路鶯啼燕語聲，繁華難盡故鄉情。銷金帳子銷金窟，不愧當年號鐵城。

杏花如雨撲□□，十里杏花看斷魂。怪得阿儂長買醉，縣前原是杏花村。

侵早鴉頭出水關，翠眉描就月彎彎。花聲送到羅幃裏，拍枕嬌聲喚亞鬟。

春詞  
 江鄉無酒不成春，一夜輕寒到水濱。  
 細雨斜風簾半捲，明朝應有葬花人。  
 一路□□笑語頻，□□□□暗前津。  
 渡南渡北青青柳，爭送紅裙渡水人。  
 闌珊春事向人催，豔李穠桃取次開。  
 門巷落花深未掃，防他燕子悞歸來。  
 乍寒乍煖天無定，飛絮飛花春欲歸。  
 對此風光不惆悵，更將何事淚沾衣。  
 昨命巫陽下帝閭，春旂招盡落花魂。  
 綠章翻悔徒多事，贏得朱門一笑溫。  
 江村細雨客愁添，滿院梨花不捲簾。  
 一任東風吹百卉，只愁春色上眉尖。  
 垂楊深處有樓臺，勾引東風撥未開。  
 妬燕癡鶯□□□，不勝春恨醉歸來。  
 深深庭院掃花遲，心事憐花花自知。  
 □□□□□□□，□□□□□□□。  
 載酒□□日醉眠，不辭□□□□□。  
 村村花柳家家燕，如此春光絕可憐。  
 十日春陰五日晴，東風蹀躞傍花行。  
 晚寒料峭人微醉，馱上春裘一襲輕。  
 出門春水灣灣綠，到處春山面面青。  
 解道落花時節好，看山看水正娉婷。

春 詞

江鄉無酒不成春，一夜輕寒到水濱。  
 細雨斜風簾半捲，明朝應有葬花人。

一路□□笑語頻，□□□□暗前津。  
 渡南渡北青青柳，爭送紅裙渡水人。

闌珊春事向人催，豔李穠桃取次開。  
 門巷落花深未掃，防他燕子悞歸來。

乍寒乍煖天無定，飛絮飛花春欲歸。  
 對此風光不惆悵，更將何事淚沾衣。

昨命巫陽下帝閭，春旂招盡落花魂。  
 綠章翻悔徒多事，贏得朱門一笑溫。

江村細雨客愁添，滿院梨花不捲簾。  
 一任東風吹百卉，只愁春色上眉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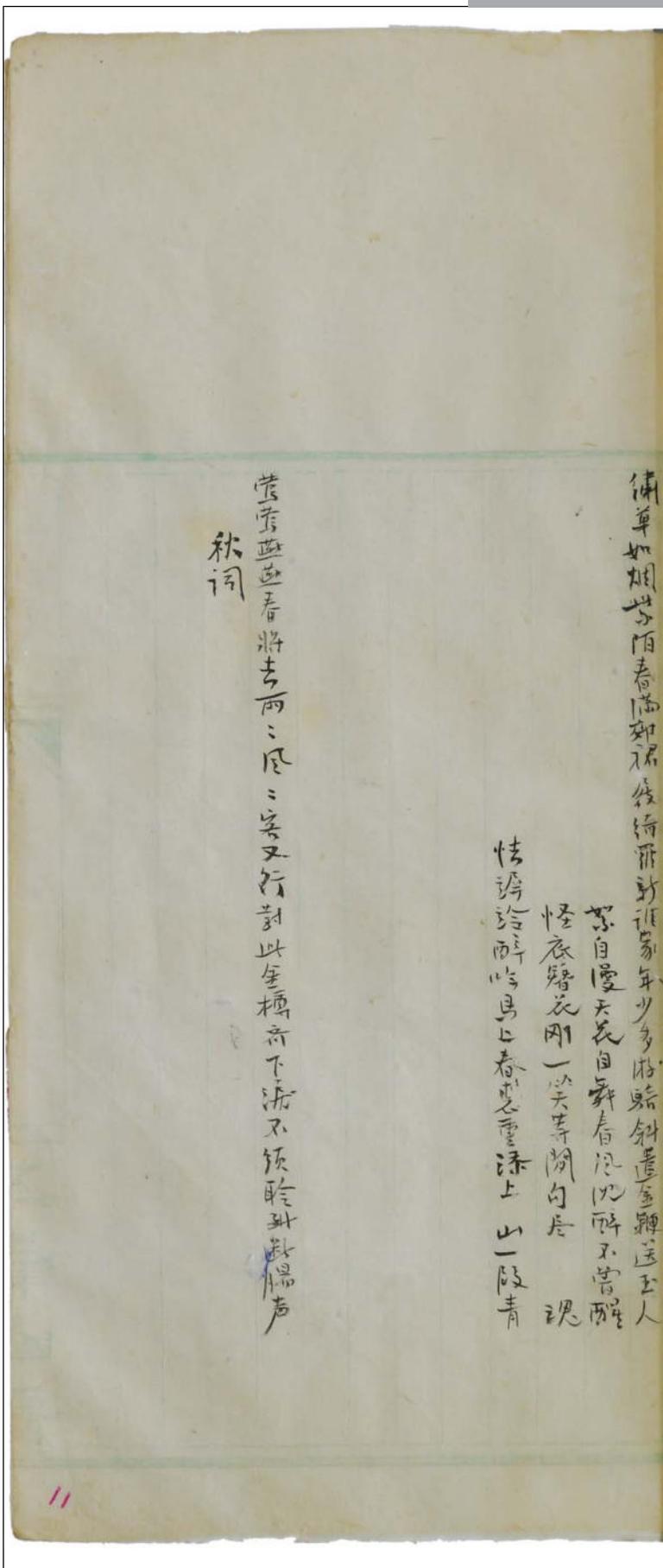
垂楊深處有樓臺，勾引東風撥未開。  
 妬燕癡鶯□□□，不勝春恨醉歸來。

深深庭院掃花遲，心事憐花花自知。  
 □□□□□□□，□□□□□□□。

載酒□□日醉眠，不辭□□□□□。  
 村村花柳家家燕，如此春光絕可憐。

十日春陰五日晴，東風蹀躞傍花行。  
 晚寒料峭人微醉，馱上春裘一襲輕。

出門春水灣灣綠，到處春山面面青。  
 解道落花時節好，看山看水正娉婷。



繡草如煙紫陌春，滿郊裙屐綺羅新。  
誰家年少多遊騎，斜遣金鞭送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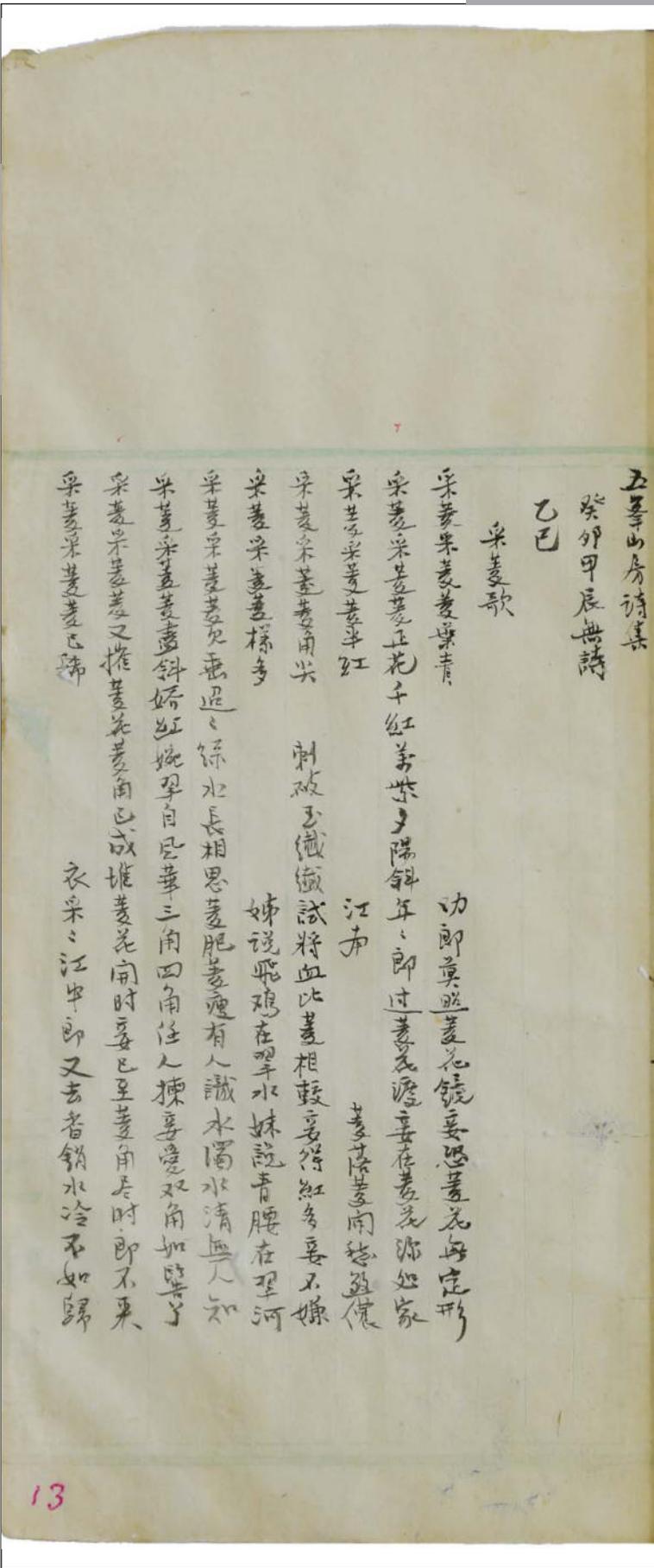
□□□□□□□，□□□□□□□。  
絮自漫天花自舞，春風沈醉不曾醒。

□□□□□□□，□□□□□□□。  
怪底簪花剛一笑，等閒勾盡□□魂。

□□□□□□□，□□□□怯潺鈴。  
醉吟馬上春裘重，添上□山一段青。

鶯鶯燕燕春將去，雨雨風風客又行。  
對此金樽齊下淚，不須聆到斷腸聲。

秋 詞（存題）



癸卯甲辰無詩

乙巳（1905年）

采菱歌

采菱采菱菱葉青，□□□□□□□。  
勸郎莫照菱花鏡，妾恐菱花無定形。

采菱采菱菱正花，千紅萬紫夕陽斜。  
年年郎過菱花渡，妾在菱花深處家。

采菱采菱菱半紅，□□□□□□□。  
江南□□□□□，菱落菱開愁煞儂。

采菱采菱菱角尖，□□刺破玉纖纖，  
試將血比菱相較，妾得紅多妾不嫌。

采菱采菱菱樣多，□□□□□□□。  
姊說飛雞在翠水，妹說青腰在翠河。

采菱采菱菱欠垂，迢迢綠水長相思。  
菱肥菱瘦有人識，水濁水清無人知。

采菱采菱菱盡斜，嬌紅婉翠自風華。  
三角四角任人揀，妾愛雙角如髻丫。

采菱采菱菱又摧，菱花菱角已成堆。  
菱花開時妾已至，菱角盡時郎不來。

采菱采菱菱已稀，□□□□□□□。  
采采江中郎又去，香銷水冷不如歸。

五峰山房詩集  
癸卯甲辰無詩  
乙巳

采菱歌

采菱采菱菱葉青

采菱采菱菱正花  
千紅萬紫夕陽斜

采菱采菱菱半紅

采菱采菱菱角尖

采菱采菱菱樣多

采菱采菱菱欠垂

采菱采菱菱盡斜

采菱采菱菱又摧

采菱采菱菱已稀

勸郎莫照菱花鏡  
妾恐菱花無定形

年年郎過菱花渡  
妾在菱花深處家

江南菱落菱開愁煞儂

刺破玉纖纖  
試將血比菱相較  
妾得紅多妾不嫌

姊說飛雞在翠水  
妹說青腰在翠河

迢迢綠水長相思  
菱肥菱瘦有人識  
水濁水清無人知

嬌紅婉翠自風華  
三角四角任人揀  
妾愛雙角如髻丫

菱花菱角已成堆  
菱花開時妾已至  
菱角盡時郎不來

采采江中郎又去  
香銷水冷不如歸

采菱采菱唱菱歌，采菱采菱風雨多。  
風風雨雨儂不管，唱到歌□沒奈何。

摸魚歌

正月摸魚花亂飛，大魚盈尺小魚肥。  
□□□□□□□，郎卻遲遲雙槳歸。

二月摸魚楊柳青，東風吹起浪花腥。  
前頭打得魚蝦□，快去開罾郎莫停。

三月摸魚春水深，阿郎補網妾敲針。  
明朝搖艇江心去，□□□□□□尋。

四月摸魚風雨多，□□□□摸魚歌。  
朝朝繫纜綠楊岸，大酒肥魚奈醉何。

五月摸魚上釣臺，棉花開盡□花開。  
郎撒網時魚走去，妾□□時魚走來。

六月摸魚□□□，□□□□□□□。  
料知今日擔頭重，西北風來打石湖。

七月摸魚天氣秋，□□□□□□□。  
阿妾吹簫在港尾，阿郎□□來渡頭。

八月摸魚秋月明，家家魚粥食魚生。  
勸郎快打魚來賣，過卻中秋魚價平。

九月摸魚霜滿天，明蝦紫蟹正新鮮。  
□□□□□□□，□□□□□□年。

十月摸魚水漸涼，儂家收□好魚秧。  
蓑衣要補籃當換，還是□□費酌量。

十一月時魚漸疏，邀郎今夕到儂居。  
圍爐正好銷寒氣，妾有□□數尾魚。

采菱采菱唱菱歌，采菱采菱風雨多。風風雨雨儂不管，唱到歌□沒奈何。

摸魚歌

正月摸魚花亂飛，大魚盈尺小魚肥。郎却遲遲雙槳歸。

二月摸魚楊柳青，東風吹起浪花腥。快去開罾郎莫停。

三月摸魚春水深，阿郎補網妾敲針。明朝搖艇江心去。

四月摸魚風雨多。摸魚歌朝：繫纜綠楊岸，大酒肥魚奈醉何。

五月摸魚上釣臺，棉花開盡□花開。郎撒網時魚走去，妾□□時魚走來。

六月摸魚□□□，□□□□□□□。料知今日擔頭重，西北風來打石湖。

七月摸魚天氣秋，□□□□□□□。阿妾吹簫在港尾，阿郎□□來渡頭。

八月摸魚秋月明，家家魚粥食魚生。勸郎快打魚來賣，過卻中秋魚價平。

九月摸魚霜滿天，明蝦紫蟹正新鮮。□□□□□□□，□□□□□□年。

十月摸魚水漸涼，儂家收□好魚秧。蓑衣要補籃當換，還是□□費酌量。

十一月時魚漸疏，邀郎今夕到儂居。圍爐正好銷寒氣，妾有□□數尾魚。

十二月時江已冰，家家門外晾魚罾。  
男婚女嫁漁人樂，好事重重幾十層。

寒食道中即事

天涯寒食感流年，冷灶無煙託禁煙。  
馬上不辭寒氣重，典衣猶□酒家錢。

碧草如煙接遠汀，春風吹綠上江亭。  
杜鵑耳畔催歸急，喚盡遊人為踏青。

沸院笙歌日暮天，隔牆花影亂秋千。  
不知村落無煙火，禁裏猶傳看半仙。

賣錫聲裏亂吹簫，十里長橋又短橋。  
惱煞落花時節雨，天南無客不魂銷。

柳暗花明路幾灣，素衣人在綠雲間。  
春光欲共眉爭嫵，黛色深深壓翠鬟。

紫陌紛紛拜掃人，香車寶馬逐輕塵。  
花枝招展頻撩眼，別愛蓬山一段春。

釀成春色滿江村，燕子歸來日未昏。  
紅盡桃花青盡柳，雙雙齊綰女郎魂。

漠漠春陰點點苔，短簫長笛不勝哀。  
弓鞬半蹀羅裙濕，知是前頭上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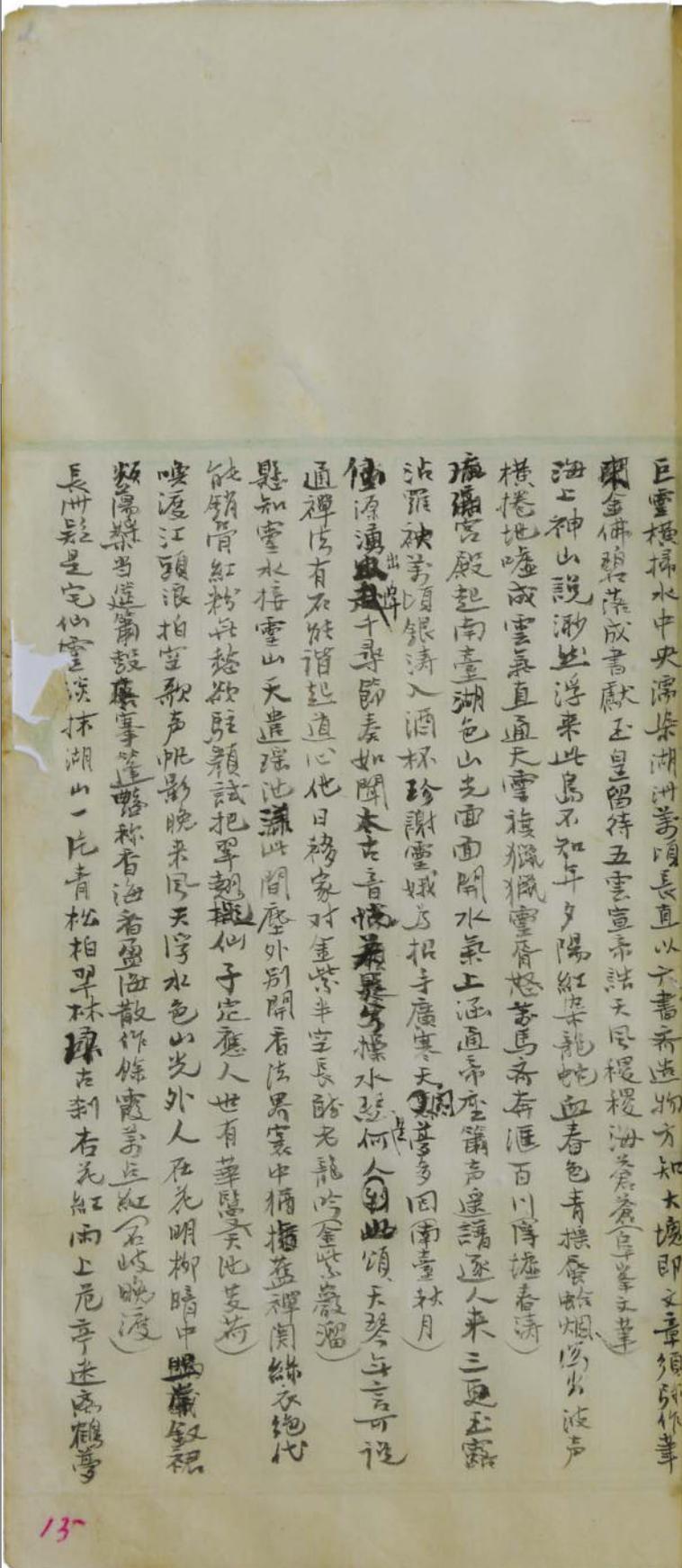
落花時節足清遊，擷笛誰家獨倚樓。  
悞作東風蛺蝶舞，昏錢飛上玉搔頭。

疾風甚雨春將老，遠水遙山路未賒。  
折得柳條寄何許，與中聊當萬枝花。

香山八景  
 冉冉波臣拜冕旒，當年金鼓震遐陬。  
 響聞笏嶺催花羯，光照雲亭報曉籌。  
 萬國衣冠超聖寓，千家歌舞識神州。  
 紅輪擁出山河壯，兵氣潛銷曜九幽。  
 金鼓朝陽

## 香山八景

冉冉波臣拜冕旒，當年金鼓震遐陬。  
 響聞笏嶺催花羯，光照雲亭報曉籌。  
 萬國衣冠超聖寓，千家歌舞識神州。  
 紅輪擁出山河壯，兵氣潛銷曜九幽。  
 （金鼓朝陽）



巨靈橫掃水中央，濡染湖洲萬頃長。  
直以六書齊造物，方知大塊即文章。  
須彌作筆來金佛，碧落成書獻玉皇。  
留待五雲宣帝誥，天風稷稷海蒼蒼。  
(卓峰文筆)

海上神仙說渺然，浮來此島不知年。  
夕陽紅染龍蛇血，春色青搖蜃蛤煙。  
瀉出波聲橫捲地，噓成雲氣直通天。  
靈旗獵獵靈胥怒，萬馬齊奔匯百川。  
(浮墟春濤)

琉璃宮殿起南臺，湖色山光面面開。  
水氣上涵通帝座，簫聲遙譜逐人來。  
三更玉露沾羅袂，萬頃銀濤入酒杯。  
珍謝靈娥為招手，廣寒天闕夢多回。  
(南臺秋月)

仙源湧出降千尋，節奏如聞太古音。  
恍若靈兮操水瑟，是何人也頌天琴？  
無言可說通禪法，有石能諧起道心。  
他日移家對金紫，半空長聽老龍吟。  
(金紫巖溜)

懸知靈水接靈山，天遣瑤池落此間。  
塵外別開香法界，寰中猶指舊禪關。  
綠衣絕代能銷骨，紅粉無愁欲駐顏。  
試把翠翹擬仙子，定應人世有華鬢。  
(天池芰荷)

喚渡江頭浪拍空，歌聲帆影晚來風。  
天浮水色山光外，人在花明柳暗中。  
照岸釵裙頻蕩槳，當筵簫鼓各擎蓬。  
豔稱香海香盈海，散作餘霞萬點紅。  
(石岐晚渡)

長洲疑是宅仙靈，淡抹湖山一片青。  
松柏翠林環古剎，杏花紅雨上危亭。  
迷離鶴夢閒中說，斷續雞聲醉裏聽。  
勝絕南朝此煙水，樓臺何處不金鈴。  
(長洲煙雨)

《香山縣誌·嘉靖志》：“南據雲亭峰，其上北曰金鼓角山，昔海隅嘗聞金鼓之聲，故名。”插笏山、雲亭峰都是那一带的小山。

“阜峰文筆”在元代原指位於今板芙鎮的湖洲山，明代起改指煙墩山上的七層古塔。鄭哲園此詩寫的仍是湖洲的阜峰文筆。

《交州記》：“浮石山在海中而峙，高數十丈，浮在水上。”“海中望之，似隨波上下。”

南臺山位於今中山市南區北臺鄉附近，自古是文人墨客賞月的好去處。

金紫山位於石岐東南十五里，今稱金字山，巖溜即飛瀑。

距石岐東南十里的紫馬嶺，下有紫馬泉，上有荷花池。但據縣誌云：“元末浚南濠，此池已涸。”由此確知“八景”是在元代評定並命名的，元以後其實已不存在“天池芰荷”了。

元代香山還是海中的孤嶼，很多地方還未成陸，所以當時的晚渡景觀，並非專指今天的岐江畔。

“長洲煙雨”指從石岐隔江遠眺煙雨迷濛的長洲鄉。

閒中返此溪鷄聲醉裏聽勝絕南朝此烟水樓臺何處不金鈴（長州烟雨）

香山草堂詩古

龍舟去國遠夕陽明滅水蕭蕭金砂漫說能填海鐵骨誰教不射潮（長州烟雨）

魂歸草市恨難銷荒陵亦有烏衣裔早晚來朝慰寂寥（蘇宗題陵）

青磨紅魚說可疑山頭故老或應知三千銅斗鷓鴣十萬金鈴吊鳳旗謝女峽前

尋古木壽星塋上哭殘碑

梅花水

珠襖空者誰稱后（疑陵）

不堪殘恨問皇圖長埋碧海三千艦臺上紅潮五百符尚有燕雀

塵將更無朱鼓

荒陬何幸逢天子

香山帝都（香山島）

帝子兵家大可哀雲烟塔雨翠華乘難返日威猶振縱可移山氣已捲谷入盤龍

入卷甲坡落雁馬脚枚聖躬安否每須問百丈風潮化劫灰（瓜女澳）

斑駁苔痕葦陸荒九軍飛渡太倉皇千年蔓草沾皇澤十里殘荒帶御香（記紅羊）

旗卷雪蹕留朱雀劍鋪霜天玉橋（天王去魂斷崖山日月長天王橋）

草木如何一喝蘇（香山草堂詩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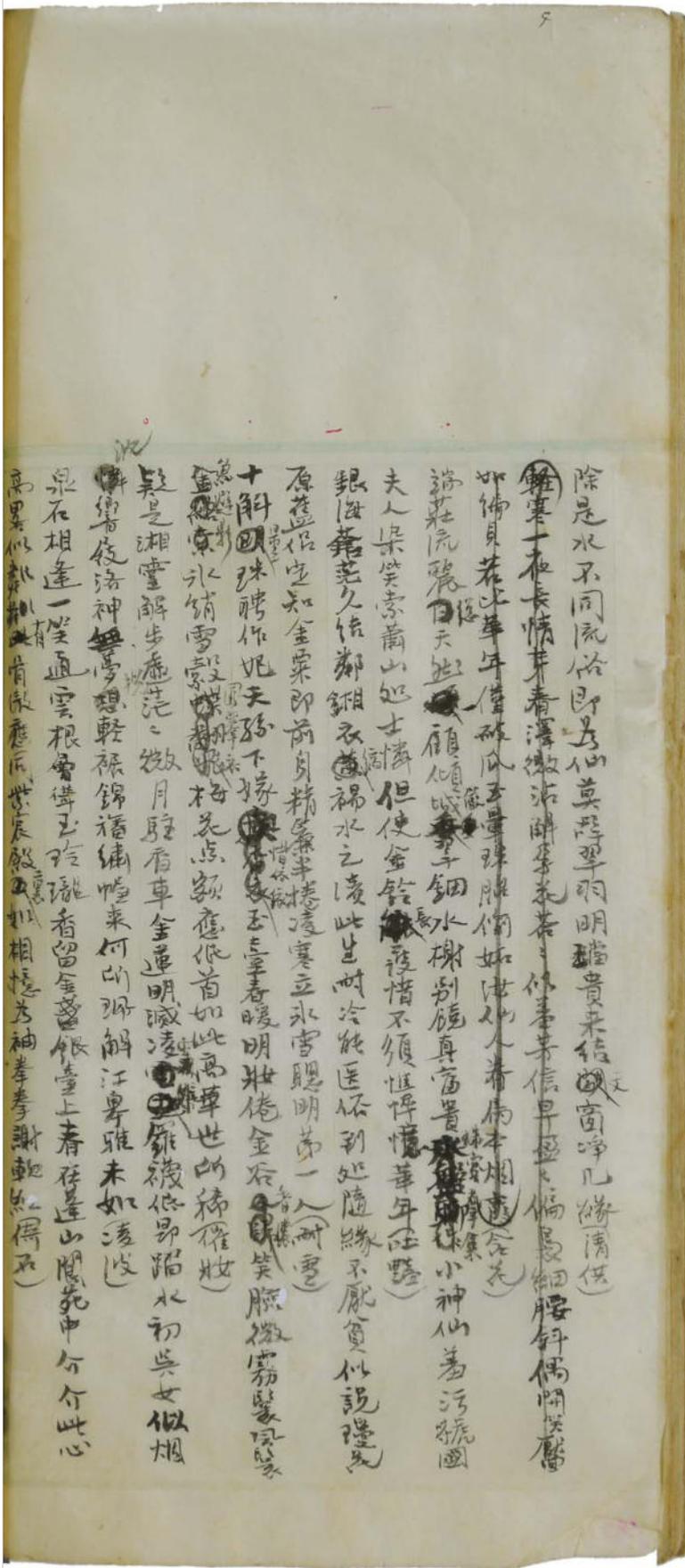


□□□□□□□，攀髯野老淚空零。  
 □□佳婿捐紅粟，博得孺人□□馨。  
 獸跡久橫荒草路，蟲聲長肅少薇庭。  
 不堪目擊玄黃變，帝子魂歸水底星。  
 (侍郎宅)

書生匹馬赴泉亭，軍國平章守一經。  
 北去無人驅黑子，南奔有客薄蒼冥。  
 五坡星散謀全失，四鎮雲屯計不靈。  
 □□六龍竟長去，茫茫煙水哭零丁。  
 (零丁洋)

莫向蒼苔記逸臣，題來甲子太酸辛。  
 一家盡付星星火，三老空埋瑟瑟塵。  
 東海啣泥還有恨，西山采蕨已無因。  
 □□□□金臺寺，亡國餘哀動後人。  
 (金臺寺)

組詩十首皆賦自宋景炎二年(1277)至祥興二年(1279)間香山發生的抗元故事。《香山縣志·同治志》對此記錄甚詳，謹摘要如下：  
 “(宋)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避敵過邑境，(馬)南寶獻粟千石以餉軍，端宗敕獎之，召拜權工部侍郎。時帝舟為元師所迫，十一月，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殿前指揮使蘇劉義奉帝幸沙涌，暫宮於南寶家。南寶竭力保衛帝躬，勞瘁備至。元人無知者。居數日，元兵陷廣州。諸將召募潮居里民數百以行。南寶謂諸將曰：‘功成之日當以奉迎孝恭懿聖皇帝為先。’因飲諸將。酒曰：痛飲黃龍府，在此行也。遂歌岳武穆直搗長驅之句，以相風勵，慷慨激烈，聞者莫不壯之。帝舟將復駐淺灣，未至，元將哈刺歹及宣府梁雄飛、招討王天祿等來襲，世傑等與戰於香山島敗績。將士被執甚眾，陳宜中所統眾，尚數千人、舟八百艘走秀山(即東莞虎頭山)。中流大風壞舟，眾多溺死，宜中僅以身免。十二月，張世傑奉帝舟退保秀山，尋次於井澳。丙子，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遂得驚悸疾。旬月，諸兵士稍稍來集，死者十四五。元將劉深復襲井澳，世傑力戰卻之。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諭意，遂逃去。南寶聞之慟哭曰：‘丞相必不返，國事危矣。’後果然。景炎三年



春，都統凌震復廣州，南寶賦詩志喜。時帝舟次於化之碣洲，疾大作，四月帝崩。衛王昺即位走厓山，張世傑等從之，而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南寶家，偽為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南寶募人為疑塚於壽星塘五處。”“南寶方赴厓山會，阻病，旦夕謔語，未嘗忘也。宋亡，悲憤不食。元人籍仕宋者，南寶逃匿不降。嘗作詩有曰：‘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又曰：‘眾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聞者哀之。已而，元兵欲屠潮居里，人為南寶危之，而南寶恬不為動。後聞陳宜中奉帝昺猶在占城，元主忽必烈下令捕之。於是招討使黎德、梁起莘與南寶起兵運糧，往迎車駕。元萬戶王守信諭，起莘歸降。起莘奔還馮村，遂仕元至都元帥。德與南寶討其叛，兵大敗，南寶被執，不屈死之。”又：“祥興二年春，正月十二日，張宏範攜天祥過零丁洋，沙岡（今黃梁都）義民殷達輔餉軍三日。未幾，元軍自潮陽港趨廣海，十三日由邑之水風石海（在虎山村前）襲門。宏範索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書零丁洋詩予之。二月六日帝赴海崩。”宋亡。“帖木兒不花加都元帥追張世傑於香山島，世傑死，降其眾數千人。元至元十六年設廣州路。”

詩中所說的“楊后疑陵”在今新會厓門。“侍郎宅”即馬南寶故居，址在中山沙涌，今已不存。《香山縣誌·同治誌》云：“故老傳：宋端宗駐蹕馬南寶宅，時值初夏，見荔纍纍，咨賞良久。次日，荔紅竟樹，遂用進御。”這就是關於三月紅荔枝的傳說。又傳說云：宋師抵達沙涌時，正在田間勞作的沙涌婦女，無不壺漿箪食勞軍。端宗十分感動，口頭封在場的婦女為孺人、安人，這就是沙涌女性恭稱長輩老嫗及已婚婦人互稱孺人、安人的民俗的來由。相傳端宗抵沙涌後，曾赴石岐南下華光廟拜祭，所經橋樑後人尊稱為“天王橋”。“太尉墓”指張世傑墓，址在今珠海斗門黃楊山。金臺寺在今珠海斗門區。〈太尉墓〉詩詠的是趙若舉。據《香山縣誌·同治誌》：“趙若舉，黃梁都人，本宋宗室，有拳勇。端宗景炎元年航海，若舉赴難，授武翼大夫，帶行在閣門宣贊舍人，召募潮居里民數百以勤王，擢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宋亡，元張宏範遣兵欲屠潮居里，若舉力以一鄉民命為請。於是潮居里三百餘家賴以安堵。兄若梓同時勤王，抱祭器入山，以存宗祀。”“金臺寺”咏鄧光薦事。鄧剡，字光薦，廬陵人。與文天祥起兵抗元，失敗後寄居黃楊山。適強寇至，焚其居，十二口人祇有死，惟餘他苟存。著有《浮虛山記》。

## 詠水仙花

十洲三島採靈根，海月精華帝子魂。  
領土至今分水國，封疆無際占江村。  
負暄欲獻金門賞，錫流惟憑玉檢存。  
法雨滴觚沾惠久，此生應感上昊恩。  
（灌藝）

偶散瓊花落講筵，寰中遊戲小壺天。  
琴心久別經彈劫，色相全空儘逝年。  
可託幽情除是水，不同流俗即為仙。  
莫辭翠羽明璫貴，來結文窗淨几緣。  
（清供）

端莊流麗總天然，一顧傾城儼翠鈿。  
水榭別鏡真富貴，珠寶群集小神仙。  
羞污虢國夫人染，笑索蕭山處士憐。  
但使金鈴長護惜，不須憔悴憶華年。  
（吐豔）

銀海蒼茫久結鄰，緇衣縞褐水之濱。  
此生耐冷能醫俗，到處隨緣不厭貧。  
似說瓊花原舊侶，定知金粟即前身。  
精簾半捲凌寒立，冰雪聰明第一人。  
（耐雪）

十斛量珠聘作妃，天孫下嫁惜依依。  
玉臺春暖明妝倦，金谷香濃笑臉微。  
霧鬢風鬟魚避影，冰綃雪縠鳳拳衣。  
梅花點額應低首，如此高華世所稀。  
（催妝）

疑是湘靈解步虛，茫茫微月駐香車。  
金蓮明滅凌霄外，羅襪低昂踏水初。  
吳女似煙沈響屐，洛神無夢攬輕裾。  
錦襜繡幄來何所？珮解江臯雅未如。  
（凌波）

泉石相逢一笑通，雲根層聳玉玲瓏。  
香留金盞銀臺上，春在蓬山閨苑中。  
介介此心高略似，粼粼有骨傲應同。  
紫宸殿裏如相憶，為袖拳拳謝軟紅。  
（倚石）

冷夢寒香韻自清，精魂儻接夜三更。  
 金釵短別疑長別，玉佩無聲勝有聲。  
 答答醉容仍縹緲，盈盈曉思未分明。  
 芳菲贈我空成握，詠絮高才祝再生。  
 (入夢)

展拜東風謝玉皇，霞裳星帔捧瑤漿。  
 曉開香國乾坤闊，春臨瀛洲日月長。  
 一旦改衣瞻正色，他年換錦壓群芳。  
 恩波浩蕩無終極，願貢丹忱上帝鄉。  
 (賀春)

書所見

耿耿天河偶泛槎，客星曾犯美人家。  
 疑隨蝶夢生兜率，笑逐菱歌到若耶。  
 碧海爭輝珠有暈，藍田深藏姊妹花。  
 綠章願借青籬便，金屋深藏姊妹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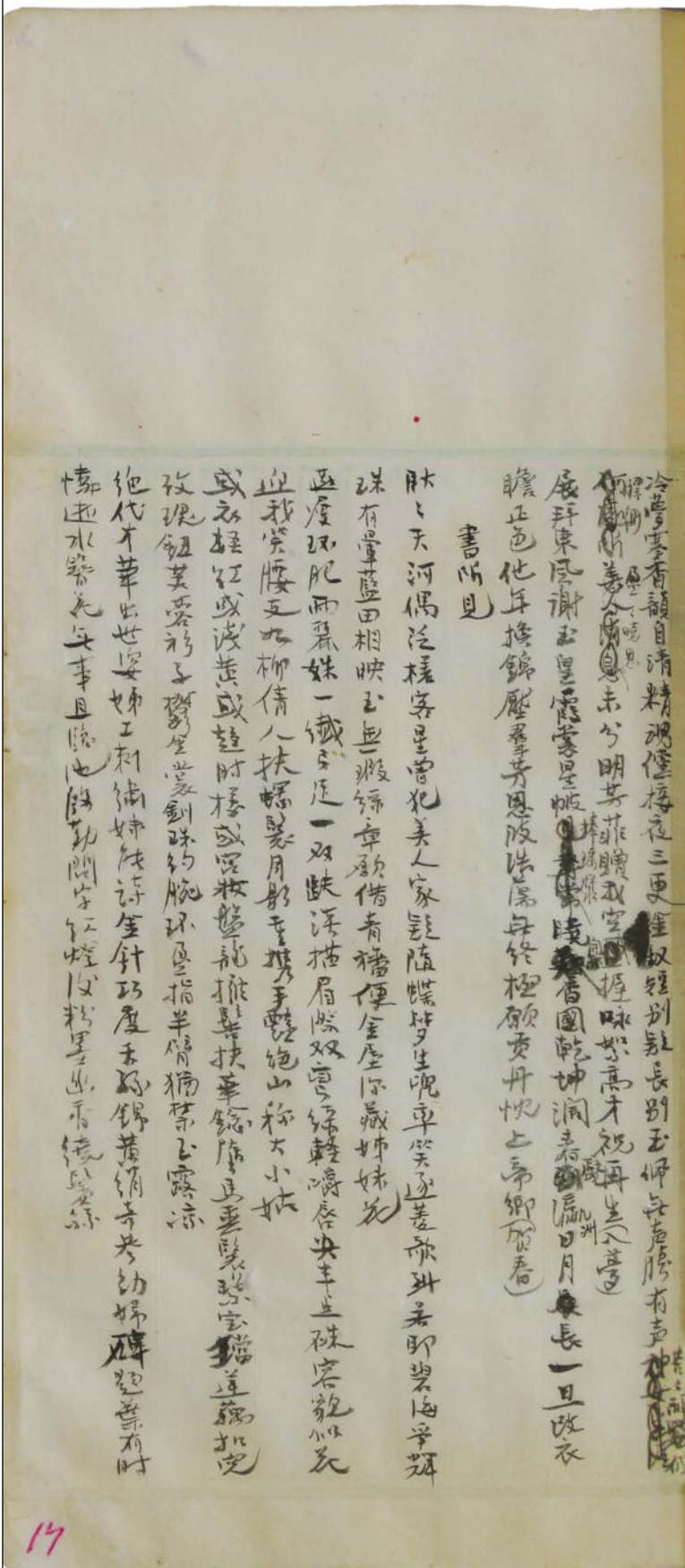
燕瘦環肥兩麗姝，一纖弓足一雙趺。  
 淡描眉滌雙彎綠，輕嚼唇尖半點珠。  
 容貌似花迎我笑，腰支如柳倩人扶。  
 螺鬟月影重攜手，豔絕山稱大小姑。

或衣輕紅或淺黃，或趨時樣或宮妝。  
 盤龍擁髻扶華綵，墮馬垂鬟繫寶璫。  
 蓮藕扣兒玫瑰紐，芙蓉衫子鬱金裳。  
 釧珠約腕環盈指，半臂猶禁玉露涼。

絕代才華出世姿，姊工刺繡妹能詩。  
 金針巧度王孫錦，黃絹奇參幼婦碑。  
 題葉有時憐逝水，簪花無事且臨池。  
 殷勤問字紅燈後，粉墨幽香繞鬢絲。

豈為□□苦譽卿，若為幽靜若深情。  
 多愁多病能傾國，非俠非□解用兵。  
 兩樣梅蘭高格調，一般冰雪太聰明。  
 狂生才調輸巾幗，鹿鹿塵寰愧此生。

欲擬東吳大喬小，喬名貴小喬嬌。  
 偶攜挾彈鶯聲亂，對坐敲棋樹影搖。  
 綠水□□秋蕩槳，紅樓明月夜吹簫。  
 雙雙縮就同心結，相待江頭正晚潮。



書所見

冷夢寒香韻自清，精魂儻接夜三更。  
 金釵短別疑長別，玉佩無聲勝有聲。  
 展拜東風謝玉皇，霞裳星帔捧瑤漿。  
 曉開香國乾坤闊，春臨瀛洲日月長。  
 一旦改衣瞻正色，他年換錦壓群芳。  
 恩波浩蕩無終極，願貢丹忱上帝鄉。  
 (賀春)

肘下天河偶泛槎，客星曾犯美人家。  
 疑隨蝶夢生兜率，笑逐菱歌到若耶。  
 碧海爭輝珠有暈，藍田深藏姊妹花。  
 綠章願借青籬便，金屋深藏姊妹花。  
 燕瘦環肥兩麗姝，一纖弓足一雙趺。  
 淡描眉滌雙彎綠，輕嚼唇尖半點珠。  
 容貌似花迎我笑，腰支如柳倩人扶。  
 螺鬟月影重攜手，豔絕山稱大小姑。  
 或衣輕紅或淺黃，或趨時樣或宮妝。  
 盤龍擁髻扶華綵，墮馬垂鬟繫寶璫。  
 蓮藕扣兒玫瑰紐，芙蓉衫子鬱金裳。  
 釧珠約腕環盈指，半臂猶禁玉露涼。  
 絕代才華出世姿，姊工刺繡妹能詩。  
 金針巧度王孫錦，黃絹奇參幼婦碑。  
 題葉有時憐逝水，簪花無事且臨池。  
 殷勤問字紅燈後，粉墨幽香繞鬢絲。  
 豈為□□苦譽卿，若為幽靜若深情。  
 多愁多病能傾國，非俠非□解用兵。  
 兩樣梅蘭高格調，一般冰雪太聰明。  
 狂生才調輸巾幗，鹿鹿塵寰愧此生。  
 欲擬東吳大喬小，喬名貴小喬嬌。  
 偶攜挾彈鶯聲亂，對坐敲棋樹影搖。  
 綠水□□秋蕩槳，紅樓明月夜吹簫。  
 雙雙縮就同心結，相待江頭正晚潮。

雙玉倚粧樓。四時把鏡香盈篋，五夜薰衣火滿篝。合璧瞻日月，聯珠端合紀春秋。起居自署臣銜進，差勝人間拜小侯。  
 苦吟師若此，靜若此，性多愁，多病能傾國，冰快非。解用兵，西極梅南。  
 忘秋調一般，冰宮太聰明，狂生才，懶指巾，愜底，唐哀悵，此生。  
 秋籟染紅樓，明月夜吹簫，雙管就同心，結相待，江頭正晚朝。  
 翠翠簾桃日上鉤，雙玉倚粧樓，四時把鏡，香盈篋，五夜薰衣，火滿篝，合璧。  
 曉日月，聯珠端合紀，春秋起居，自署臣銜進，差勝人間拜小侯。  
 艷體  
 天生麗質玉玲瓏，花底無端一電通。比翼願為同命鳥，化身猶作可憐蟲。偎香似夢風千縷，踏翠無聲月半弓。巧笑直教春減色，臉痕羞暈海棠紅。  
 三月桃花春水添，一天紅雨潤香匳。花紋寶鏡眉慵掃，豆大明珠手自拈。生面容來忙掩幔，愜心人去偶窺簾。遊絲十丈情天絮，寄語泥莫漫沾。  
 驚回午夢三聲笛，招盡春愁一面旗。口角噙香藏雀舌，鬟邊流翠搔蛾眉。擷將紅豆垂垂子，南國春有所思。  
 藏雀舌，裝邊流翠搔蛾眉，紅豆垂垂子，南國春有所思。  
 驚回午夢三聲笛，招盡春愁一面旗。口角噙香藏雀舌，鬟邊流翠搔蛾眉。擷將紅豆垂垂子，南國春有所思。

翡翠簾櫳日上鉤，□□雙玉倚粧樓。  
 四時把鏡香盈篋，五夜薰衣火滿篝。  
 合璧□□瞻日月，聯珠端合紀春秋。  
 起居自署臣銜進，差勝人間拜小侯。

本詩及其後的〈艷體〉〈代友人贈妓〉等，也可逕稱為“青樓詩”。青樓文化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獨特文化，自唐五代“艷體”問世後，歷代文人墨客大都樂此不疲，傳世之作品流複雜，固有借“美人香草”寓忠君之思者，更多的是逞才鬥藝之舉，等而下之就是不折不扣的狎妓詩了。鄭哲園生活於那個年代那個圈子，恃才傲物，於是文人聚會之際競寫艷體也就自然得很了。作為自小被管束甚嚴、年僅十八的世家子，若說經常出入青樓倒也不見得，偶隨年長者打打“茶圍”、喝喝“花酒”容或有之，大抵“風流”自許而未致陷入“下流”者。昔之那些“賣藝不賣身”的青樓中人，頗有才情，能唱小曲、彈琵琶、賦詩繪畫者比比皆是。但蕙質蘭心有如明末的“秦淮八艷”者想亦鳳毛麟角。詩人借題發揮，寫的是心中的虛擬世界，今之讀者切勿被表象矇了。

艷體

天生麗質玉玲瓏，花底無端一電通。  
 比翼願為同命鳥，化身猶作可憐蟲。  
 偎香似夢風千縷，踏翠無聲月半弓。  
 巧笑直教春減色，臉痕羞暈海棠紅。

三月桃花春水添，一天紅雨潤香匳。  
 花紋寶鏡眉慵掃，豆大明珠手自拈。  
 生面容來忙掩幔，愜心人去偶窺簾。  
 遊絲十丈情天絮，寄語泥莫漫沾。

□□□□□柘枝，□□□□□□□。  
 驚回午夢三聲笛，招盡春愁一面旗。  
 口角噙香藏雀舌，鬟邊流翠搔蛾眉。  
 擷將紅豆垂垂子，南國春□有所思。

花上啼鶯花下等，一般風韻有餘清。  
 添香婢去煙仍碧，響屐人歸月正明。  
 綺語偶調鸚鵡舌，幽懷愁聽鷓鴣聲。  
 □□臨去秋波媚，一□拈□不盡情。

八肩斜軀綠雲低，□□□□費品題。  
 □□夜長切利市，浣紗春暖若耶溪。  
 滿衣花露香魂醉，一袖茶煙玉手攜。  
 欲向朝雲問消息，芳踪愁煞水亭西。

三尺精簾掛玉鈎，美人豐采對梳頭。  
 偶緣寫燕斜憑檻，祇愛看花獨下樓。  
 百出靈心同打馬，雙拖妙腕上鞦韆。  
 莫操綿瑟彈流水，訴與朱弦恐亦愁。

□□清溪伴小姑，東風簾捲綠蘼蕪。  
 青鸞巧寄迴文錦，靈雀長啣不夜珠。  
 粉膩脂香嬌角觥，釵光鈿影笑擣蒲。  
 芳魂莫罵莊生蝶，多恐花枝夢未蘇。

心字名香細細焚，紅樓微醉晚來醺。  
 卸將羅襪雙鈎雪，斜拂□□一縷雲。  
 帳角解圍惟道韞，琴□消渴□文君。  
 願將名姓書花僕，繡上吳綾幅幅裙。

記曾□□□□□，碧海青天鬢臂盟。  
 深夜並頭搖燭影，畫樓同調譜簫聲。  
 春風紅豆多情種，秋雨黃花太瘦生。  
 明月似聞環珮響，下山猶夢許飛瓊。

春色年年到柳條，深閨□□總魂銷。  
 幾回香霧鬟邊過，一抹明霞臉上潮。  
 幽淚暗彈妃子竹，芳心長捲美人蕉。  
 江山寥落餘金粉，閒與挑燈話六朝。

花上啼鶯花下等，一般風韻有餘清。  
 添香婢去煙仍碧，響屐人歸月正明。  
 綺語偶調鸚鵡舌，幽懷愁聽鷓鴣聲。  
 臨去秋波媚，一拈不盡情。

八肩斜軀綠雲低，費品題。  
 夜長切利市，浣紗春暖若耶溪。  
 滿衣花露香魂醉，一袖茶煙玉手攜。  
 欲向朝雲問消息，芳踪愁煞水亭西。

三尺精簾掛玉鈎，美人豐采對梳頭。  
 偶緣寫燕斜憑檻，祇愛看花獨下樓。  
 百出靈心同打馬，雙拖妙腕上鞦韆。  
 莫操綿瑟彈流水，訴與朱弦恐亦愁。

清溪伴小姑，東風簾捲綠蘼蕪。  
 青鸞巧寄迴文錦，靈雀長啣不夜珠。  
 粉膩脂香嬌角觥，釵光鈿影笑擣蒲。  
 芳魂莫罵莊生蝶，多恐花枝夢未蘇。

心字名香細細焚，紅樓微醉晚來醺。  
 卸將羅襪雙鈎雪，斜拂一縷雲。  
 帳角解圍惟道韞，琴消渴文君。  
 願將名姓書花僕，繡上吳綾幅幅裙。

記曾碧海青天鬢臂盟。  
 深夜並頭搖燭影，畫樓同調譜簫聲。  
 春風紅豆多情種，秋雨黃花太瘦生。  
 明月似聞環珮響，下山猶夢許飛瓊。

春色年年到柳條，深閨總魂銷。  
 幾回香霧鬟邊過，一抹明霞臉上潮。  
 幽淚暗彈妃子竹，芳心長捲美人蕉。  
 江山寥落餘金粉，閒與挑燈話六朝。

嬌角觥釵光鈿影笑擣蒲，芳魂莫罵莊生蝶，多恐花枝夢未蘇。  
 心字在香細，焚紅樓微醉晚來醺，卸將羅襪雙鈎雪，斜拂一縷雲。  
 惟道韞琴消渴，文君願將名姓書花僕，繡上吳綾幅幅裙。  
 記曾  
 多情種秋雨黃花太瘦生，明月似聞環珮響，下山猶夢許飛瓊。  
 春色年年到柳條，深閨總魂銷。

代友人贈妓  
 北子竹苦心長掩美人在江山  
 紫陌紛紛油壁車，相逢碧玉問年華。  
 前生定是忘憂草，今世纔成解語花。  
 門外松條□繫馬，樓前柳葉暗棲鴉。  
 □□□□□□□，腰折東風舞袖斜。

水調□□唱越謳，春衫入座上簾鉤。  
 江山□□藏香窟，風月無邊買笑樓。  
 燕燕鶯鶯春夢穩，花花絮絮夜來羞。  
 千年湖水生清響，□□盧家有莫愁。

簫鼓當筵曲未終，花邊有客繫青驄。  
 春裘半映杯痕綠，夜帳平分燭影紅。  
 桃葉渡頭雙槳雨，梅根冶畔一簫風。  
 隔簾報道催陪宴，舞榭歌臺類轉蓬。

生向燈前醉眼波，明妝纔竟髻如螺。  
 環搖遠聽丁冬響，板拍新翻子夜歌。  
 昏醉金迷驚楚豔，花團錦簇憶秦娥。  
 勸卿莫恃藏金屋，長夜漫漫風露多。

酒闌燈灺夜留髭，南部煙花紀豔痕。  
 十里簾櫳春綠慘，一江簫管月黃昏。  
 歌殘金縷人扶髻，散□珠□客斷魂。  
 大好逢場聊作戲，不須惆悵對清樽。

親按紅牙譜綠腰，飛符日夜總相招。  
 盤擎甘露金人□，箭插蓮花玉女嬌。  
 偶□催花搗□鼓，不辭換酒解□貂。  
 □□擲盡纏頭錦，□□□□枕上潮。

小酌紅樓酒半醺，篝衣猶倚夕爐熏。  
 鴛鴦對對□□枕，蛺蝶雙雙繞畫裙。  
 桃李東風歸總管，江山春色屬平分。  
 燈前莫便鏡花睡，重向妝檯理鬢雲。

半捲珠簾舞柘枝，銷魂一捻瘦腰支。  
 深顰淺笑皆傾國，淡抹濃粧總入時。  
 帳鎖金花尋舊夢，燈搖紅豆話相思。  
 春光瞥眼如流水，對此名花好護持。

紫陌紛紛油壁車，相逢碧玉問年華。  
 前生定是忘憂草，今世纔成解語花。  
 門外松條□繫馬，樓前柳葉暗棲鴉。  
 □□□□□□□，腰折東風舞袖斜。

水調□□唱越謳，春衫入座上簾鉤。  
 江山□□藏香窟，風月無邊買笑樓。  
 燕燕鶯鶯春夢穩，花花絮絮夜來羞。  
 千年湖水生清響，□□盧家有莫愁。

簫鼓當筵曲未終，花邊有客繫青驄。  
 春裘半映杯痕綠，夜帳平分燭影紅。  
 桃葉渡頭雙槳雨，梅根冶畔一簫風。  
 隔簾報道催陪宴，舞榭歌臺類轉蓬。

生向燈前醉眼波，明妝纔竟髻如螺。  
 環搖遠聽丁冬響，板拍新翻子夜歌。  
 昏醉金迷驚楚豔，花團錦簇憶秦娥。  
 勸卿莫恃藏金屋，長夜漫漫風露多。

酒闌燈灺夜留髭，南部煙花紀豔痕。  
 十里簾櫳春綠慘，一江簫管月黃昏。  
 歌殘金縷人扶髻，散□珠□客斷魂。  
 大好逢場聊作戲，不須惆悵對清樽。

親按紅牙譜綠腰，飛符日夜總相招。  
 盤擎甘露金人□，箭插蓮花玉女嬌。  
 偶□催花搗□鼓，不辭換酒解□貂。  
 □□擲盡纏頭錦，□□□□枕上潮。

小酌紅樓酒半醺，篝衣猶倚夕爐熏。  
 鴛鴦對對□□枕，蛺蝶雙雙繞畫裙。  
 桃李東風歸總管，江山春色屬平分。  
 燈前莫便鏡花睡，重向妝檯理鬢雲。

半捲珠簾舞柘枝，銷魂一捻瘦腰支。  
 深顰淺笑皆傾國，淡抹濃粧總入時。  
 帳鎖金花尋舊夢，燈搖紅豆話相思。  
 春光瞥眼如流水，對此名花好護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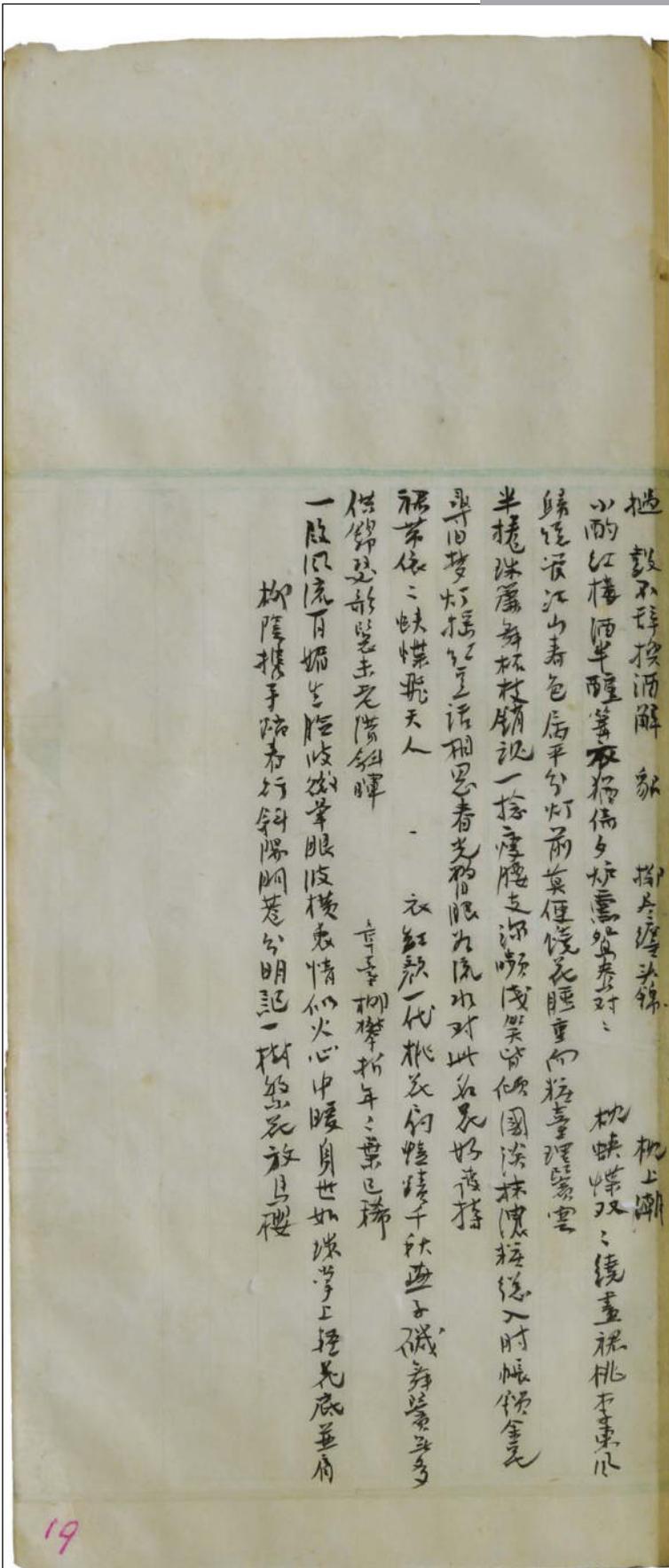
裙帶依依蛺蝶飛，天人□□□□衣。  
 紅顏一代桃花扇，豔蹟千秋燕子磯。  
 舞鬢無多供錦瑟，歌鬟未老惜斜暉。  
 □□□□章臺柳，攀折年年葉已稀。

一段風流百媚生，臉皮微暈眼波橫。  
 衷情似火心中暖，身世如珠掌上輕。  
 花底並肩□□□，柳陰攜手踏春行。  
 斜陽門巷分明記，一樹繁花放馬櫻。

到本詩為止，可以稱為詩集的“上卷”。在編目上，詩人用的是嚴格的編年體。流寓澳門後的作品，自然就成了“下卷”。上下卷間，留下大段時間空白。上下卷的主要區別，除了內容、情調、風格的重大變化之外，就是從“下卷”起不再紀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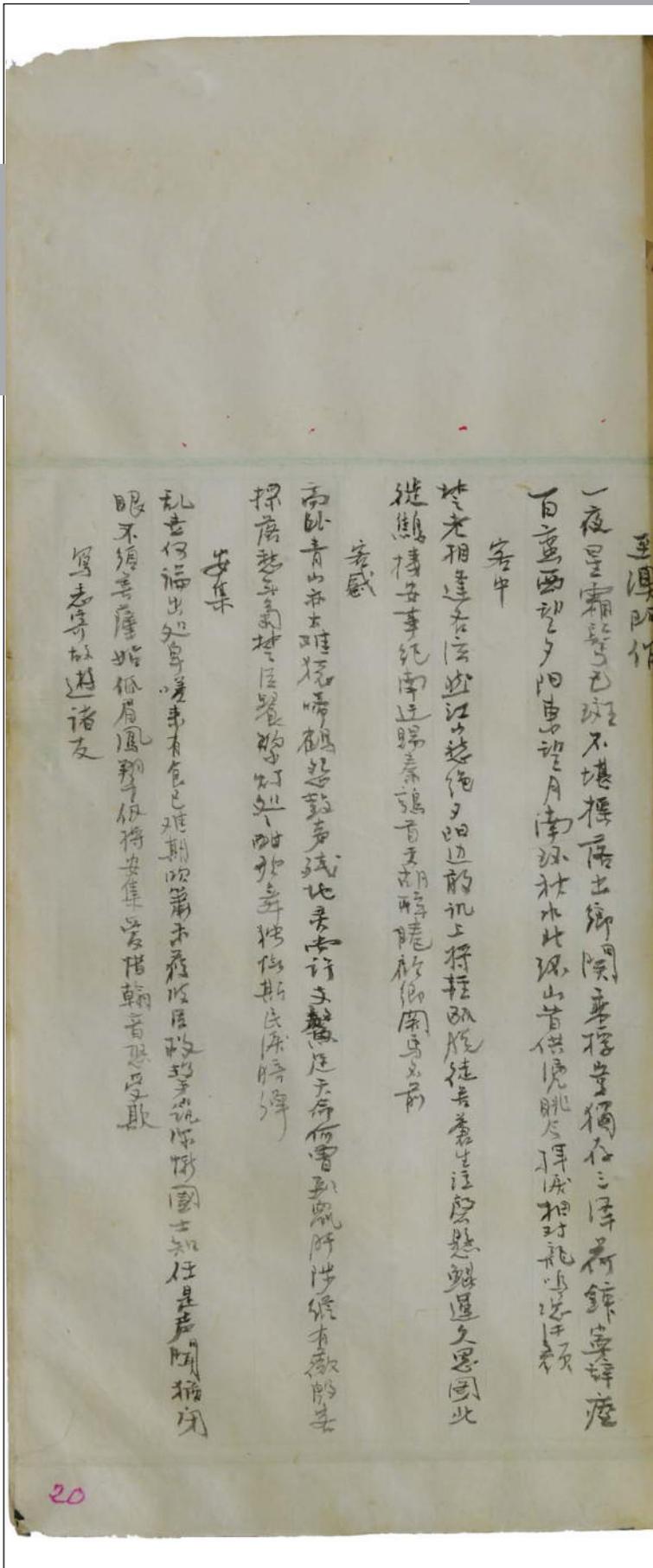
“上卷”錄入詩作計198首，其實祇佔鄭哲園青少年時代詩作的極小部分。其寫作年份，從1900-1905年，不足六年；至詩人再錄入到澳門後的詩時，時間已急跳入1938年了。何以不輯其間三十多年詩作？原因殊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三十多年，本該是他詩作的成熟期與盛產期。這期間，他從一位無所事事、祇知逞強的公子哥兒，邊變為一位很有號召力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活躍人物，除了參加省城的詩社聚會、省港報刊關於學術和社會變革的辯論外，還在家鄉香山發起開辦讀書會、禁煙會、剪辮會、反纏足會的民眾活動，參與辦報、醞釀“香山起義”，講學授徒，並在陳炯明治粵時代任職省府秘書長。閱歷如此豐富，鬥爭如此複雜，豈可無詩！

在清理他的遺物時，除了《五峰山房詩集》之外，我還找到一些詩集殘卷，詩人自題曰“百花香”，特附於《五峰山房詩集》卷後。“百花香”詩紀年為乙巳至癸卯（1905-1914），約九年。詩的數量與寫詩時間仍不相稱。這或許是因為忙於社會活動，寫詩已成末事之故。但從1914-1938年有二十四年交了份白卷，似乎說不過去。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時期的詩都已散逸了。世事往往如此，不能不令後學者扼腕浩歎矣。



拋鼓不揮換酒解 家 柳上灘  
 小酌江樓酒半醒 暮夜孤獨夕燈寒 鴛鴦對  
 歸途浪江山春色 倚平分燈前 莫便侵花睡重 向移臺理翠雲  
 半梳珠簾舞榭 銷魂一捻塵腰 支深喉淺笑 皆傾國 淡林濃粉 總入時帳 鎖金瓦  
 舟日夢燈搖紅 玉語相思 春光初眼 為流水 對此名泉 好舊持  
 福茶依之 蛺蝶飛天人 衣紅顏一代 桃花扇 倚燈殘 千秋燕 子磯 舞鬢無多  
 借錦瑟 彩毫 未老 階斜暉 幸幸 柳攀折 年之 葉已稀  
 一段風流百媚生 臉皮微暈 眼波橫 衷情似火 心中暖 身世如珠 掌上輕 花底並肩  
 柳陰攜手 踏春行 斜陽門巷 分明記 一樹繁花 放馬櫻

19



## 至澳門作

一夜星霜鬢已斑，不堪搖落出鄉關。  
乘桴豈獨存三澤，荷鍤寧辭瘞百蠻。  
西望夕陽東望月，南環秋水北環山。  
昔供憑眺今揮淚，相對龍鳴總汗顏。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寇步步進逼，守軍節節敗退。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夕，鄭彥聞匆匆結束了他在石岐的所有業務，舉家遷往澳門避難。這是個頗大的家庭，除了鄭彥聞夫婦和六個子女，還有一直依附他的四弟鄭哲園。“一夜星霜鬢已斑”一語，寫盡了鄭哲園此際心中的哀苦與焦慮，然而對於長達七年多的流寓生活而言，這僅僅是個開始。

## 客 中

楚老相逢各泫然，江山愁絕夕陽邊。  
敢訊上將輕甌脫，徒苦蒼生泣罄懸。  
鯤運久思圖北徙，鶴棲安事紀南遷。  
賜秦鷄首天胡醉，睠顧鄉關馬不前。

## 客 感

高臥青山亦太難，猿啼鶴怨鼓聲殘。  
地靈尚許支鼇足，天命何曾到鼠肝？  
陟縱有薇殷客採，落愁無菊楚臣餐。  
繁燈處處酣歌舞，獨愴斯民淚暗彈。

## 安 集

亂世何論出處卑，嗟來有食已難期。  
吹簫未獲波臣救，擊築深慚國士知。  
任是聲聞猶閉眼，不須菩薩始低眉。  
鳳翔千仞將安集？愛惜翰音恐受欺。

寫志寄故遊諸友

耽禪十載戒為詩，結習難銷一犯之。  
物遇不平蚤訴苦，事逢多憾鳥鳴悲。  
中宵枕淚孤絃激，畢世襟懷一劍知。  
學佛未成仙未就，何妨遊俠擁燕姬。

變聲

身世猶輸一羽輕，穹居無告以詩鳴。  
獨為君子慚前哲，悞作清流悔此生。  
粟進紅腰誰棄土，星搖赤舌竟燒城。  
抱琴欲奏絃絃絕，知道人間有變聲。

澳中度日

久客驚心歲序遷，星移物換欲呼天。  
三生莫問人間世，九死欲瞻劫後年。  
鐵鑄不堪談楚炬，石言猶解泣秦鞭。  
願招十萬虬龍降，長繞靈根護木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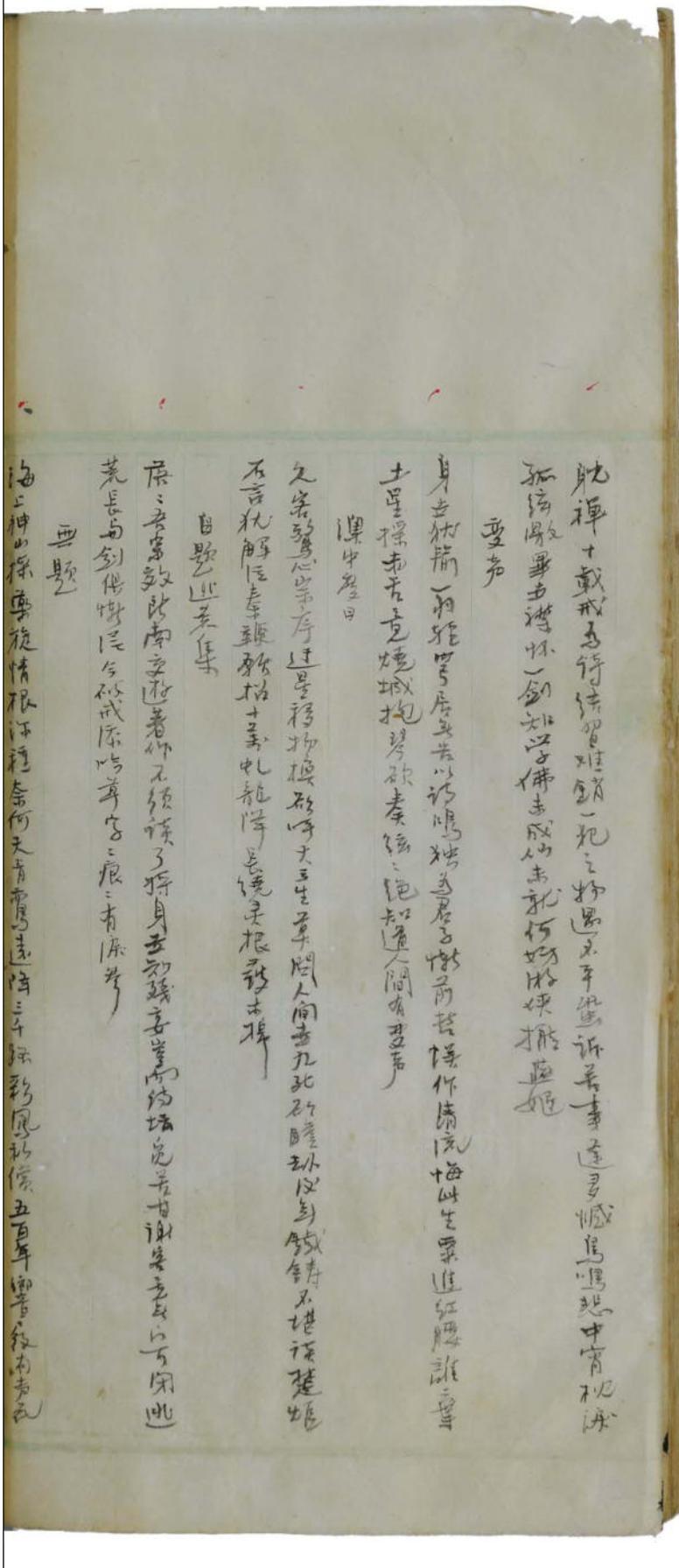
自題逃荒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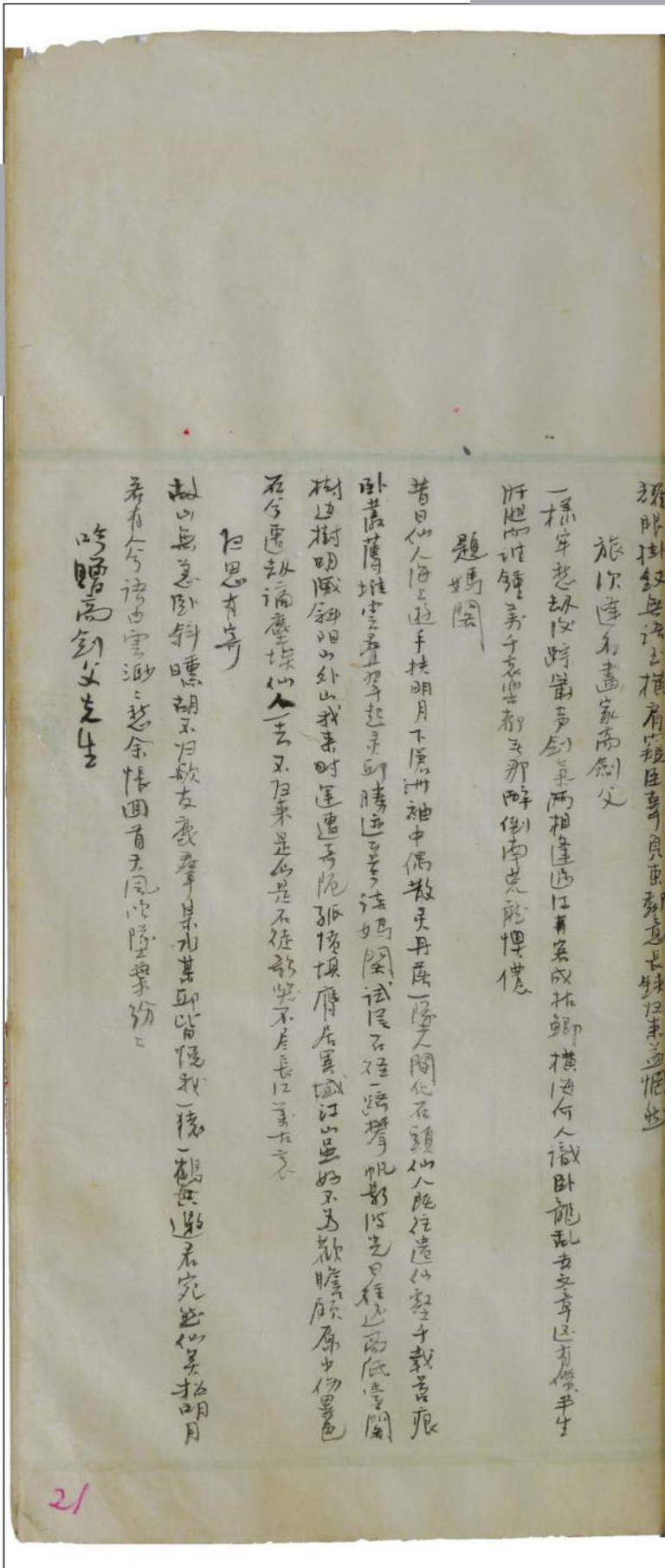
落落吾宗效所南，交遊著作不須談。  
了將身世知殘妄，豈向詩壇覓苦甘。  
謝客竟無門可閉，逃荒長與劍俱慚。  
從今破戒添吟草，字字痕痕有淚參。

本詩的“從今破戒添吟草”，〈寫志寄故遊詩友〉的“耽禪十載戒為詩”，似解釋了鄭哲園自1914年始整整廿四年沒有留下詩作的原因。“耽禪”是因為在陳炯明幕中所見令他心灰意冷。不問政事，設帳授徒，小小的“五峰山房”就是他的禪房與隱居之所。到日寇侵華國土淪喪，烽火連天哀鴻遍野，叫他怎麼能沉默下去？此際，他確切感受到人間是存在“變聲”的。不平則鳴，於是就有了詩；既懷不平，“禪”又怎麼可以“參”下去？他旅澳期間的詩，幾乎都是“字字痕痕有淚參”的啊！《逃荒集》今已散逸，其主要作品應已輯入本詩集中。

無題

海上神山採藥旋，情根深種奈何天。  
青鸞遠降三千路，彩鳳私償五百年。  
響屐有聲花耀眼，掛釵無語玉橫肩。  
窺臣辜負東鄰意，長鉞歸來益惘然。





## 旅次逢名畫家高劍父

一樣牢愁劫後蹤，簫聲劍氣兩相逢。  
過江有客成枯鯽，橫海何人識臥龍？  
亂世文章還有價，半生肝膽向誰鍾？  
萬千哀樂都無那，醉倒南荒聽懊儂。

鄭哲園年少得志，早就是廣州詩界的座上客，尤其是在陳炯明主政廣東時期，身為幕僚，自然與省城耆英新銳有密切交往。蓋其時，他與高劍父等已見過面，所以才有“簫聲劍氣兩相逢”之句。此刻，他與高劍父及清遊會同仁，於“劫後”又一次在澳門重逢，可謂百感交集。本詩是現存的鄭哲園題贈春睡諸子的第一首詩，稍後可以讀到他旅居澳門七年間，曾以題贈的方式，幾乎為旅澳的每位春睡同仁都留下了一幅或一幅以上的傳神小照。

## 題媽閣

昔日仙人海上游，手扶明月下滄洲。  
袖中偶散靈丹落，一墜人間化石頭。  
仙人既往遺仙壑，千載苔痕臥叢薄。  
堆雲疊翠起靈邱，勝跡至今談媽閣。  
試從石徑一躋攀，帆影波光日往還。  
高低臺閣樹邊樹，明滅斜陽山外山。  
我來時運遭奇厄，孤憤填膺居異域。  
江山雖好不為歡，瞻顧原中傷異色。  
石兮遭劫謫塵埃，仙人一去不歸來。  
是仙是石徒歌哭，不盡長江萬古哀。

## 歸思有寄

故山無恙臥斜曛，胡不歸歟友鹿群？  
某水某丘皆悅我，一猿一鶴共邀君。  
宛然仙矣招明月，若有人兮語白雲。  
渺渺愁余悵回首，天風吹墜葉紛紛。

吟贈高劍父先生

擬託巫陽喚國魂，京華往夢待重溫。  
西昆直蹴扛神筆，東海能傾作酒樽。  
偶挾風雷驚帝座，幾騎鸞鶴叩天關。  
不愁玉筍群靈泣，寫出山川有淚痕。

卜居

欲召靈氛為卜居，茫茫靡聘孰憐余？  
兔營敢羨人三窟，豕負偏逢鬼一車。  
荊棘載塗愁乏斧，芝蘭當戶忌先鋤。  
浮生獨未忘恩怨，鐘鼎無心禮法疎。

春睡畫院諸君在澳開國畫展覽\*賦此以贈

鄒魯餘風被海濱，變夷有責在天民。  
試看山帶斜陽色，猶是花開故國春。  
八大已難分笑笑，一癡誰與辨疑真？  
書生救世憑心血，聊向荒陬索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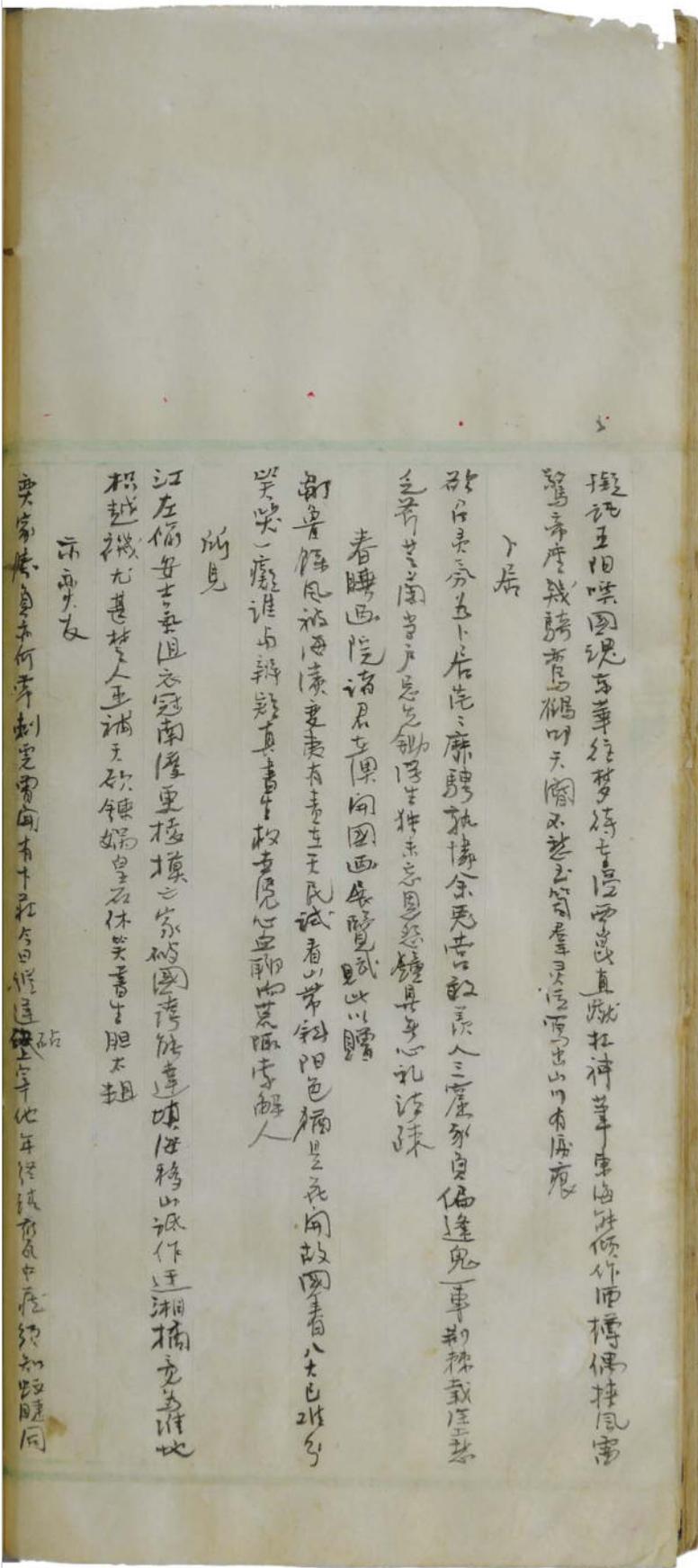
\*該畫展於1939年6月8日至12日在澳門商會舉行，全稱為“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

所見

江左偷安士氣沮，衣冠南渡更稜模。  
亡家破國誇能達，填海移山詆作迂！  
湘橘竟為淮地枳，越襪尤甚楚人巫。  
補天欲煉媧皇石，休笑書生膽太粗。

示奕友

奕家勝負亦何常，刺虎曾聞有卞莊。  
今日縱逢砧上宰，他年終請甕中藏。  
須知蚊睫同生息，何必蟬鬚較短長？  
黃雀慎防金彈手，雕弓逢汝作羹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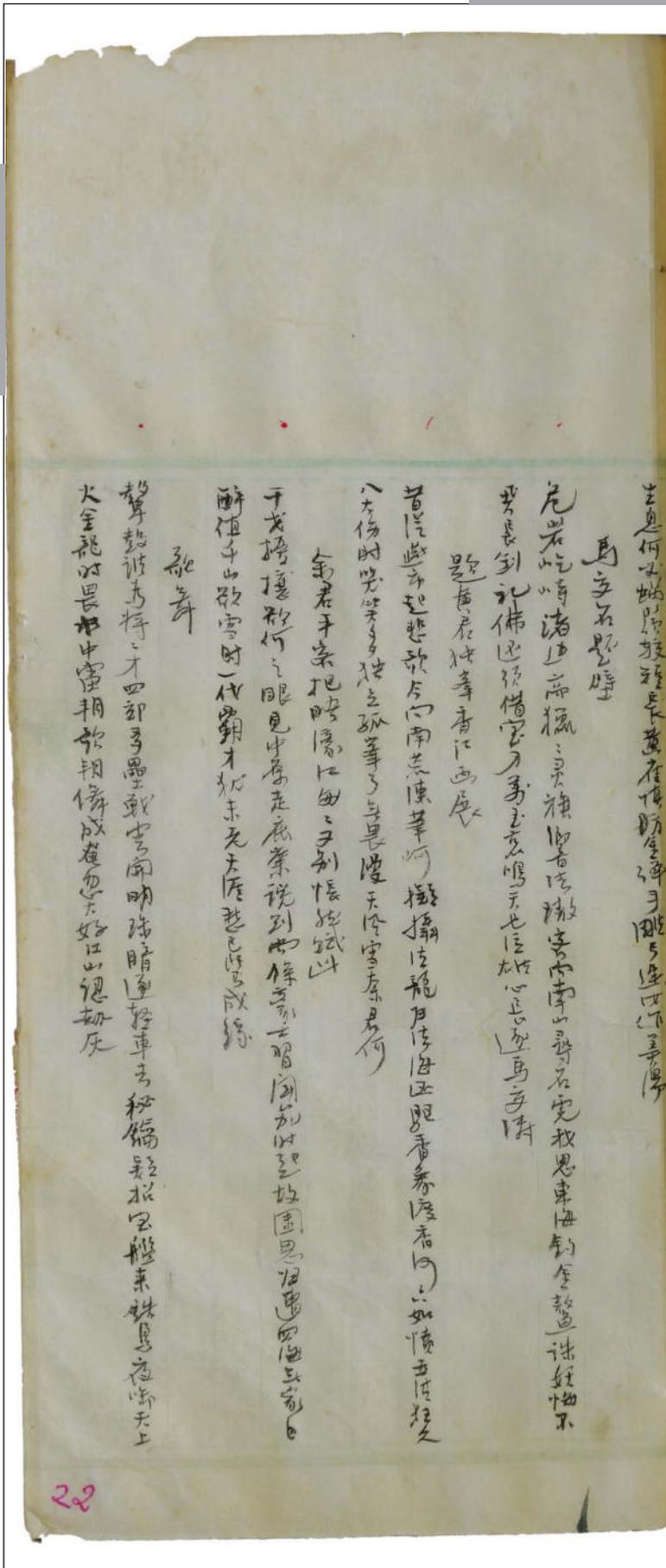
瓊詠王相嘆國魂京華往夢待重溫西昆直蹴扛神筆東海能傾作酒樽偶挾風雷驚帝座幾騎鸞鶴叩天關不愁玉筍群靈泣寫出山川有淚痕

卜居 欲召靈氛為卜居茫茫靡聘孰憐余兔營敢羨人三窟豕負偏逢鬼一車荊棘載塗愁乏斧芝蘭當戶忌先鋤浮生獨未忘恩怨鐘鼎無心禮法疎

春睡畫院諸君在澳開國畫展覽賦此以贈 鄒魯餘風被海濱變夷有責在天民試看山帶斜陽色猶是花開故國春八大已難分笑笑一癡誰與辨疑真書生救世憑心血聊向荒陬索解人

所見 江左偷安士氣沮衣冠南渡更稜模亡家破國誇能達填海移山詆作迂湘橘竟為淮地枳越襪尤甚楚人巫補天欲煉媧皇石休笑書生膽太粗

示奕友 奕家勝負亦何常刺虎曾聞有卞莊今日縱逢砧上宰他年終請甕中藏須知蚊睫同生息何必蟬鬚較短長黃雀慎防金彈手雕弓逢汝作羹湯



馬交石題壁

危岩屹峙渚邊高，獵獵靈旗響法璫。  
客向南山尋石虎，我思東海釣金鼈。  
誅妖悔不飛長劍，禮佛還須借寶刀。  
萬玉哀鳴天也泣，雄心長逐馬交濤。

題黃君獨峰\*香江畫展

昔從燕市起悲歌，今向南荒凍筆呵。  
擬攝法龍歸法海，還驅香象渡香河。  
六如憤世清狂久，八大傷時哭笑多。  
獨立孤峰了無畏，漫天風雪奈君何！

\*黃獨峰（1913-1998），原名黃山，號榕園，廣東揭陽人；1931年就學春睡畫院，新中國成立後任廣西藝術學院副院長。

余君平客\*把晤濠江匆匆又別悵然賦此

干戈擾攘欲何之，眼見中原走鹿麋。  
說劍尚餘豪士習，聞笳時起故園思。  
歸遭四海無家日，醉值千山欲雪時。  
一代霸才猶未老，天涯愁已鬢成絲。

\*余平客，又名余萍客、余愉，中山沙溪下澤人，著名星相學家。

歌 舞

鞞鼓誰為將將才，四郊多壘戰雲開。  
明珠暗逐輕車去，秘鑰疑招寶艦來。  
鐵鳥夜啣天上火，金龍時畏水中雷。  
朝歌朝儻成奄忽，大好江山認劫灰。

晤黃君沛功\*

浪跡從今又有詩，關山明月與君期。  
雲龍滄海賡全調，花鳥相逢儼故知。  
劍底風霜談肺腑，樽前冰雪映鬚眉。  
天寒袖薄嗟寥廓，珍重琅玕贈所思。

\* 黃沛功，號奉宣，又號心陶閣主、岐江釣徒、前清增生，世居石岐；中年以後寄寓澳門，畢生從事教育，1924年與馮秋雪、馮印雪、劉君卉、梁彥明、周佩賢等創立“雪社”，致力於詩詞創作。

得書

昨夜仙猿報我書，滄桑人事竟何如。  
烹羊莫種南山豆，佩犢誰澆北隴蔬？  
有酒亦嗟松菊改，無糧差幸鼠蛇除。  
逃荒悔被浮萍笑，安得河清返故居？

古縵

深山古調向誰操，彈出天音只自勞。  
卻怪老龍偷譜曲，還將餘響作波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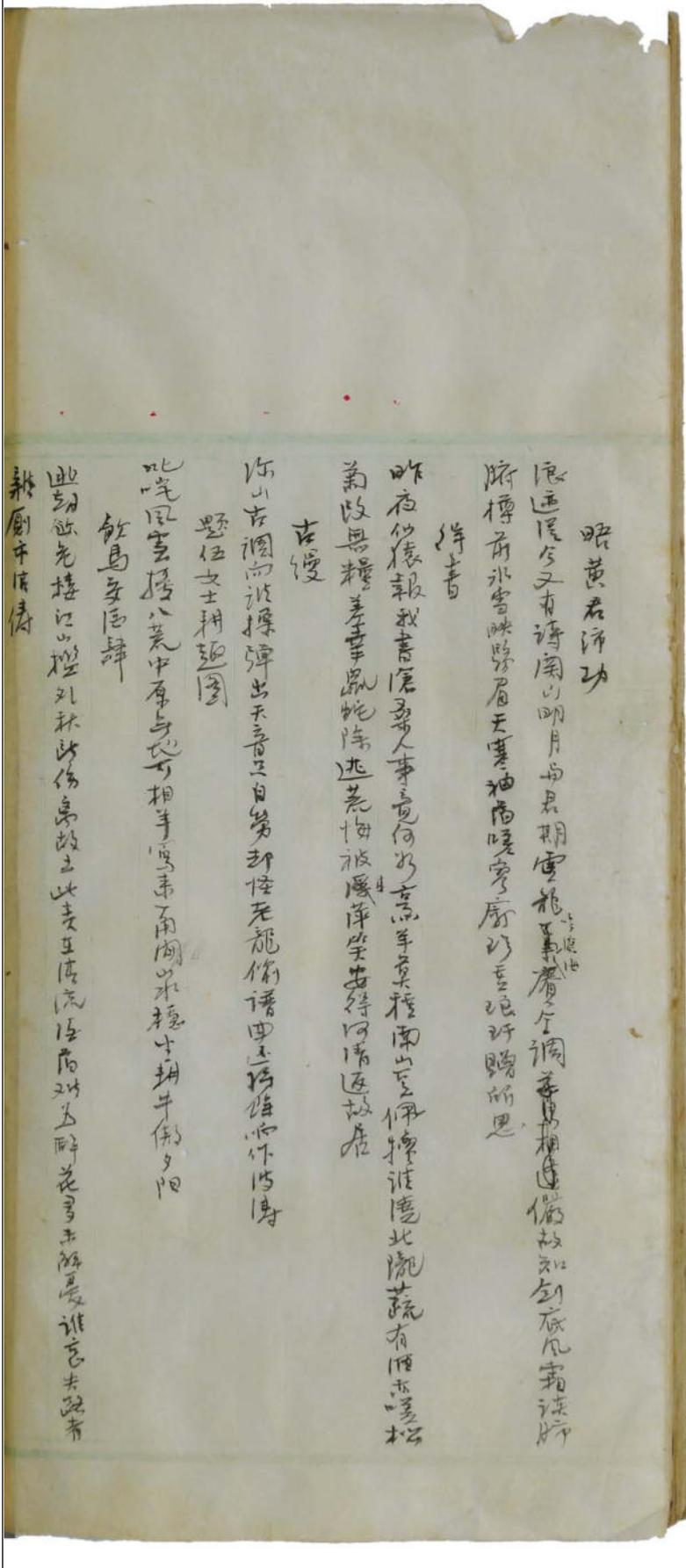
題伍女士\* 耕趣圖

叱吒風雲擾八荒，中原無地可相羊。  
寫來一角閑山水，穩坐耕牛傲夕陽。

\* 伍佩榮（1910-1979），番禺人，名畫家伍德彝（懿莊）之重孫女，畢業於廣州女子師範學校及希理達英文學校，後為高劍父門下弟子，1930年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金牌獎。

飲馬交酒肆

逃劫飲危樓，江山檻外秋。  
所傷離故土，此責在清流。  
酒薄難為醉，花多未解憂。  
誰哀失路者，雜廁市沽儔。



晤黃君沛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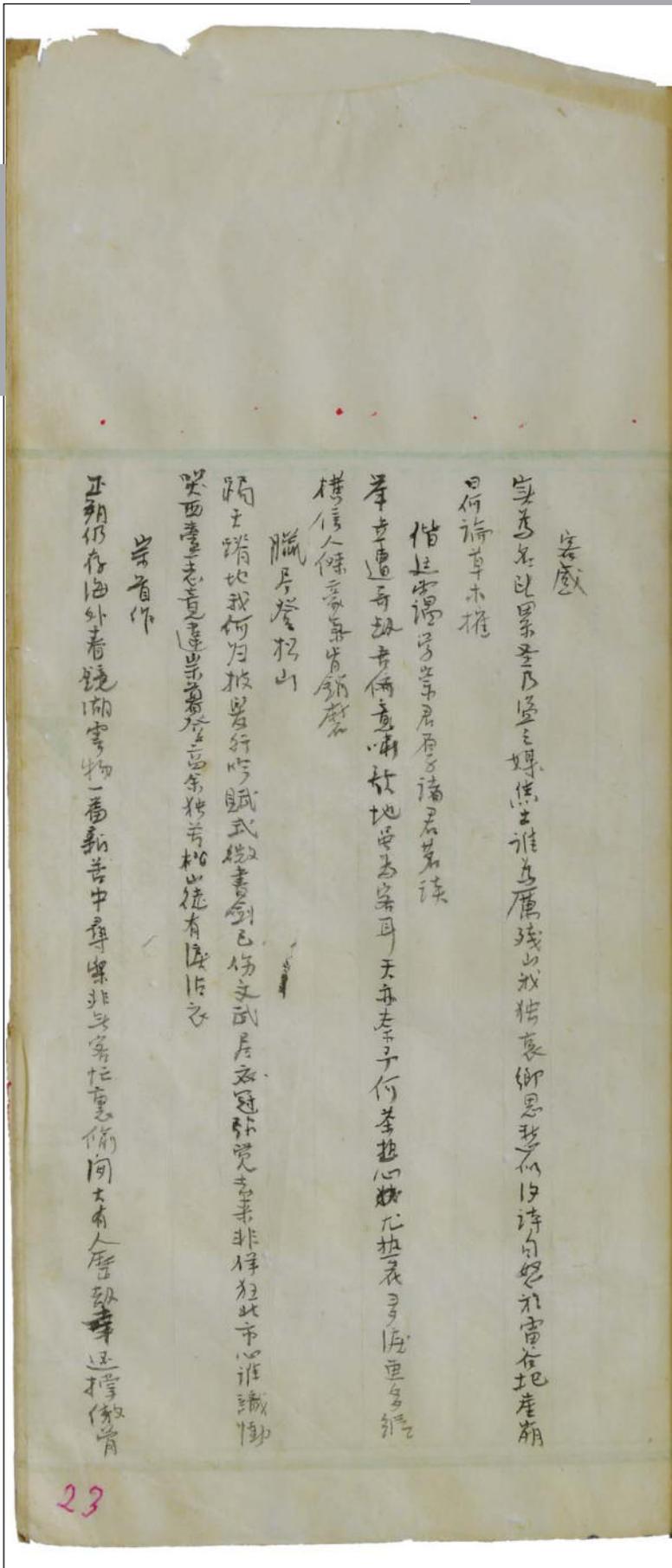
得書

古縵

題伍女士耕趣圖

飲馬交酒肆

新廟市沽儔



客感

實為名望累，聖乃盜之媒。  
焦土誰為厲，殘山我獨哀。  
鄉思愁似汐，詩句怒於雷。  
谷圯崖崩日，何論草木摧！

偕庭靄學崇君厚諸君\*茗談

舉世遭奇劫，吾儕竟嘯歌。  
地雖為客耳，天亦奈予何！  
茶熱心尤熱，花多淚更多。  
縱橫信人傑，豪氣肯銷磨。

\* 黎庭靄，香山名士、教師。學崇、君厚待查。

臘盡登松山

跼天躋地我何歸，披髮行吟賦式微。  
書劍已傷文武屬，衣冠彌覺去來非。  
佯狂北市心誰識，慟哭西臺志竟違。  
歲暮登高余獨苦，松山徒有淚沾衣。

歲首作

正朔仍存海外春，鏡湖雲物一番新。  
苦中尋樂非無客，忙裏偷閒大有人。  
歷劫幸還撐傲骨，窮荒端合臥愁身。  
姑將冷眼觀時變，聊入桃源且避秦。

客問近況賦此以答

強言故我尚依然，落拓偏多甚昔年。  
未見文章窮愈好，非關節氣老彌堅。  
側身漸覺雖無地，放眼惟知甕有天？  
東海至今悲誓鳥，西山木石不堪填。

見木棉盛開

簇簇紅棉歷亂開，教人驚憶飲高臺。  
無邊宇宙添春色，如此江山失霸才。  
銅柱待誰標馬邑，金刀何日返龍堆？  
斜陽冷奪胭脂去，徒有寒鴉帶血來。

題高劍父先生  
遊喜馬拉雅山紀念詩冊

五嶽歸來興未慵，崑崙還上最高峰。  
明知芥納須彌小，方證花開帝網重。  
萬里風光奔畫腕，一天星斗遶吟胸。  
大名夙似安排定，劍倚長空化玉龍。

1930年10月，高劍父應印度美術界邀請赴亞洲教育大會，目的是“漫遊歐亞宣傳美術”。他在中印聯合美術展覽會揭幕式講話：“西方世界要在被物性文化摧毀的廢墟上重建他們的精神家園，就必須虔誠地接受東方精神文明的洗禮。”隨後一年多其足跡遍及印度、馬來亞、柬埔寨、不丹、錫金、尼泊爾。其間曾在多國講課、寫生及臨摹古代壁畫，還登喜瑪拉雅山。廣東各界對高劍父此行十分重視，從1929年起紛紛為他賦詩壯行。《壯遊集》就是在他出訪前夕出版的。其時鄭哲園已隱居中山，因而遲至在澳門與高劍父再次相遇時才見到這本詩集。

憶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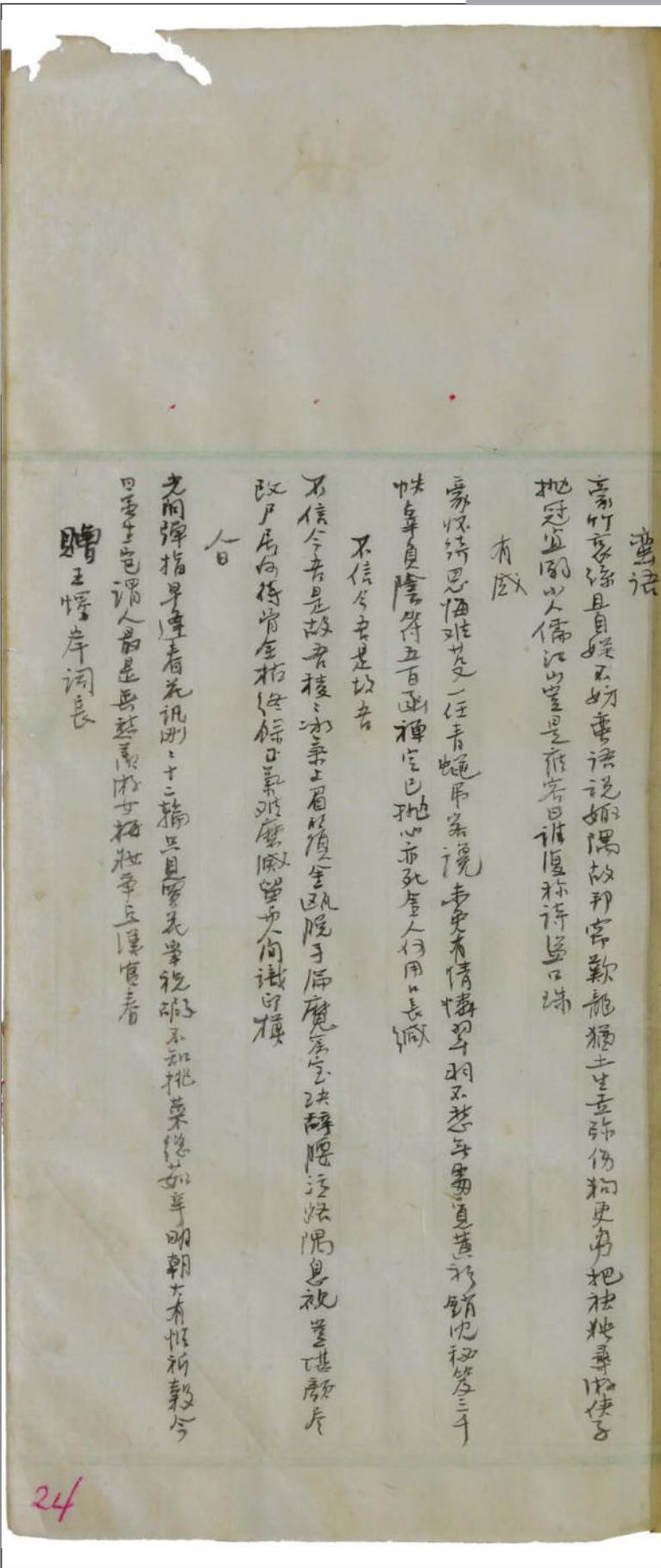
憶昔南洲闢數弓，且耕且釣雨煙叢。  
披蓑講學滄浪外，釋耜談玄水石中。  
吩咐山猿收畫筆，安排野鶴遞詩筒。  
於今文采風流盡，海角傷麟道更窮。

客問近況賦此以答  
強言故我尚依然，落拓偏多甚昔年。未見文章窮愈好，非關節氣老彌堅。側身漸覺雖無地，放眼惟知甕有天。東海至今悲誓鳥，西山木石不堪填。

見木棉盛開  
簇簇紅棉歷亂開，教人驚憶飲高臺。無邊宇宙添春色，如此江山失霸才。銅柱待誰標馬邑，金刀何日返龍堆。斜陽冷奪胭脂去，徒有寒鴉帶血來。

題高劍父先生遊喜馬拉雅山紀念詩冊  
五嶽歸來興未慵，崑崙還上最高峰。明知芥納須彌小，方證花開帝網重。萬里風光奔畫腕，一天星斗遶吟胸。大名夙似安排定，劍倚長空化玉龍。

憶昔  
憶昔南洲闢數弓，且耕且釣雨煙叢。披蓑講學滄浪外，釋耜談玄水石中。吩咐山猿收畫筆，安排野鶴遞詩筒。於今文采風流盡，海角傷麟道更窮。



“南洲”實為今石岐亭子下、昔南門河畔的鄭家屋地，因未蓋房，部分暫租給農民種菜，臨河搭了間外形似亭的杉皮小屋。屋架河上，用竹木小橋連通岸上，這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五峰山房”。鄭哲園在此前後幾年教了十餘名學生，因材施教，例如黃居素專攻《史記》和《昭明文選》，竟培養出兩位中山縣長（黃居素、鄭天健）和一位石岐鎮長（陳思危），還有像蕭志衝那樣的新聞記者、抗日將領。

蠻語

豪竹哀絲且自娛，不妨蠻語說嫵隅。  
故邦竊歎龍猶土，生世彌傷狗更芻。  
把袂獨尋遊俠子，拋冠宜溺小人儒。  
江山豈是雍容日，誰復稱詩盜口珠？

有感

豪懷綺思悔難芟，一任青蠅弔客讒。  
未免有情憐翠羽，不愁無處覓黃衫。  
銷沉秘笈三千帙，辜負陰符五百函。  
禪定已拋心亦死，金人何用口長緘。

不信今吾是故吾

不信今吾是故吾，稜稜冰氣上眉鬚。  
金甌脫手淪魔窟，寶玦辭腰泣路隅。  
息視豈堪顏盡改，屍居何待骨全枯。  
終餘正氣難磨滅，留與人間識印模。

人日

光陰彈指早逢春，花訊剛剛十二輪。  
只見買花爭祝嘏，不知挑菜總茹辛。  
明朝大有惟祈穀，今日雖生豈謂人？  
最是無愁羨遊女，梅妝爭點漢宮春。

贈王惺岸\*詞長

詩壇競說王除夕，按歲編年例有詩。  
 (君每年除夕必有詩，故有王除夕之稱。)  
 妙以文思驅豹虎，能捋史筆鏄蛟螭。  
 (余最賞君“歲改行看虎自藏”之句)  
 君於鼎沸猶談道，我卻缶鳴獨賣癡。  
 (余亦有《臘盡登松山詩》)  
 心事更煩詹尹卜 (君於王家之學甚精)，  
 天涯愁誦楚人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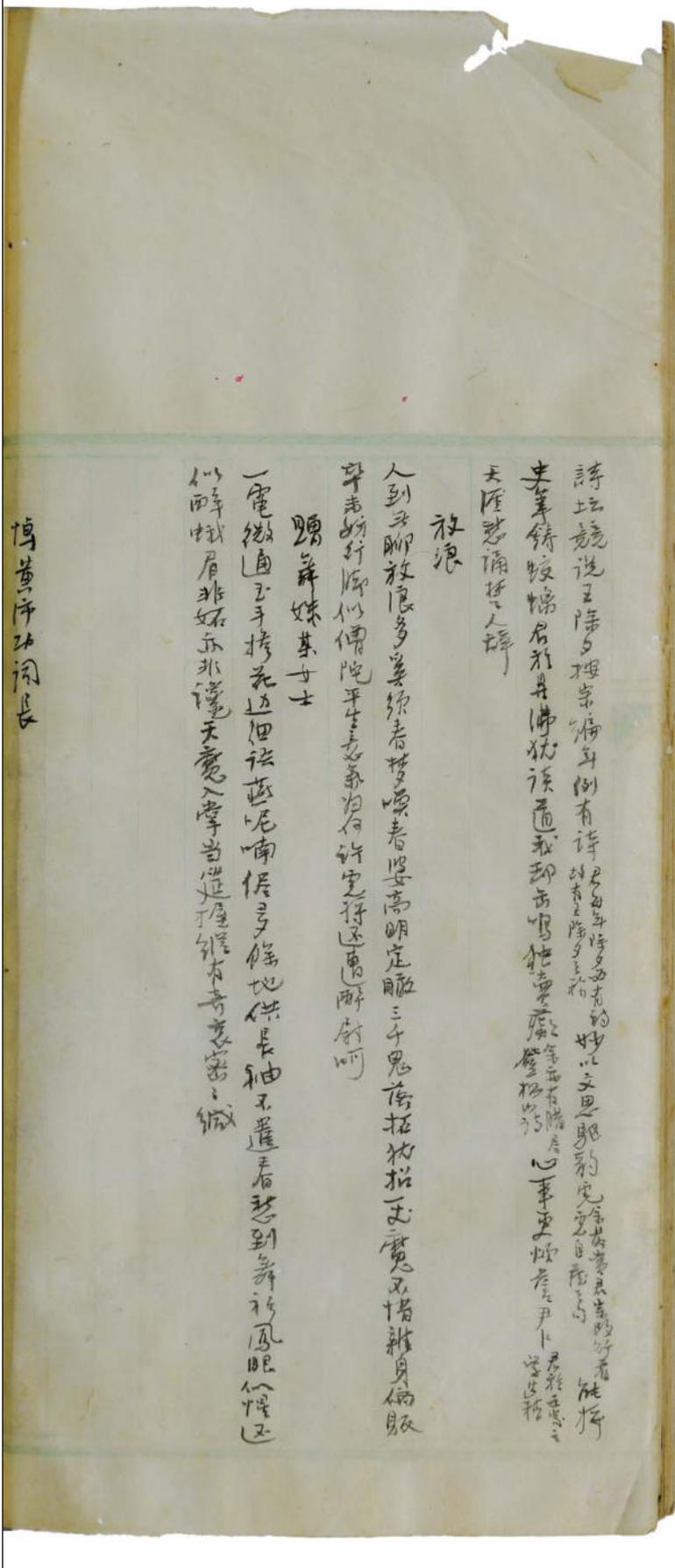
\*王惺岸，澳門詩人，曾為《澳門通報》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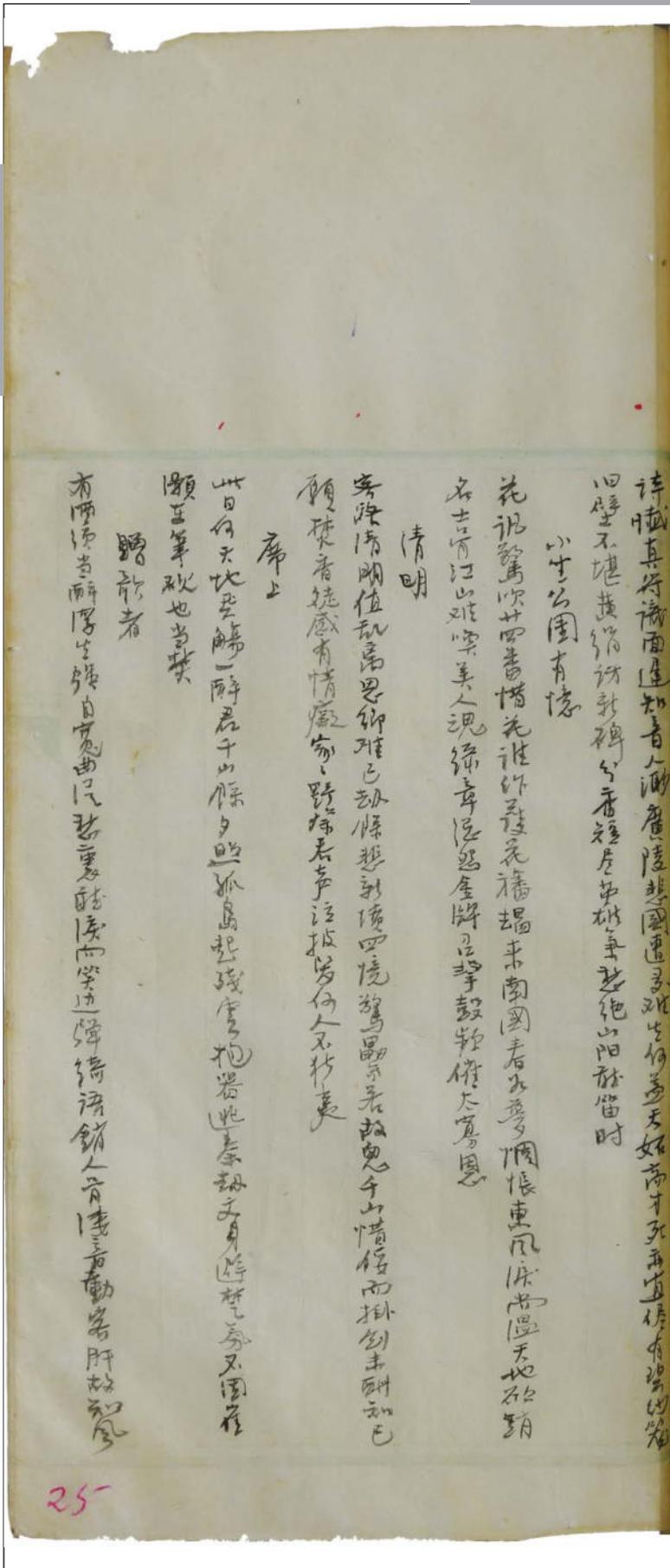
放浪

人到無聊放浪多，奚須春夢喚春婆。  
 高明定噉三千鬼，落拓猶招一丈魔。  
 不惜雜身儕販卒，未妨行腳似僧陀。  
 平生意氣歸何許，虎將還遭醉尉呵。

贈舞姝某女士

一電微通玉手搵，花邊細語燕呢喃。  
 儘多餘地供長袖，不遣春愁到舞衫。  
 鳳眼似惺還似醉，蛾眉非妬亦非讒。  
 天魔入掌當筵握，縱有奇哀密密緘。





悼黃沛功詞長

詩讖真符識面遲，知音人渺廣陵悲。  
國遭多難生何益，天妬高才死亦宜。  
儘有碧紗籠舊壁，不堪黃絹訪新碑。  
分香短盡英雄氣，愁絕山陽聽笛時。

小坐公園有憶

花訊驚吹廿四番，惜花誰作護花幡。  
竭來南國春如夢，惆悵東風淚尚溫。  
天地欲銷名士骨，江山難喚美人魂。  
綠章總怨金牌召，擊鼓頻催太寡恩。

清明

客路清明值亂離，思鄉難已劫餘悲。  
新墳四境驚鶩若，故鬼千山惜餒而。  
掛劍未酬知己願，焚香徒感有情癡。  
家家野祭吞聲泣，披髮何人不狄夷。

席上

此日何天地，飛觴一醉君。  
千山餘夕照，孤島起殘雲。  
抱器逃秦劫，文身避楚氛。  
不因崔灑在，筆硯也當焚。

贈歌者

有酒須當醉，浮生強自寬。  
曲從愁裏聽，淚向笑邊彈。  
綺語銷人骨，淒音動客肝。  
故知風月好，高處不勝寒。

澧川同志晤談漫成此作

相期岩壑隱，何意此間逢。  
寥落干戈際，蒼茫雲水蹤。  
君藏還似豹，吾道亦猶龍。  
倘有驚人句，攜登落雁峰。

逢吳君肇鍾\*即贈

漫道秦能帝，臣飢馬尚肥。  
江山餘俠骨，天地起儒衣。  
劍向寰中識，符應海外飛。  
所思人不迷，攜手與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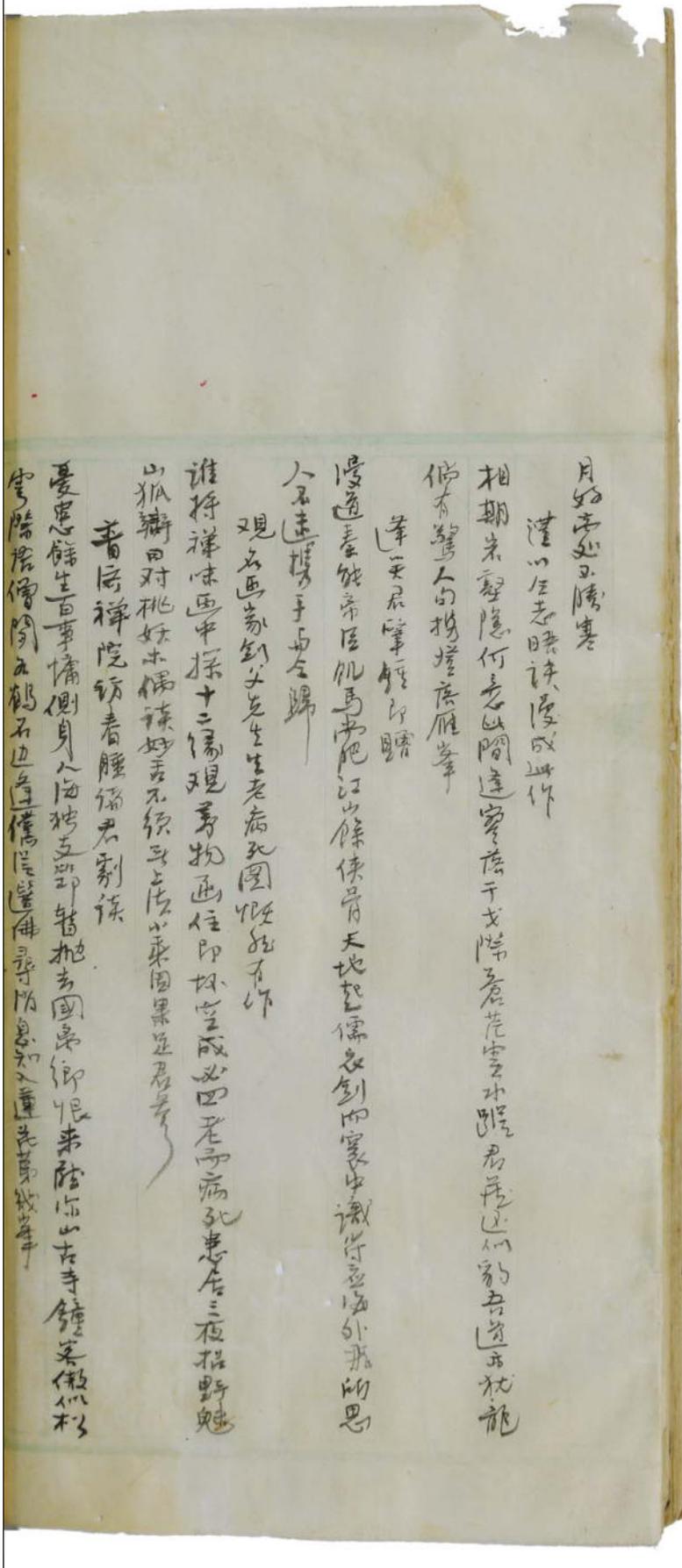
\*吳肇鍾（1887-1967），字唯龕，號白鶴道人，名拳師，三水西南鎮高豐村人，出生於澳門；著有《拳經》《劍說》等，門徒遍港澳；擅詩書，精醫術，歷任香港中醫師會理事長、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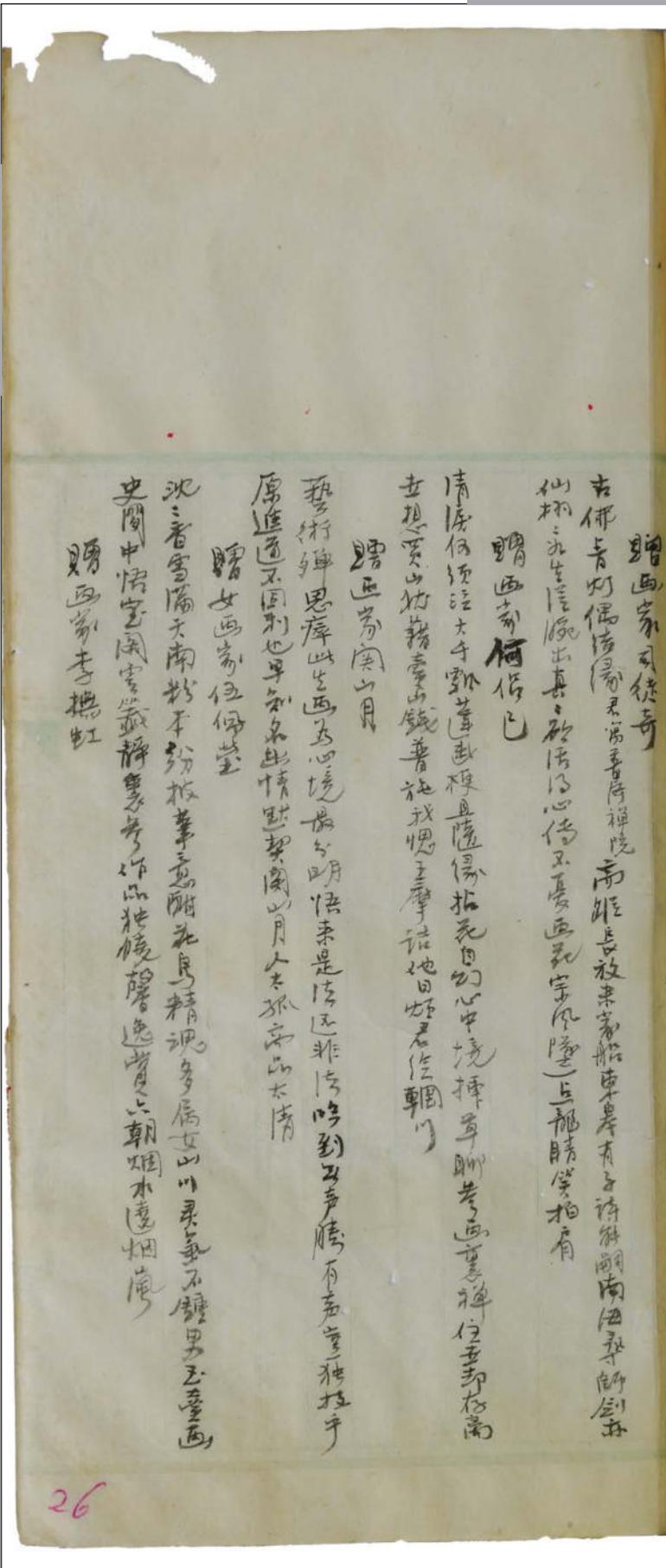
觀名畫家劍父先生生老病死圖  
慨然有作

誰將禪味畫中探，十二緣觀萬物函。  
住即壞空成必四，老而病死患居三。  
夜招野魅山孤辯，日對桃妖木偶談。  
妙舌不須無上法，小乘因果足君參。

普濟禪院訪春睡諸君劇談

憂患餘生百事慵，側身人海獨支筇。  
暫拋去國離鄉恨，來聽深山古寺鐘。  
客傲似松雲際語，僧閑如鶴石邊逢。  
儻從選佛尋消息，知入蓮花第幾峰？





贈畫家司徒奇\*

古佛青燈偶結緣（君寓普濟禪院），  
高蹤長放米家船。  
東泉有子詩能嗣，南海尋師劍亦仙。  
栩栩如生從腕出，真真欲活得心傳。  
不憂畫苑宗風墜，一點龍睛笑拍肩。

\*司徒奇（1907-1997），廣東開平赤坎人；1924年考入廣州市美術學校，兩年後轉入上海中華藝術大學就讀，畢業後在廣州創辦烈風美術學校；1950年遷居澳門，1960年遷居香港，1963年主辦香港東方藝術學院；1976年全家移民加拿大。

贈畫家何侶已\*

清淚何須泣大千，飄蓬斷梗且隨緣。  
拈花自幻心中境，插草聊參畫裏禪。  
住世卻存離世想，買山猶藉賣山錢。  
普施我愧王摩詰，他日煩君繪輞川。

\*何磊（1916-1978），原名侶紀，廣東順德人，十五歲投入高劍父門下，改其名曰“磊”；新中國成立後從香港回到廣州，曾任廣州人民美術社社長、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教師、廣東美協理事等職。

贈畫家關山月\*

藝術殫思瘁此生，畫為心境最分明。  
悟來是法還非法，吟到無聲勝有聲。  
豈獨技乎原進道，不因利也早知名。  
幽情默契關山月，人太孤高品太清。

\*關山月（1912-2007），又名關澤霽，廣東陽江人，1935年入“春睡畫院”，1940年春首次於澳門、香港、湛江舉辦個人畫展，之後自廣東出發，經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青海、陝西等省區，邊寫生，邊創作；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美術家協會主席、廣東畫院院長。

贈女畫家伍佩瑩

沉沉香雪滿天南，粉本紛披筆意酣。  
花鳥精魂多屬女，山川靈氣不鍾男。  
玉臺畫史閒中悟，寶閣雲籤靜裏參。  
作品獨饒馨逸賞，六朝煙水遶煙嵐。

贈畫家李撫虹\*

風流重見李青蓮，清響惟君嗣謫仙。  
塵俠豈徒紅拂識，山人曾以白衣傳。  
詩中有畫唐摩詰，筆下如刀漢史遷。  
醉撫長虹傷既往，酣歌宜入酒家眠。

\*李撫虹(1902-1990)，原名李耀民，別字照人，廣東新會人，畢業於廣州法政專門學校，後入春睡畫院；既而東遊日本，歸國後潛心創作；歷任廣州市立藝專暨廣州南中美術院秘書、教授、署理校長，香港書畫學會會長，劍虹畫院院長。

贈畫家王霞川\*

我來尚未識霞川，已悉高才藝海傳。  
竟化龍飛能法古，驟驚驄失直通仙。  
茫茫雲壑成平路，渺渺煙波有畫船。  
但願天河長洗甲，呼鸞同上最高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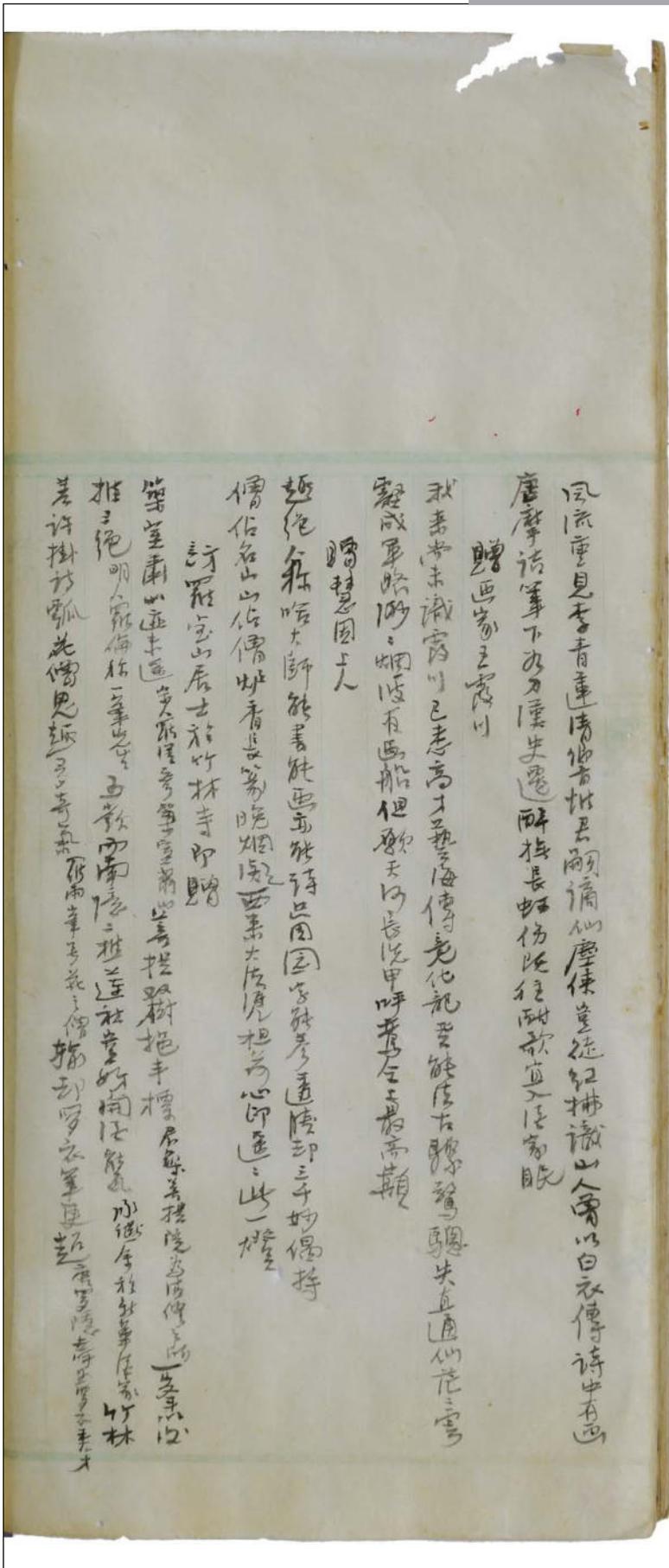
\*原題誤書“王霞川”，應為黃霞川(1911-1991)，字鶯兒，號大誰，中山沙溪龍頭環人；弱冠隨梁雲樵習畫，1934年考入廣州市立美術學校西洋畫系，1938年畢業，同年拜高劍父為師，“七·七”抗戰後隨師遷徙澳門；1941年曾與方人定等組織“再造社”；抗戰勝利後息影家門，隱居凡四十年。上世紀80年代箋註者造訪黃霞川時，談起過去，他得意非常地背誦了鄭哲園這首贈詩，可見此詩題的“王”字確是誤寫。

贈慧因上人\*

趣絕人稱哈大師，能書能畫亦能詩。  
只因圓字能參透，勝卻三千妙偈持。

僧佔名山山佔僧，爐香長篆晚煙凝。  
西來大法憑擔荷，心印遙遙此一燈。

\*慧因法師自1939年起，繼濟航法師後主持普濟禪院五十年，1979年圓寂。今普濟禪院內築有慧因大師紀念亭。慧因法師熱心社會文化，1938年春睡同人抵澳得他熱情接待，安排住於妙香堂，高劍父及一眾弟子在此瑩居作畫，寺僧也時相討教。



無題  
 昨宵天上會雙星，今夕雙星降小亭。  
 鉤弋迷藏言外指，長生細語醉中聽。  
 生香□□眉先翠，□□□□眼特青。  
 一寸芳蹤一寸土，金釵微墮付山靈。  
 書生何敢約天臺，送暖偏教一笑來。  
 榮寵自天花在抱，深情如海玉初偎。  
 點兵未必收殘疾，奪婿誰知到不才。  
 碌碌此身何所取，暗投明月尚疑猜。

## 訪羅寶山居士於竹林寺即贈

築室蕭山跡未遙，(宋人羅傳參築室蕭山)  
 菩提雙樹挹豐標。(君築菩提院為清修之所)  
 一峰以後推三絕，(明人羅倫稱一峰先生)  
 五嶺而南憶二樵。  
 蓮社豈妨開酒甕，(承謙余於新華酒家)  
 竹林差許掛詩瓢。  
 花僧鬼趣多奇氣，(羅兩峰寫花之僧)  
 輸卻羅衣筆更超。(唐羅隱世呼為羅衣秀才)

## 無題

昨宵天上會雙星，今夕雙星降小亭。  
 鉤弋迷藏言外指，長生細語醉中聽。  
 生香□□眉先翠，□□□□眼特青。  
 一寸芳蹤一寸土，金釵微墮付山靈。  
 書生何敢約天臺，送暖偏教一笑來。  
 榮寵自天花在抱，深情如海玉初偎。  
 點兵未必收殘疾，奪婿誰知到不才。  
 碌碌此身何所取，暗投明月尚疑猜。

冉冉雲英捧玉漿，□□□□□□□。  
 疑雲疑雨春如夢，非霧非花夜有香。  
 偶現色身開法界，乍遊幻境破天荒。  
 漏深輒起添銀燭，愛惜光陰照海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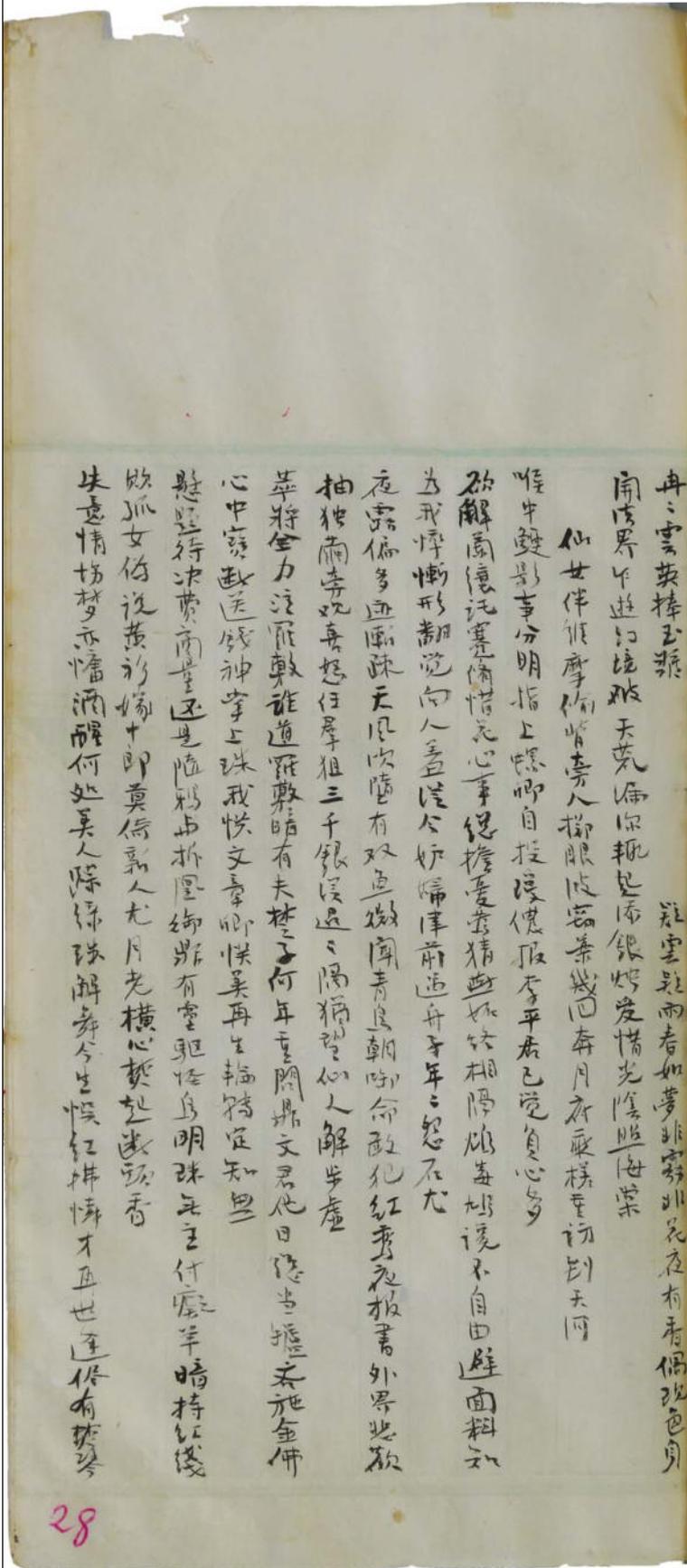
□□□□□□□□  
 仙女伴維摩，偷背旁人擲眼波。  
 竊藥幾回奔月府，乘槎重訪到天河。  
 □□□□喉中鯁，影事分明指上螺。  
 卿自投瓊儂報李，平居已覺負心多。

欲解蘭纒託蹇修，惜花心事總擔憂。  
 鶯猜燕妬終相隔，鳩毒鳩讒不自由。  
 避面料知為我悴，慚形翻覺向人羞。  
 從今妒婦津前遇，舟子年年怨石尤。

夜露偏多跡漸疏，天風吹墮有雙魚。  
 微聞青鳥朝啣命，敢犯紅鸞夜報書。  
 外界悲歡抽獨繭，旁觀喜怒任群狙。  
 三千銀漢迢迢隔，猶望仙人解步虛。

萃將全力泣羅敷，誰道羅敷暗有夫？  
 楚子何年重問鼎，文君它日總當鑪。  
 吝施金佛心中寶，斷送錢神掌上珠。  
 我誤文章卿誤美，再生輪轉定知無。

懸題待決費商量，還是隨鴉與拆凰。  
 御鼎有靈驅怪鳥，明珠無主付癡羊。  
 暗持紅線欺孤女，偽說黃衫嫁十郎。  
 莫倚新人尤月老，橫心焚起斷頭香。



冉冉雲英捧玉漿

開法界乍遊幻境破天荒漏深輒起添銀燭愛惜光陰照海棠

唯中變影事分明指上螺卿自投瓊儂報李平居已覺負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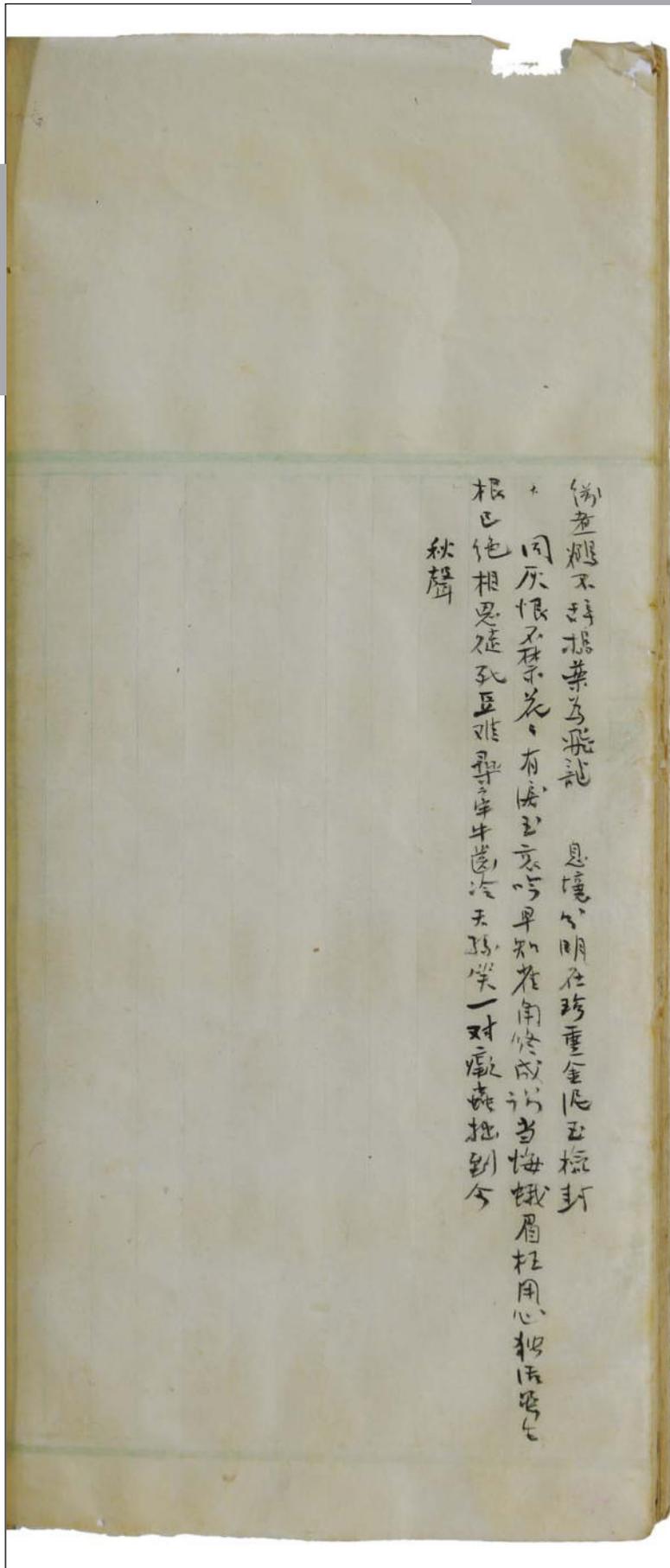
欲解蘭纒託蹇修惜花心事總擔憂鶯猜燕妬終相隔鳩毒鳩讒不自由避面料知為我悴慚形翻覺向人羞從今妒婦津前遇舟子年年怨石尤

夜露偏多跡漸疏天風吹墮有雙魚微聞青鳥朝啣命敢犯紅鸞夜報書外界悲歡抽獨繭旁觀喜怒任群狙三千銀漢迢迢隔猶望仙人解步虛

萃將全力泣羅敷誰道羅敷暗有夫楚子何年重問鼎文君它日總當鑪吝施金佛心中寶斷送錢神掌上珠我誤文章卿誤美再生輪轉定知無

懸題待決費商量還是隨鴉與拆凰御鼎有靈驅怪鳥明珠無主付癡羊暗持紅線欺孤女偽說黃衫嫁十郎莫倚新人尤月老橫心焚起斷頭香

疑雲疑雨春如夢非霧非花夜有香偶現色身開法界乍遊幻境破天荒漏深輒起添銀燭愛惜光陰照海棠



失意情場夢亦慵，酒醒何處美人蹤？  
 綠珠解舞今生誤，紅拂憐才再世逢。  
 儘有焚琴緣煮鶴，不辭搗藥為飛龍。  
 □□息壤分明在，珍重金泥玉檢封。

同灰恨不禁，花花有淚玉哀吟。  
 早知雀角終成訟，當悔蛾眉枉用心。  
 獨活雖生根已絕，相思徒死豆難尋。  
 牽牛齒冷天孫笑，一對癡蟲拙到今。

秋聲

失意情場夢亦慵，酒醒何處美人蹤？  
 綠珠解舞今生誤，紅拂憐才再世逢。  
 儘有焚琴緣煮鶴，不辭搗藥為飛龍。  
 □□息壤分明在，珍重金泥玉檢封。

□□同灰恨不禁，花花有淚玉哀吟。  
 早知雀角終成訟，當悔蛾眉枉用心。  
 獨活雖生根已絕，相思徒死豆難尋。  
 牽牛齒冷天孫笑，一對癡蟲拙到今。

題作“無題”，似步李商隱，其實寫的還是青樓詩，與他青少年時代的“豔體”並無二致，祇是在歲月和環境的雙重逼迫下，隱約多了份滄桑感；居澳以來，生活雖苦，畢竟安定下來，逞強的舊習重又萌生，這就是〈無題〉詩產生的背景。其實，鄭哲園祇是依附兄長過活，若說經常出入秦樓楚館，不管癡人說夢。——既如此，不妨把它當作夢話讀吧。

### 秋 聲（存題）

贈老畫家張純初先生\*

飄然風度識仙顏，邱壑藏胸獨掩關。  
北苑漸看山色改，南宮惟侶石頭頑。  
畫蘭有恨根安託，繪竹無心淚總斑。  
翻咎漢家多讓德，文身何事竄荆蠻。

張逸（1869-1943），字純初，別署禺山山人、無競老人；習畫於居廉，擅牡丹，清遊會同人，抗戰時居澳門。

贈呈黎澤闈\*前輩

落日蒼茫江海深，千秋巨眼識焦琴。  
七襄雲錦推高手，一片冰壺貯素心。  
金石不渝堅筇擬，弦歌無改古風尋。  
九天磬效知鸞奏，都是黃鍾大呂音。

\*黎澤闈，詩人，畫家，國畫研究會會員，與陳樹人、黎慶恩、張純初等為清遊會發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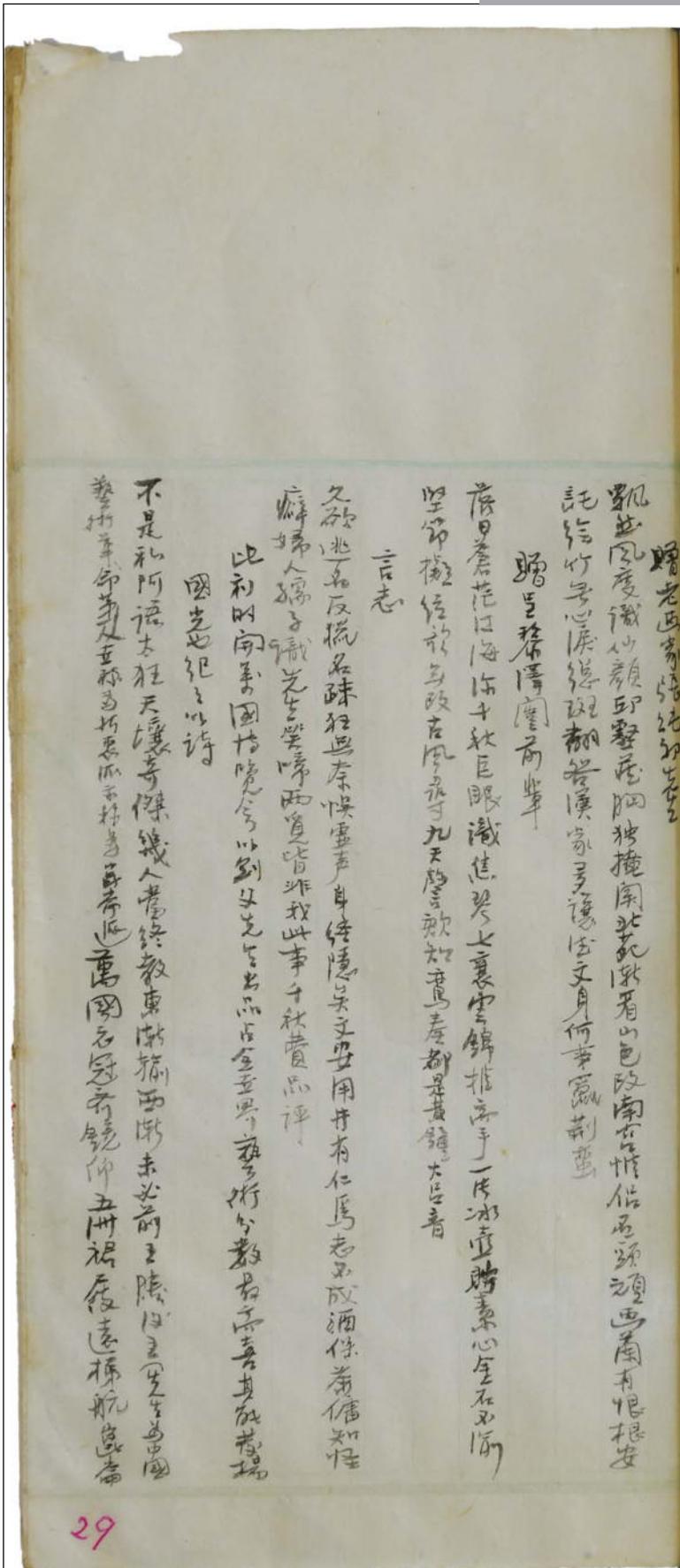
言志

久欲逃名反獵名，疎狂無奈悞虛聲。  
身經隱矣文安用，井有仁焉志不成。  
酒保茶傭知怪癖，婦人孺子識先生。  
笑啼兩覓皆非我，此事千秋費品評。

比利時開萬國博覽會以劍父先生  
出品佔全世界藝術分數最高  
喜其能發揚國光也紀之以詩

不是私阿語太狂，天壤奇傑幾人當。  
終教東漸輸西漸，未必前王勝後王。  
（先生為中國藝術革命第一人，  
世稱為折衷派，亦稱為崑崙派。）  
萬國衣冠齊鏡仰，五洲裙屐遠梯航。  
崑崙獨樹神州幟，藝海長瞻日月光。

比利時萬國博覽會是在1910年6月召開的，高劍父的〈江關蕭瑟〉、〈絕代名姝〉兩畫獲評最優等獎。此乃三十多年前舊事，此詩或是昔日所作，或為後在普濟禪院重睹劍父畫作而賦詩。



飛鶴同志別已多年邇同作客濠江  
獲相把晤吟此以贈

誰向天河挽帝弓？書生戎馬亦英雄。  
閉門早著三都賦，破浪曾披萬里風。  
車笠豈拘雙影隔，圭璋猶幸兩心同。  
關梁短髮重相見，銅狄摩娑泣故宮。

往香江別澳中諸友

親故無勞問死生，山僧此去總無名。  
人非太上原難別，事到其間不可爭。  
芥挾須彌從孔出，藕牽菩薩入絲行。  
法華未歇終攜手，仙鶴橫江玉宇清。

贈畫家吳君梅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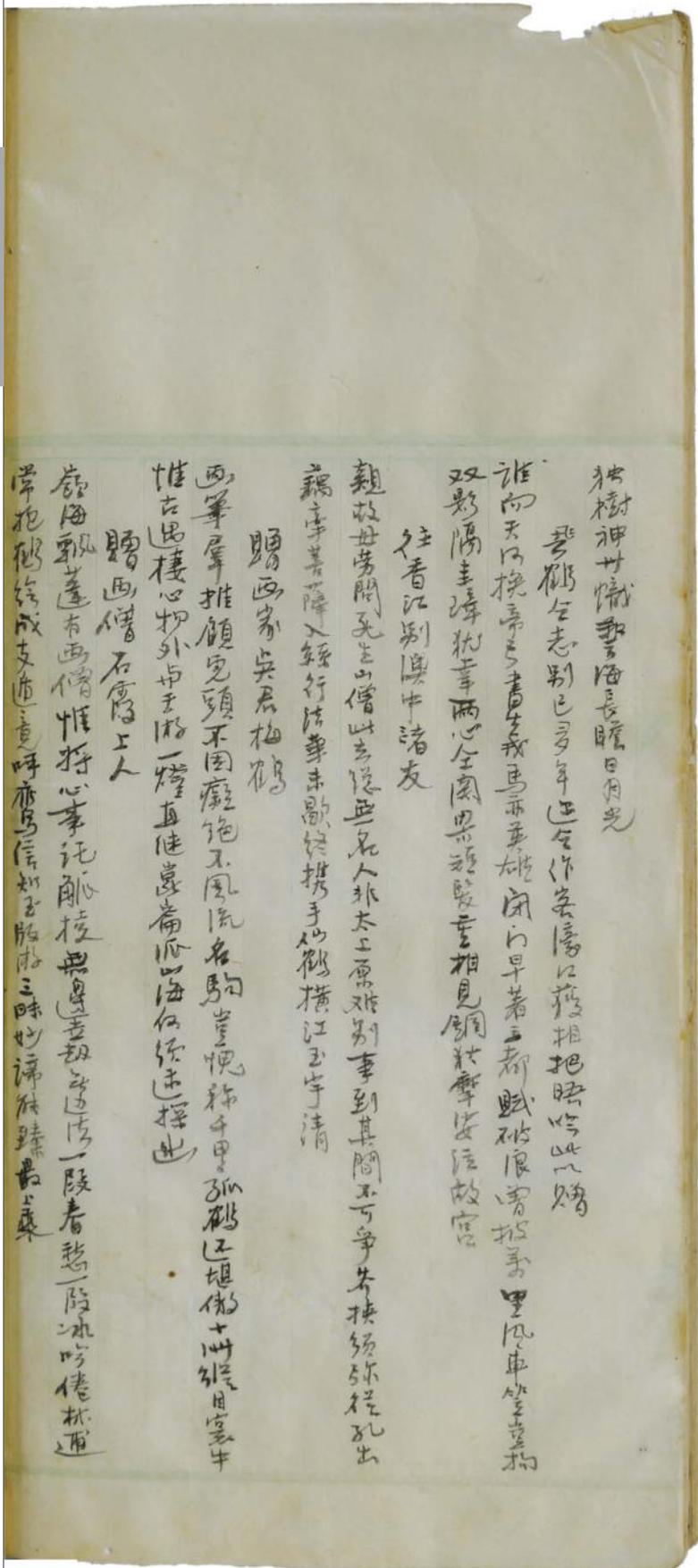
畫筆群推顧虎頭，不因癡絕不風流。  
名駒豈愧稱千里，孤鶴還堪傲十洲。  
縱目寰中惟古遇，棲心物外與天遊。  
一燈直繼崑崙派，山海何須迷探幽。

\*吳梅鶴，香山翠微人，李瑤屏弟子；壯年後居鄉間，常到澳門以當地風貌入畫，頗受葡人歡迎；1924年澳門舉行藝術展覽會，其作品獲最優等獎章；1930年創辦“香港藝術學校”；1940年參加高劍父、張谷雛、李景康等組織的中國藝術協會。

贈畫僧石霞上人\*

嶺海飄蓬有畫僧，惟將心事託觚稜。  
無邊世劫無邊法，一段春愁一段冰。  
吟倦林逋常抱鶴，繪成支遁竟呼鷹。  
信知玉版遊三昧，妙諦能臻最上乘。

\*石霞上人，南京古雞鳴寺方丈。



僦居下環日對故鄉山色漫題於壁

衣帶盈盈一葦航，僦居尤喜近吾鄉。  
山川日接愁人眼，空抱鄉心對夕陽。

詠史

生幸有橋藏豫讓，死愁無塚傍要離。  
簫聲吹徹蓮花逕，不見風塵李藥師。

豫讓、要離都是春秋戰國時期捨身護主的刺客，“風塵三俠”之一的李靖則是扶助李世民建立大唐的名將。“詠史”意在喻今，慨歎國中無人，遂使倭奴得逞。

秋日思鄉作

國門一越即天涯，蕭瑟秋風動客懷。  
絕好江山回首望，青蔥還似舊時佳。

贈青年畫家陳叔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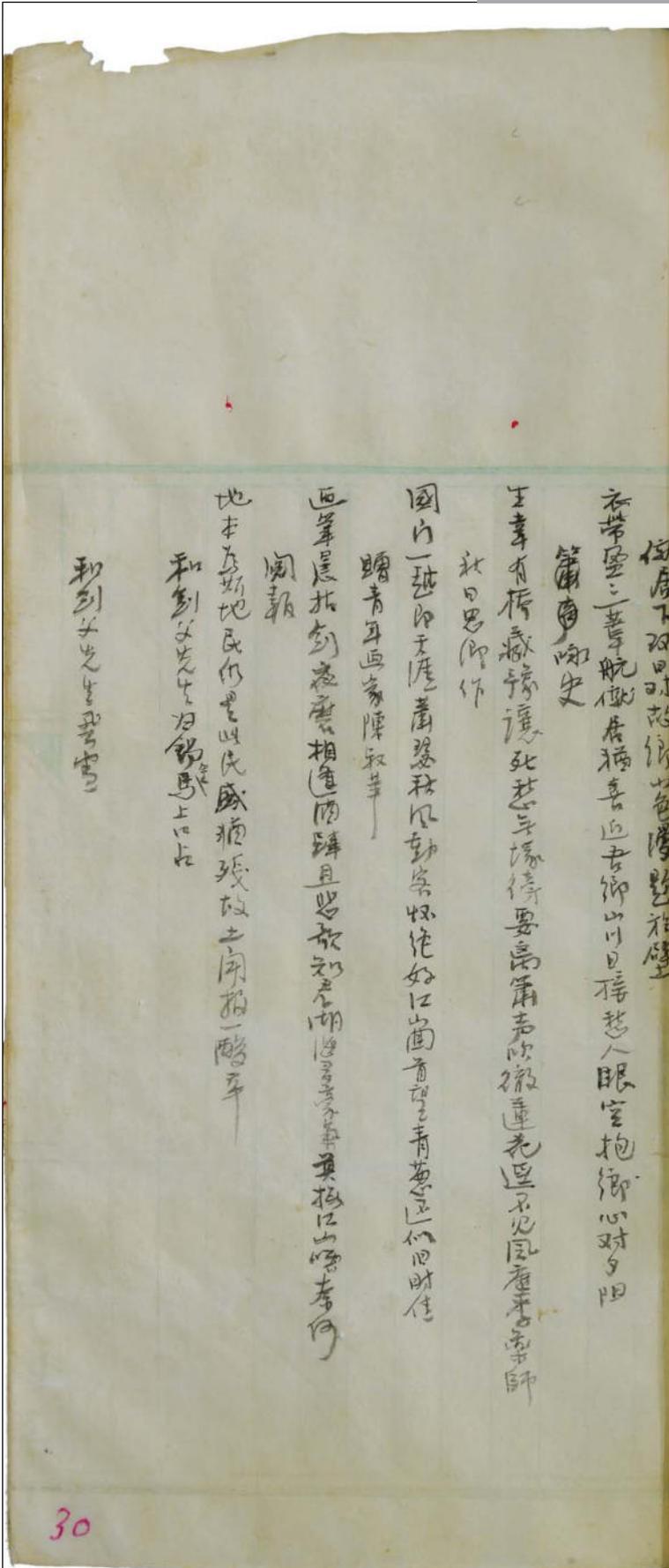
畫筆晨拈劍夜磨，相逢酒肆且悲歌。  
知君湖海多豪氣，莫撫江山喚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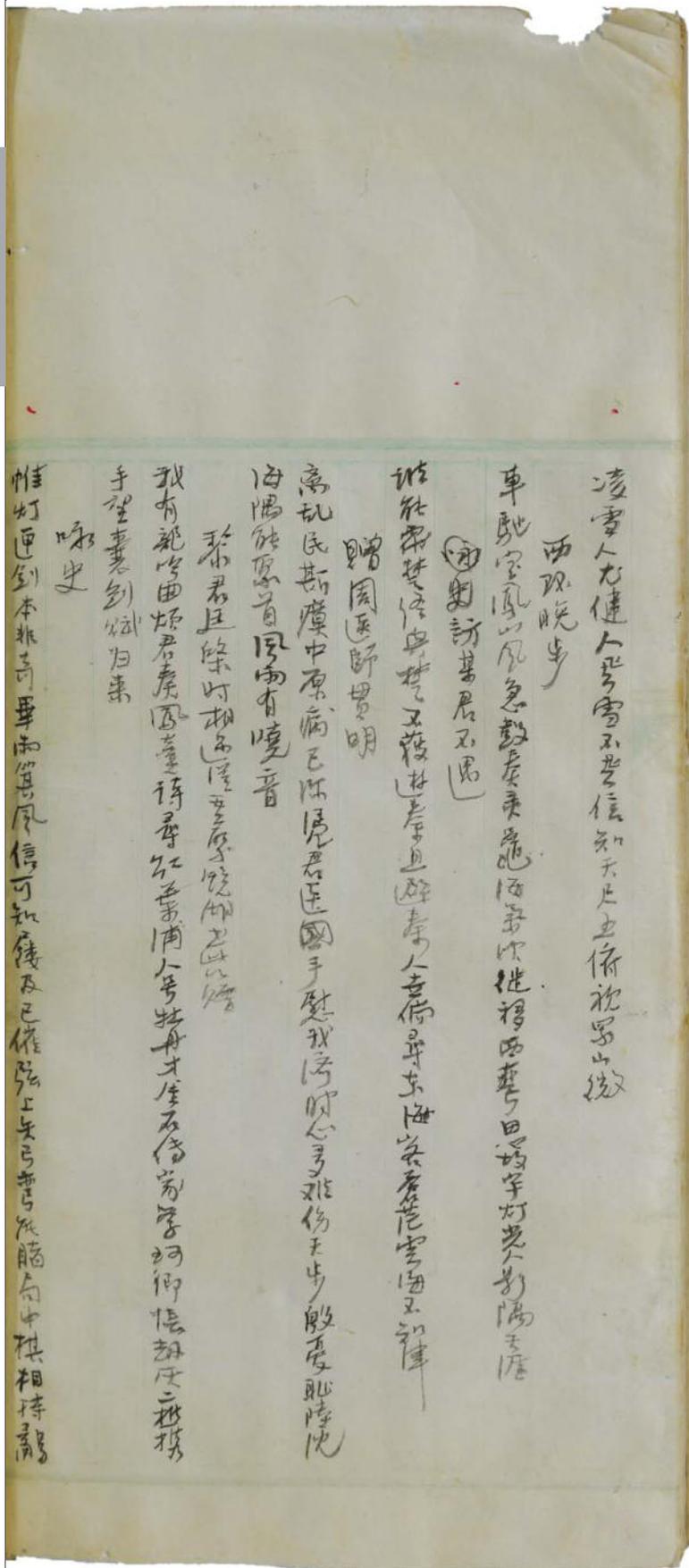
\* 陳叔華疑為陳叔舉之誤。陳舉舉，名肇愷。據澳門博物館館藏〈因樹園耆舊會圖〉，圖繪於1941年，張白英繪、張觀園題，此外尚有陳叔舉等多位名士寫跋。因樹園即張園，是澳門三大名園之一。主人張仲球耽書好佛，常聚友於張園，共研書畫和佛學，並組織“陶社”的詩會。《五峰山房詩集》中有〈張園聞歌〉，可知鄭哲園也是座上客之一。他大概就是在那裏認識陳叔舉、張白英等人的。當年見面互送名片未成慣例，誤聽誤記名字也是可能的。巧合的是，他把陳叔舉和張白英的名字都記錯一字了。

閱報

地本為斯地，民仍是此民。  
感猶殘故土，聞報一酸辛。

和劍父先生歸錫金馬上口占（存題）





和劍父先生飛雪

凌雪人尤健，人飛雪不飛。  
信知天尺五，俯視眾山微。

西環晚步

車馳寶鳳山風急，鼓奏靈龜海氣吹，  
徙移西轡思故宇，燈光人影隔天涯。

訪某君不遇

誰能覆楚終興楚，不獲遊秦且避秦。  
人世倘尋東海客，蒼茫雲海不知津。

贈周醫師貫明\*

離亂民斯瘼，中原病已深。  
憑君醫國手，慰我濟時心。  
多難傷天步，殷憂恥陸沈。  
海隅能聚首，風雨有嘵音。

\* 周貫明，醫師，詩人，畢業於廣東公立醫藥專門學校，原於廣州西堤開辦醫務所，抗日戰爭期間遷居澳門。

黎君廷燊時相過從  
重聚鏡湖書此以贈

我有龍吟曲，煩君奏鳳臺。  
詩尋紅葉浦，人號牡丹才。  
金石傳家學，珂卿悵劫灰。  
二樵攜手望，囊劍賦歸來。

\* 黎廷啟，中山雨芬中學教師，抗戰期間隨校遷澳門。

詠史

惟燈匣劍本非奇，畢雨箕風信可知。  
屢及已催弦上矢，弓彎能睹局中棋。  
相持鷓蚌譏交病，爭較雞蟲笑汝癡。  
天道好還窮必反，此心終有悔之時。

託身似燕來日大難  
風雨飄搖感喟而作

亂世全軀且自污，方知難得是糊塗。  
生兮忍辱真慚粟，老矣無能祇啜舖。  
去國漸隨渝俗舞，憂天偏類杞人愚。  
託身尚似危巢燕，不待梁摧淚已枯。

葡國詩人賈梅士誕辰到鵲巢公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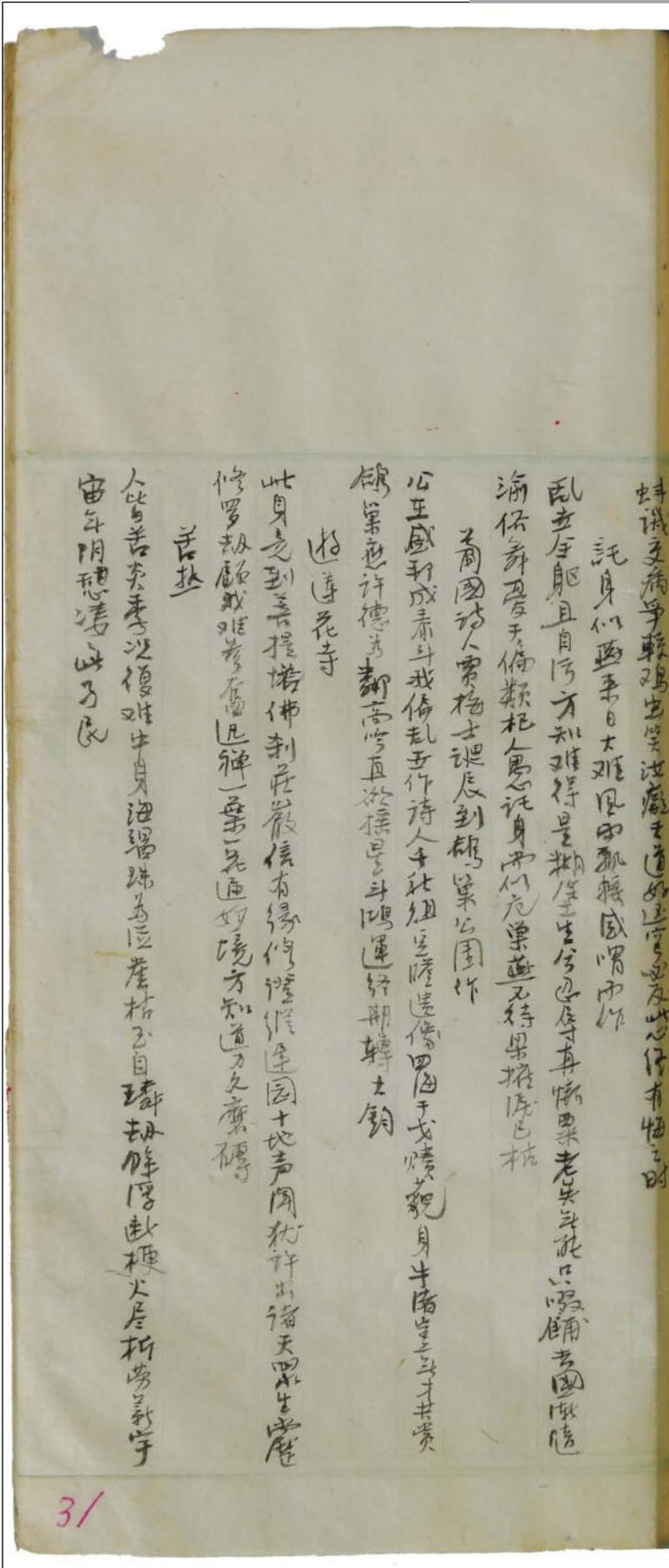
公在盛邦成泰斗，我偏亂世作詩人。  
千秋俎豆瞻遺像，四海干戈賸藐身。  
牛渚豈無才共賞，鵲巢應許德為鄰。  
高吟直欲搖星斗，鴻運終期轉大鈞。

遊蓮花寺

此身竟到菩提塔，佛剎莊嚴信有緣。  
修證縱逢園十地，聲聞猶許出諸天。  
眾生尚歷修羅劫，願我難參奮迅禪。  
一葉一花通妙境，方知道力久磨磚。

苦熱

人皆苦炎季，沉復難中身。  
海竭珠為泣，崖枯玉自憐。  
劫餘浮斷梗，火盡折勞薪。  
宇宙無陰翳，淒淒此子民。



31

張園聞秋  
 此日傷流落，何心作雅遊？  
 暫將絃外意，聊解客中愁。  
 花影扶雙袖，茶香進一甌。  
 聞歌長有淚，愁絕倚朱樓。

渡海宿隱者居  
 春葩揚古豔，秋穎擢幽芳。  
 世外風波急，山中歲月長。  
 眠雲留古洞，採藥到仙鄉。  
 夙志依然在，蕉衣未可忘。

老友仲韶自鄉來談及兵燹  
 猶有餘悸慰之此作  
 劫餘猶見子，握手竟忘言。  
 淚為山河盡，波隨歲月奔。  
 至勞知己惜，難得故人存。  
 碌碌毋須道，天涯共此樽。

劍父先生擬作圖見賦詩以謝之  
 開山畫派創崑崙，錫我嘉名感弗諼。  
 宇內只今稀聖筆，天南終古有詩魂。  
 奇光尚恐蛟龍奪，至寶無憂罔象吞。  
 浩劫以來惟獲此，風塵道義足溫存。

張園聞歌

此日傷流落，何心作雅遊？  
 暫將絃外意，聊解客中愁。  
 花影扶雙袖，茶香進一甌。  
 聞歌長有淚，愁絕倚朱樓。

渡海宿隱者居

春葩揚古豔，秋穎擢幽芳。  
 世外風波急，山中歲月長。  
 眠雲留古洞，採藥到仙鄉。  
 夙志依然在，蕉衣未可忘。

老友仲韶自鄉來談及兵燹  
 猶有餘悸慰之此作

劫餘猶見子，握手竟忘言。  
 淚為山河盡，波隨歲月奔。  
 至勞知己惜，難得故人存。  
 碌碌毋須道，天涯共此樽。

劍父先生擬作圖見賦詩以謝之

開山畫派創崑崙，錫我嘉名感弗諼。  
 宇內只今稀聖筆，天南終古有詩魂。  
 奇光尚恐蛟龍奪，至寶無憂罔象吞。  
 浩劫以來惟獲此，風塵道義足溫存。

謝純初先生\*為作松山圖

微民歲月淚痕深，曾向松山獨浩吟。  
萬里鴻濛雙醉眼，千秋塵刹一騷心。  
竟勞邱壑胸中出，便作湖山掌故尋。  
君畫我詩皆特筆，一般同作腦門針。\*

\*純初先生即張逸。

\*\*“腦門針”寓“度世金針”之意，自負之情溢於言表。

中秋夜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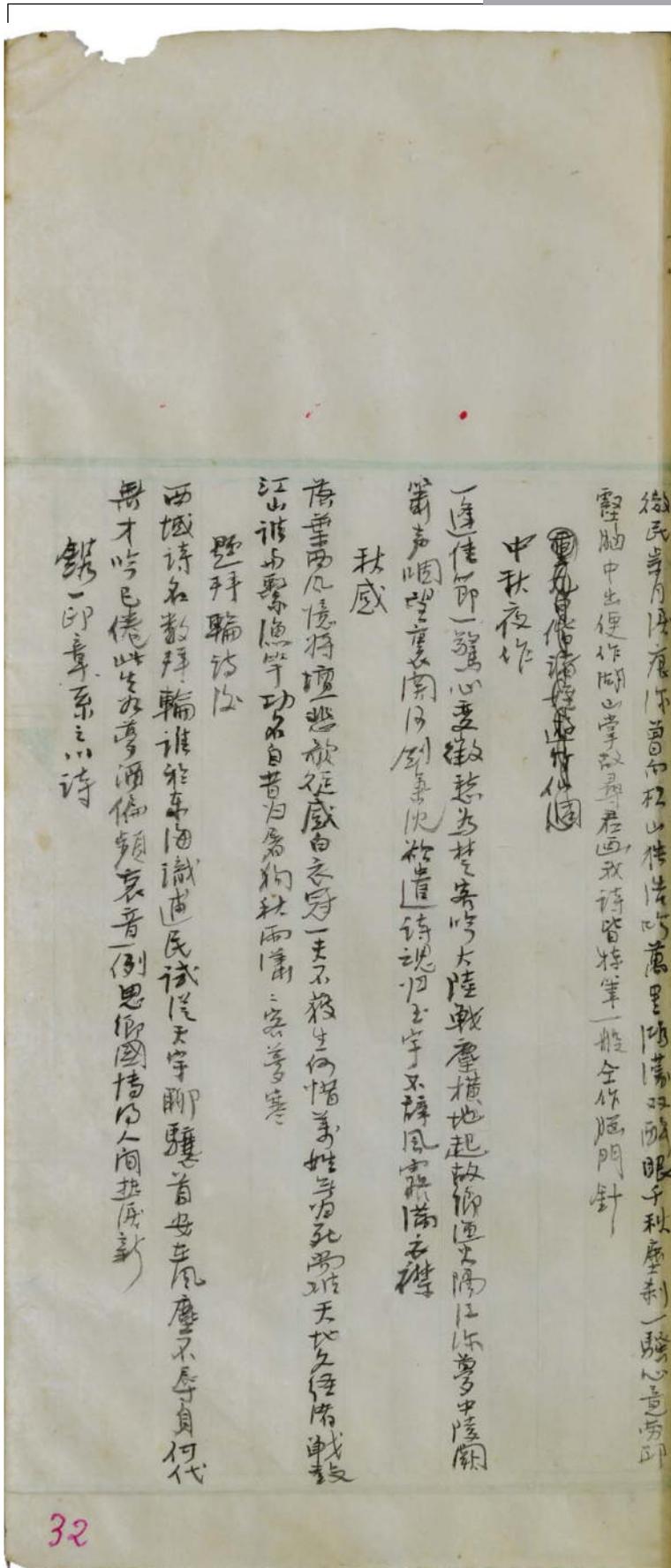
一逢佳節一驚心，變徵愁為楚客吟。  
大陸戰塵橫地起，故鄉漁火隔江深。  
夢中陵闕簫聲咽，望裏關河劍氣沈。  
欲遣詩魂歸玉宇，不辭風露滿衣襟。

秋感

落葉西風憶將壇，悲歌徒感白衣冠。  
一夫不獲生何惜，萬姓無歸死尚難。  
天地久經淆戰鼓，江山誰與繫漁竿？  
功名自昔歸屠狗，秋雨瀟瀟客夢寒。

題拜輪詩後

西域詩名數拜輪，誰於東海識逋民？  
試從天宇聊驤首，安在風塵不辱身？  
何代無才吟已倦，此生如夢酒偏頻。  
哀音一例思鄉國，博得人間熱淚新。



32

待命微民影獨慚，枉稱東海一奇男。  
龍爭不預關河戰，蟻負安期宇宙擔。  
卻拚此身投有北，豈持殘夢到天南？  
神州佇見花開處，重整袈裟禮佛龕。

觀風  
着意聆音未可違，觀風自鄙我無譏。  
東門蛇鬥妖由作，西洛鵲啼兆已微。  
殺伐早知今日亂，譎張誰悟昔時非？  
陸沉倘奏昇平曲，孤竹何心賦采薇？

次韻吳君肇鍾舟中見寄  
行本無心住亦佳，落花時節各天涯。  
江山臥榻斯民淚，日月跳丸雅士懷。  
知己文章留獨賞，感人詩句不全乖。  
巨靈自有如椽筆，一掃江中萬里霾。

端午  
市聲喧賣午時符，一枕驚回客夢孤。  
續命或容歸故里，辟兵無計覓康途。  
思揮蒲劍驅殘鼠，願食臯羹起懦夫。  
尚有國魂招未得，粽香誰弔海之隅？

渡江作  
擊楫中流一慨然，江山淪落久經年。  
愚心不死思填海，浩劫難銷泣逝川。  
裾絕小人猶有母，鞭投上國豈無賢？  
提琴四顧知何日，空抱精誠問九天。

鐫一印章系之以詩

待命微民影獨慚，枉稱東海一奇男。  
龍爭不預關河戰，蟻負安期宇宙擔。  
卻拚此身投有北，豈持殘夢到天南？  
神州佇見花開處，重整袈裟禮佛龕。

觀風

着意聆音未可違，觀風自鄙我無譏。  
東門蛇鬥妖由作，西洛鵲啼兆已微。  
殺伐早知今日亂，譎張誰悟昔時非？  
陸沉倘奏昇平曲，孤竹何心賦采薇？

次韻吳君肇鍾舟中見寄

行本無心住亦佳，落花時節各天涯。  
江山臥榻斯民淚，日月跳丸雅士懷。  
知己文章留獨賞，感人詩句不全乖。  
巨靈自有如椽筆，一掃江中萬里霾。

端午

市聲喧賣午時符，一枕驚回客夢孤。  
續命或容歸故里，辟兵無計覓康途。  
思揮蒲劍驅殘鼠，願食臯羹起懦夫。  
尚有國魂招未得，粽香誰弔海之隅？

渡江作

擊楫中流一慨然，江山淪落久經年。  
愚心不死思填海，浩劫難銷泣逝川。  
裾絕小人猶有母，鞭投上國豈無賢？  
提琴四顧知何日，空抱精誠問九天。

恩怨

禾黍離離泣故墟，入奴出主尚紛如。  
 梟鳴久已消清議，狐搨誰曾省謗書？  
 枉尺直尋猶病馬，朝三暮四只欺狙。  
 匹夫敢卸興亡責，恩怨安能置太虛！

亂後

擊筑悲歌淚暗吞，江山奇劫幾人存！  
 蘆中解劍終慚德，桑下提戈易感恩。  
 西北一隅猶苦淚，東南半壁有焦痕。  
 島中自昔為蛟患，不去長蛇總禍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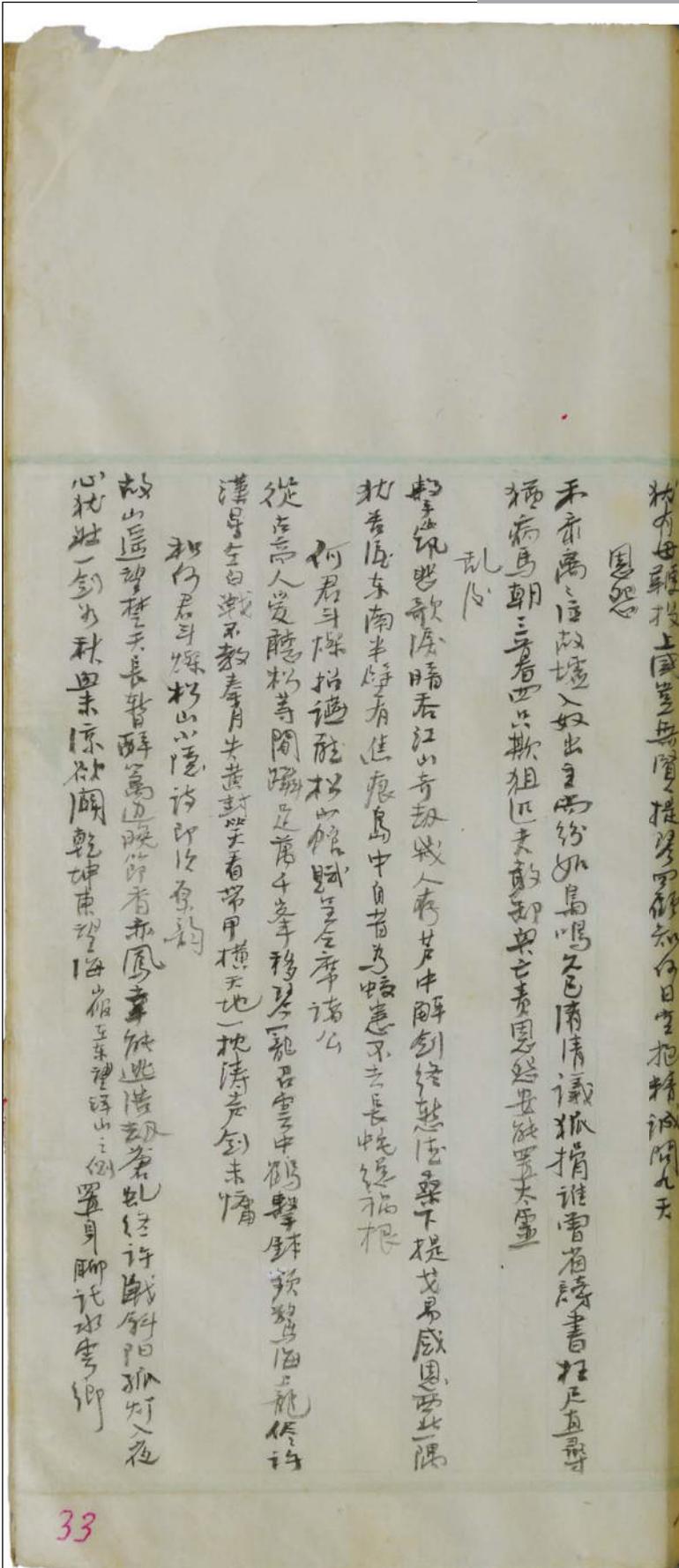
何君斗燦\*招讌聽松山館賦呈同席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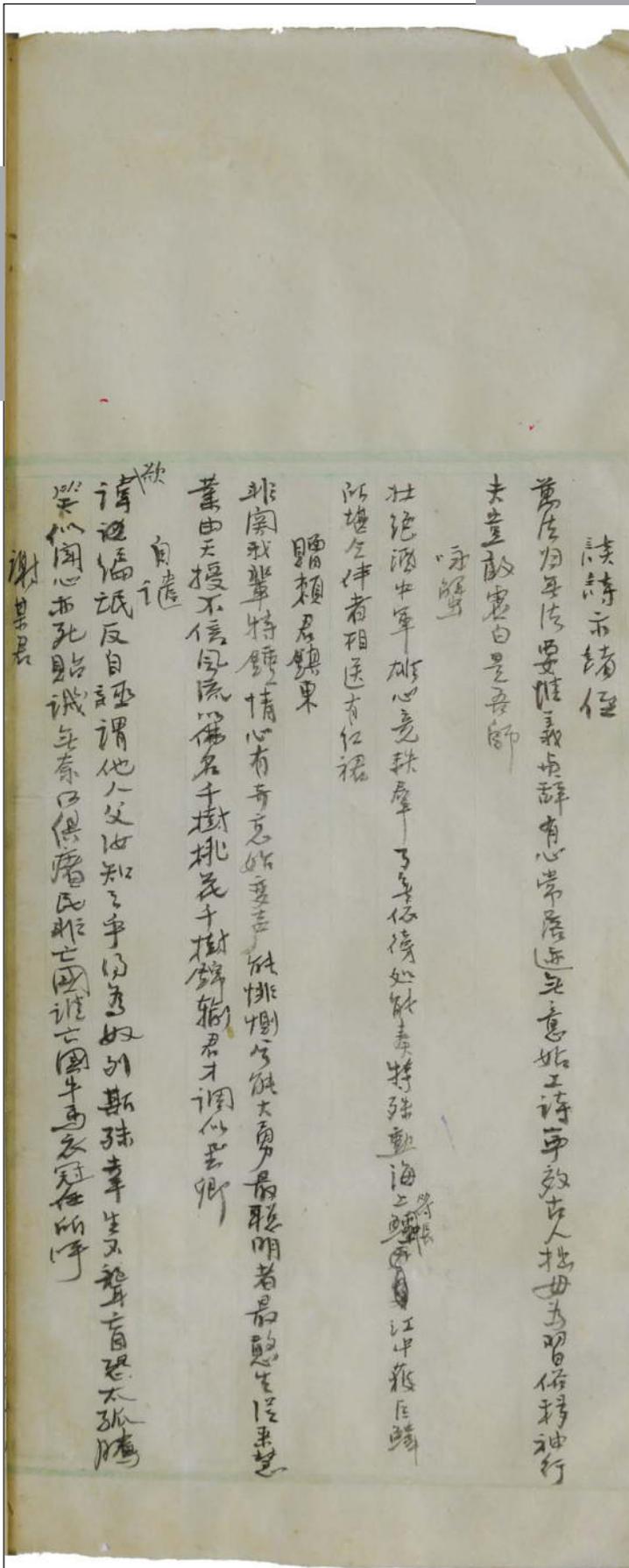
從古高人愛聽松，等閒躡足萬千峰。  
 移琴寵召雲中鶴，擊鉢頻驚海上龍。  
 儘許漢星同白戰，不教秦月失黃封。  
 笑看帶甲橫天地，一枕濤聲劍未慵。

\*何斗燦，清遊會會員，抗戰時期從穗遷澳。

和何君斗燦松山小隱詩即次原韻

故山遙望楚天長，暫醉籬邊晚節香。  
 赤鳳幸能逃浩劫，蒼虬終許戰斜陽。  
 孤燈入夜心猶壯，一劍如秋血未涼。  
 欲闢乾坤東望海（山館在東望洋山之側），  
 置身聊託水雲鄉。





讀詩示諸任

萬法歸無法，要惟義與辭。  
有心常落迹，無意始工詩。  
寧效古人拙，毋為習俗移。  
神行夫豈敢，虛白是吾師。

此詩雖小，卻囊括了詩人大半生心得，可稱之為精短的鄭氏詩論。

詠蟹

壯絕酒中軍，雄心竟軼群。  
了無依傍處，能奏特殊勳。  
海上符長鱷，江中獲巨鱗。  
所堪同伴者，相送有紅裙。

贈賴君鎮東\*

非關我輩特鍾情，心有奇哀始變聲。  
能排惻兮能大勇，最聰明者最憨生。  
從來慧葉由天授，不信風流以佛名。  
千樹桃花千樹錦，輸君才調似飛卿。

\*賴鎮東，澳門詩人。

自譴

欲諱編氓反自誣，謂他人父汝知乎？  
得為奴列斯殊幸，生不聾盲恐太孤。  
騰笑似聞心亦死，貽譏無奈口俱瘡。  
民非亡國誰亡國？牛馬衣冠任所呼。

謝某君

流離慚愧作山民，只合詩氓號此身。  
死集青蠅充弔客，生遭黃馬賦邦人。  
烹肝未遂吞蛇蠍，剪爪還思縛豕獷。  
寵命直同膺九錫，捧心難效浣紗嚮。

和周君貫明見贈詩即次原韻

大澤龍蛇久遁名，天涯涕淚每班荆。  
縱稱陸海慚江左，終困長沙笑賈生。  
爨後進琴誰顧曲？酒邊彈鋏獨關情。  
□□□□□□□，□□□□□□□。

重九日偕諸侄遊竹仙洞

翠嶂深深一洞天，我來風景憶當年。  
故鄉尚喜逢重九，末世何論恤大千。  
偶值毒龍吹駭浪，未妨靈鳳飲清泉。  
雲中萬載聞雞犬，避劫猶堪傲竹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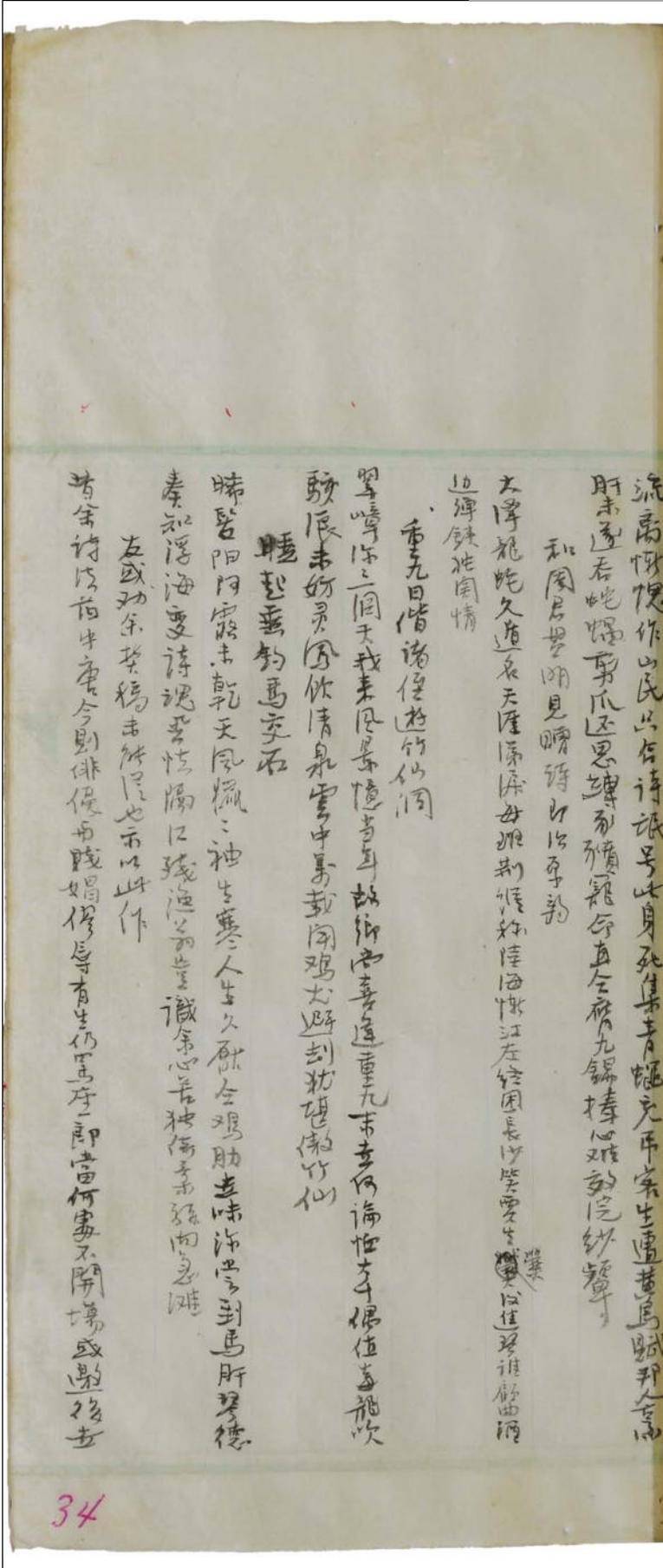
曉起垂釣馬交石

晞髮陽阿露未乾，天風獵獵袖生寒。  
人生久厭同雞肋，世味深嘗到馬肝。  
琴德奏知浮海變，詩魂飛怯隔江殘。  
漁翁豈識余心苦，獨倚柔絲向急灘。

友或勸余焚稿未能也示以此作

昔余詩法薄中唐，今則俳優與賤娼。  
僂辱有生仍罵座，郎當何處不開場。  
或邀後世哀吾志，縱起尼山恕我狂。  
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

沉痛之極，憤激之極。詩人已經意識到：非常時期的詩應有非常寫法。“變”，就是為了讓後世知道他們應該知道的東西，既理直氣壯，就不怕聖人罵我輕狂！即作“罵座”語，也祇是先民所說的“勞者自歌勞者聽”，為的是替天行道，為民請命！鄭哲園詩觀，大抵未逾孔老夫子設定的“溫柔敦厚”樊籬，本詩其實是極度壓抑下的憤激語，雖屬一時爆發，其實久藏於心，故可視為他詩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據此解釋他居澳以後詩風的遽變。



34

哀志 羅起尼山 怒我狂勞者自欣 勞者聽天 人語此文章  
 月當頭月感作  
 金粟如來未許尋，繁霜苦向鬢邊侵。  
 孤鷺久泊棲叢棘，一鶴低飛失故林。  
 東壁不殊雙塔影，西湖難賞六橋陰。  
 我生慣見當頭月，今歎當頭獨難臨。

昨夜觀星夢尚強，致教失度竟跳樑。  
 機槍忍禍華胥國，熒惑偏侵太白鄉。  
 尚卜萬年調玉燭，未應二世失珠囊。  
 微民空抱回天願，孤淚無因達上蒼。

今秋月聞妾耗悲悼填膺書此代哭  
 萬劫幾年淚可揮，家山君已隔重圍。  
 十年綺運眊徒裂，一夜鄉思夢欲飛。  
 亂世久知生命賤，孑身終抱寸心微。  
 春秋此後魂猶醉，終見蓮花步步歸。

鄭哲園一生未娶，“妾”與“愛姬”從何而來？原來確有一位相愛多年的表妹，姓楊名幻辭，是母舅楊阜山的女兒。抗日戰爭時期，楊家仍留在中山，致使兩地分隔。楊氏很年輕便身患肺疾，當年為不治之疾，這就是他倆不能成婚的原因。楊氏遽爾逝世，對鄭哲園打擊甚大，他不僅矢言日後不再婚配，不洗澡等怪癖也因之形成。終其一生，鄭哲園確實恪守了自許的諾言。由此可知他寫豔體詩純屬文字遊戲，當然也可解釋為長期性壓抑下的產物。

從鄉人訊愛姬喪事  
 驚心客自故鄉來，先訊衣衾後病災。  
 第一關心惟塚墓，再三詳詢及樓臺。  
 早知桃葉雙株盡，安恤梅花幾樹開？  
 天意豈教余久阨，愁腸縈結日多回。

智心客自故鄉來，先訊衣衾後病災。第一關心惟塚墓，再三詳詢及樓臺。早知桃葉雙株盡，安恤梅花幾樹開？天意豈教余久阨，愁腸縈結日多回。

## 見當頭月感作

金粟如來未許尋，繁霜苦向鬢邊侵。  
 孤鷺久泊棲叢棘，一鶴低飛失故林。  
 東壁不殊雙塔影，西湖難賞六橋陰。  
 我生慣見當頭月，今歎當頭獨難臨。

## 觀星

昨夜觀星夢尚強，致教失度竟跳樑。  
 機槍忍禍華胥國，熒惑偏侵太白鄉。  
 尚卜萬年調玉燭，未應二世失珠囊。  
 微民空抱回天願，孤淚無因達上蒼。

## 今秋月聞妾耗悲悼填膺書此代哭

萬劫幾年淚可揮，家山君已隔重圍。  
 十年綺運眊徒裂，一夜鄉思夢欲飛。  
 亂世久知生命賤，孑身終抱寸心微。  
 春秋此後魂猶醉，終見蓮花步步歸。

鄭哲園一生未娶，“妾”與“愛姬”從何而來？原來確有一位相愛多年的表妹，姓楊名幻辭，是母舅楊阜山的女兒。抗日戰爭時期，楊家仍留在中山，致使兩地分隔。楊氏很年輕便身患肺疾，當年為不治之疾，這就是他倆不能成婚的原因。楊氏遽爾逝世，對鄭哲園打擊甚大，他不僅矢言日後不再婚配，不洗澡等怪癖也因之形成。終其一生，鄭哲園確實恪守了自許的諾言。由此可知他寫豔體詩純屬文字遊戲，當然也可解釋為長期性壓抑下的產物。

## 從鄉人訊愛姬喪事

驚心客自故鄉來，先訊衣衾後病災。  
 第一關心惟塚墓，再三詳詢及樓臺。  
 早知桃葉雙株盡，安恤梅花幾樹開？  
 天意豈教余久阨，愁腸縈結日多回。

旅途風災幾成澤國  
越數日復晴遂作此詩

畢竟山川信有靈，潛將巨浸弭無形。  
三千赤伏消災氣，十萬烏號謝帝星。  
道路忍看羊躑躅，關河猶苦雁飄零。  
雖知天數終難改，爭已滄桑一度經。

二龍公園值純初先生作竟日談

野鶴孤雲兩不羈，偶然相值看花時。  
橫渠以後推談學，匡鼎當前敢說詩。  
高節只邀松作友，介心同指石為期。  
二龍驤首翔天表，翻覺新知勝故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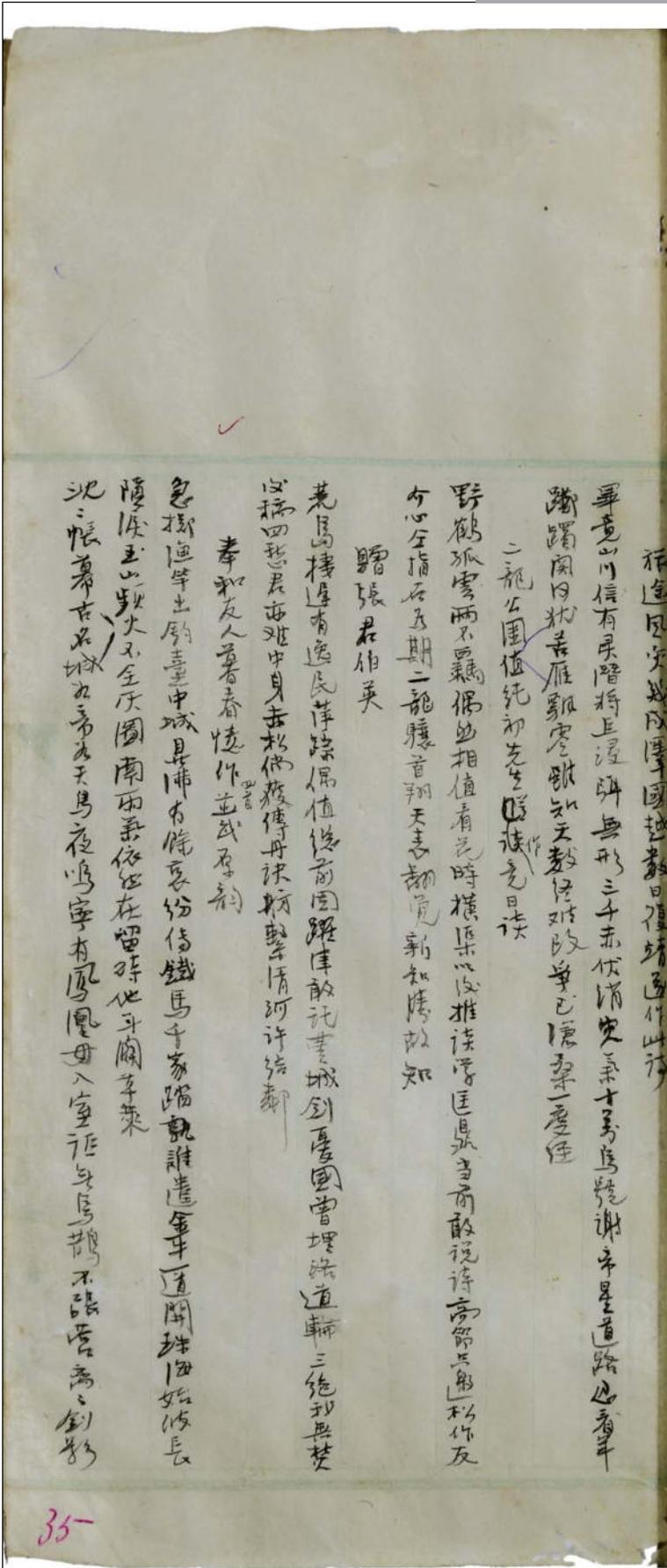
贈張君伯英\*

荒島棲遲有逸民，萍蹤偶值總前因。  
躍津敢託豐城劍，憂國曾埋洛道輪。  
三絕我無焚後稿，四愁君亦難中身。  
赤松倘獲傳丹訣，舫繫清河許結鄰。

\*“張伯英”疑為“張白英”之誤。張白英，清遊會會員。資料記載：1941年秋，張白英與張逸、龍思鶴、葉夏聲、鄭哲園、梁彥明、黎心齋等數十人，於中秋節前二夕，假媽閣廟為竺摩法師餞行，足證鄭哲園筆下的“張伯英”實為“張白英”。“張伯英”則另有其人，張氏也是著名書畫家，徐州人，淪陷期間困居北平（今北京），可見他與鄭哲園是無緣見面的。

奉和友人暮春憶作四首並武原韻

急擲漁竿出釣臺，中城鼎沸有餘哀。  
紛傳鐵馬千家踏，誰遣金牛一道開？  
珠海始波長墮淚，玉山頻火不全灰。  
圖南兩氣依然在，留待他年闢草萊。



35-

條腥血壁，聲起怪聲午夜，心音漸老，蹉跎如此愧平生。  
 蒿目烽煙萬里昏，世人豕突復豨奔。縱甘蠖屈居他域，終化龍飛入禹門。天地不教靈氣死，山河猶幸此身存。欲馳余馬蘭皋立，手展春幡喚醉魂。  
 姑惜餘生理藥欄，驚天玉弩感交攢。推枰況復傷春盡，擁髻何當泣夜闌。東海久哀窮鮒網，西江徒作楚囚冠。行看萬國銷災氣，錦繡山河建不難。  
 此心  
 此心長寂似枯禪，哀樂誰知竟萬千。劃盡寒灰難作字，抽殘獨繭漫張絃。只應化碧終埋地，未必焚香可告天。劍氣不靈山鬼泣，夢回清夜一潸然。  
 晤李君孝頤\*即贈  
 嗟余披髮到荆蠻，君亦騎牛竟度關。捉月未隨驚浪捲，嘔心彌切故鄉還。奇方國待三年艾，能事人催五日山。一醉拚教天地老，酣歌徒倚唱刀鐮。  
 \*李孝頤，中山人，畫壇名宿李鹿門之侄，抗戰前原在中山任教席。根據下詩題中有“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等語，可見勸鄭哲園焚稿者，大約亦為此君。  
 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  
 談次惋惜慰之以詩  
 聞有新詩動九寰，未應流落到人間。祖龍豈遂能為虐，辜負名山笑汝閒。

沉沉帳幕古名城，如帝如天烏夜鳴。  
 寧有鳳凰毋入室，詎無烏鵲不張營。  
 離離劍影餘腥血，歷歷琴聲起怪聲。  
 午夜談心吾漸老，蹉跎如此愧平生。

蒿目烽煙萬里昏，世人豕突復豨奔。  
 縱甘蠖屈居他域，終化龍飛入禹門。  
 天地不教靈氣死，山河猶幸此身存。  
 欲馳余馬蘭皋立，手展春幡喚醉魂。

姑惜餘生理藥欄，驚天玉弩感交攢。  
 推枰況復傷春盡，擁髻何當泣夜闌。  
 東海久哀窮鮒網，西江徒作楚囚冠。  
 行看萬國銷災氣，錦繡山河建不難。

此心

此心長寂似枯禪，哀樂誰知竟萬千。  
 劃盡寒灰難作字，抽殘獨繭漫張絃。  
 只應化碧終埋地，未必焚香可告天。  
 劍氣不靈山鬼泣，夢回清夜一潸然。

晤李君孝頤\*即贈

嗟余披髮到荆蠻，君亦騎牛竟度關。  
 捉月未隨驚浪捲，嘔心彌切故鄉還。  
 奇方國待三年艾，能事人催五日山。  
 一醉拚教天地老，酣歌徒倚唱刀鐮。

\*李孝頤，中山人，畫壇名宿李鹿門之侄，抗戰前原在中山任教席。根據下詩題中有“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等語，可見勸鄭哲園焚稿者，大約亦為此君。

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  
談次惋惜慰之以詩

聞有新詩動九寰，未應流落到人間。  
 祖龍豈遂能為虐，辜負名山笑汝閒。



## 題關君山月畫展

不謂青山不值錢，筆頭書破五洲煙。  
權將天地供遊戲，如此風光太可憐。

關山月於1939年在澳門舉辦“抗戰畫展”，隨後赴香港展出；1940年從澳門越封鎖線回曲江、桂林，從此離開澳門。據此，本詩寫於1939年。現已無法確定，鄭氏赴澳以後的詩，是否仍按寫作日期排列？也有可能是隨記隨寫。例如，本詩肯定寫於1939年，但排在本詩之前的贈陳叔舉、張白英詩，寫作年份似乎反而晚一些，大約應在1941年前後。通觀全集，整體寫作年份不會遲於1942年。從1938到1941（或1942），集中的澳門詩都寫於四至五年間；其後，詩越來越少，漸成絕響。這不能不說是嶺南詩史和鄭哲園本人的悲哀。

## 立春日飲何氏聽松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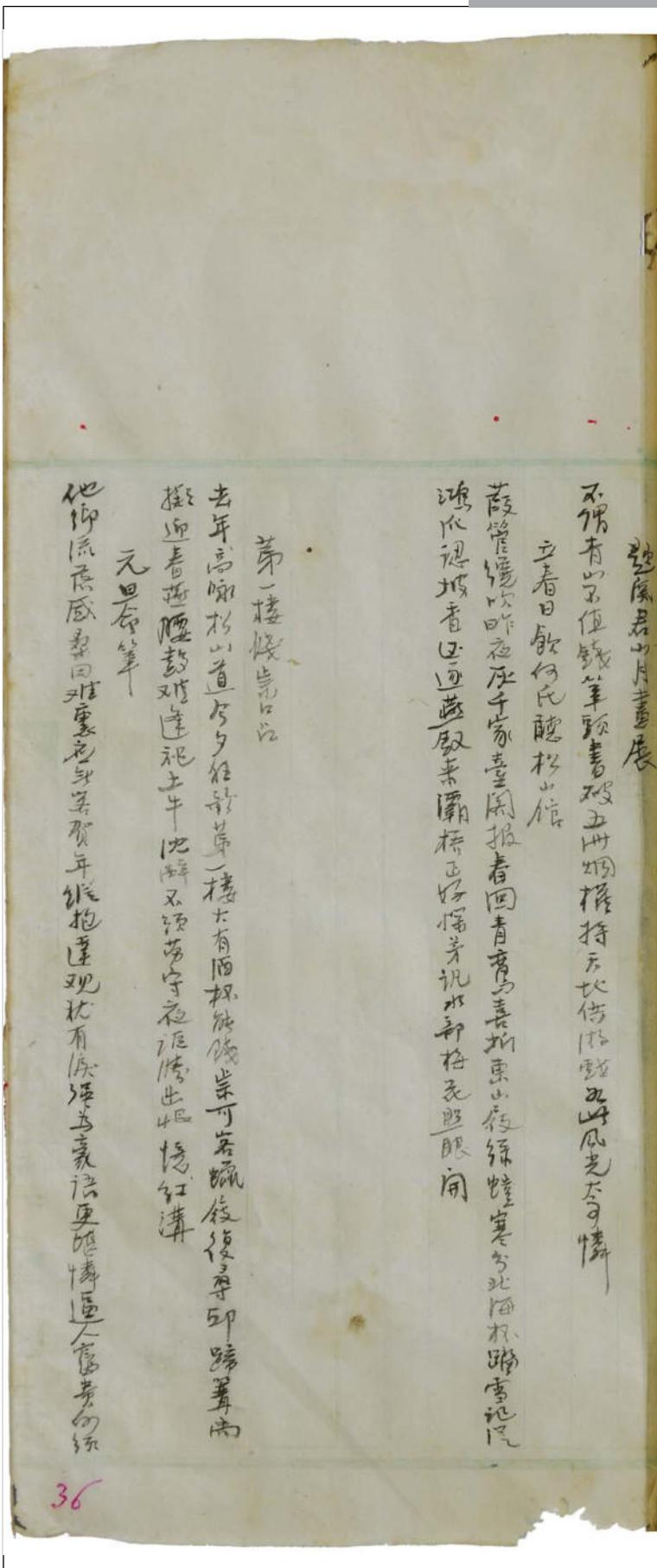
葭管纔吹昨夜灰，千家臺閣報春回。  
青鸞喜折東山屐，綠螳寒分北海杯。  
踏雪記從鴻爪認，披香還逐燕釵來。  
灞橋正好探芳訊，水部梅花照眼開。

## 第一樓錢歲口占

去年高詠松山道，今夕狂歌第一樓。  
大有酒杯能錢歲，可容蠟屐復尋邱。  
蹄籌尚擬迎春燕，腰鼓難逢祀土牛。  
沈醉不須勞守夜，詎勝出恨憶紅溝。

## 元旦命筆

他鄉流落感桑田，難裏應無客賀年。  
縱抱達觀猶有淚，強為豪語更堪憐。



逼人富貴何須祝，悞我聰明不用鞭。  
天運倘從今日轉，春風重結萬千緣。

周君貫明約余  
與諸友春讌率成此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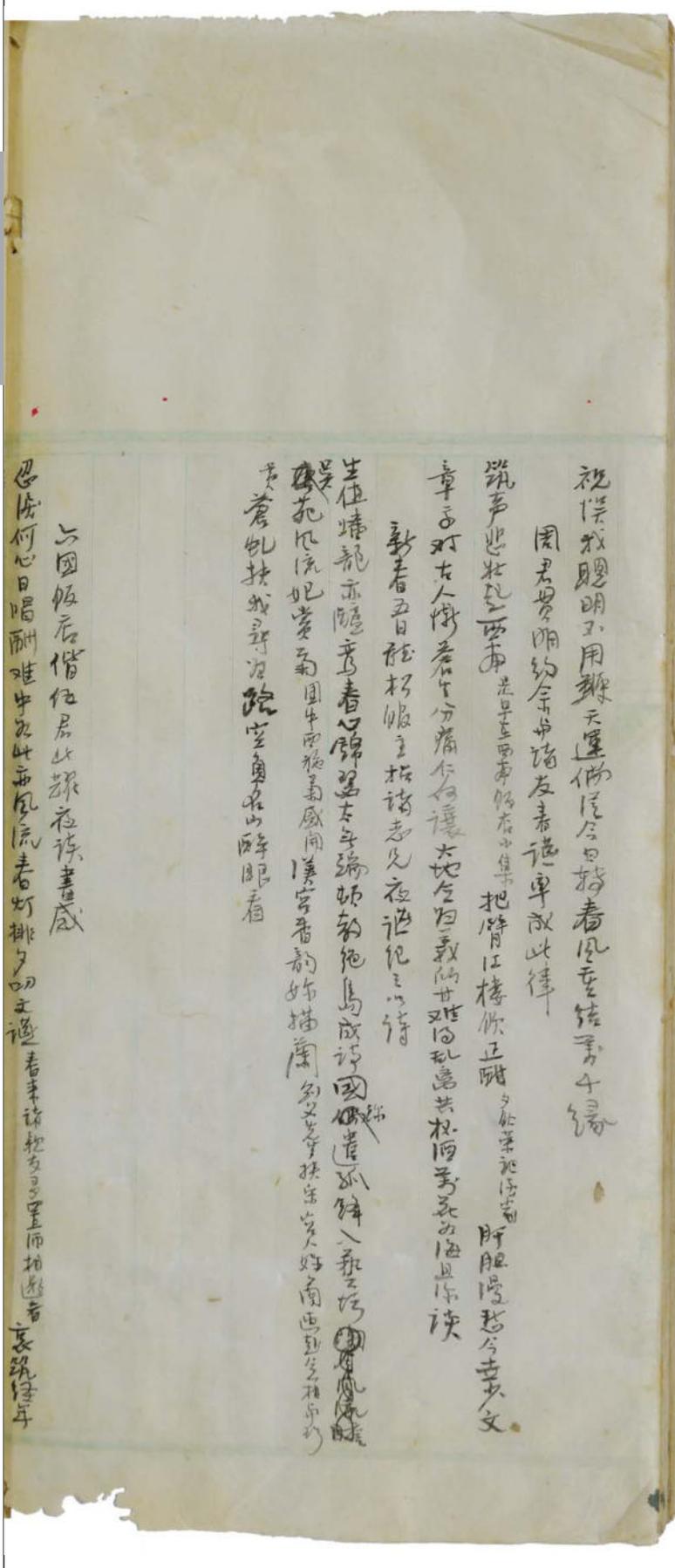
筑聲悲壯起西南（是早在西南飯店小集），  
把臂江樓飲正酣（夕飲榮記酒家）。  
肝膽漫愁今世少，文章未對古人慚。  
蒼生分痛仁何讓？大地同歸義所甘。  
難得亂離共杯酒，萬花如海且深談。

新春五日聽松館主  
招諸志兄夜讌紀之以詩

生值燔龍亦醜鸞，春心錦瑟太無端。  
頓教絕島成詩國，深遣孤鋒入藝壇。  
吳苑風流妃賞菊（園中西施菊盛開），  
漢宮香韻妳描蘭（劍父先生挾宋宮人妳蘭畫  
赴會相與欣賞）。  
蒼虬扶我尋歸路，空負名山醉眼看。

六國飯店偕伍君北耀夜談書感

忍淚何心日唱酬，難中如此亦風流。  
春燈排夕叨文讌（春來諸親友多置酒相邀者），  
哀筑經年雜楚謳。



契闊愧非包馬革，縱橫愁已敝貂裘。  
江湖自份終憔悴，一任蒼波不繫舟。

和王君惺岸除夕二首即次原韻

漫天巨浸驚人至，流水年華不我回。  
儘有閒心離國後，可無佳句過江來。  
星移火樹雙眸倦，雪壓瓊花兩鬢催。  
如願恐招蠻婢妬，禪中安有復燃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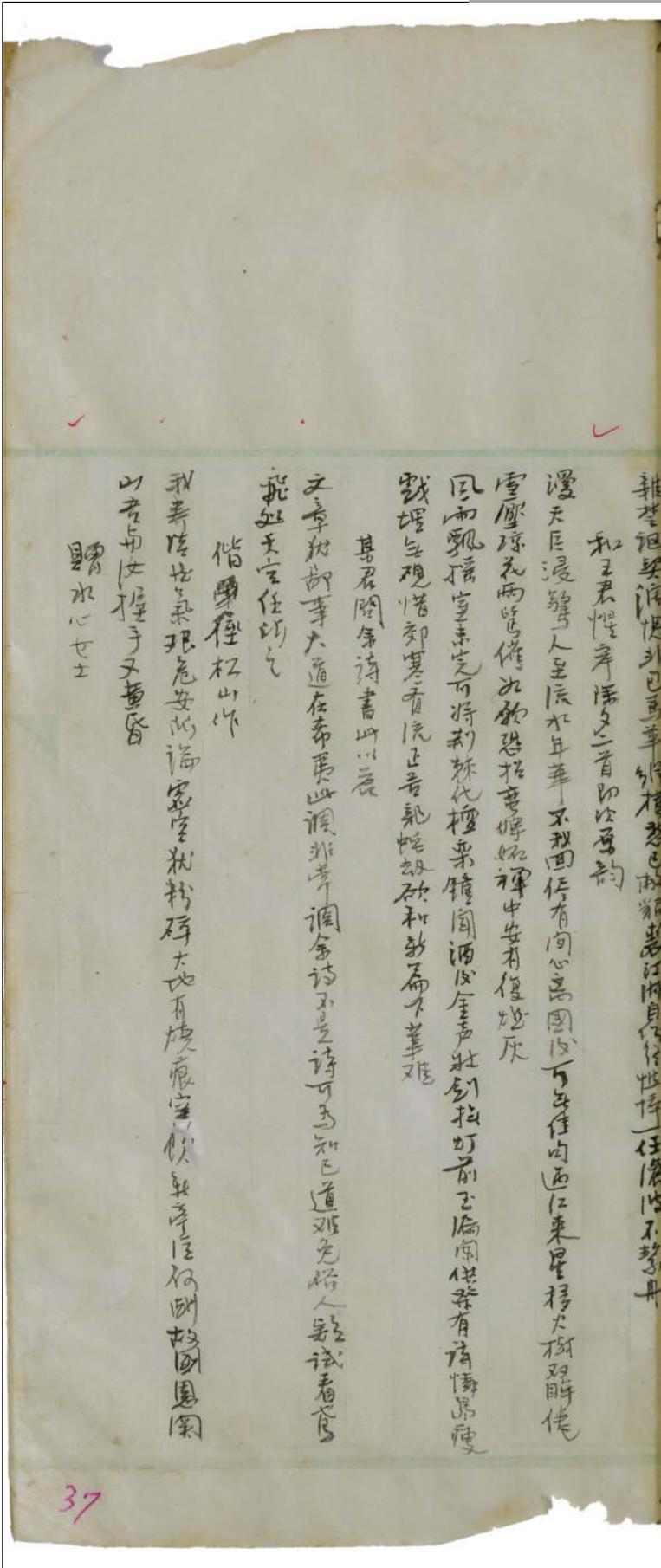
風雨飄搖室未完，可將荊棘化檀樂。  
鐘聞酒後金聲壯，劍撫燈前玉漏闌。  
供祭有詩憐島瘦，戲埋無硯惜郊寒。  
賢流正苦龍蛇劫，欲和新篇下筆難。

某君問余詩書此以答

文章猶鄙事，大道在希夷。  
此調非常調，余詩不是詩。  
可為知己道，難免俗人疑。  
試看鳶飛處，天空任所之。

偕侄松山作

我養浩然氣，艱危安所論。  
虛室猶粉碎，大地有燒痕。  
空飲新亭酒，何酬故國恩。  
關山吾與汝，握手又黃昏。



雜楚絕望滿懷非已馬華... 任德性不繫舟

和王君惺岸除夕二首即次原韻

漫天巨浸驚人至，流水年華不我回。  
儘有閒心離國後，可無佳句過江來。  
星移火樹雙眸倦，雪壓瓊花兩鬢催。  
如願恐招蠻婢妬，禪中安有復燃灰？

風雨飄搖室未完，可將荊棘化檀樂。  
鐘聞酒後金聲壯，劍撫燈前玉漏闌。  
供祭有詩憐島瘦，戲埋無硯惜郊寒。  
賢流正苦龍蛇劫，欲和新篇下筆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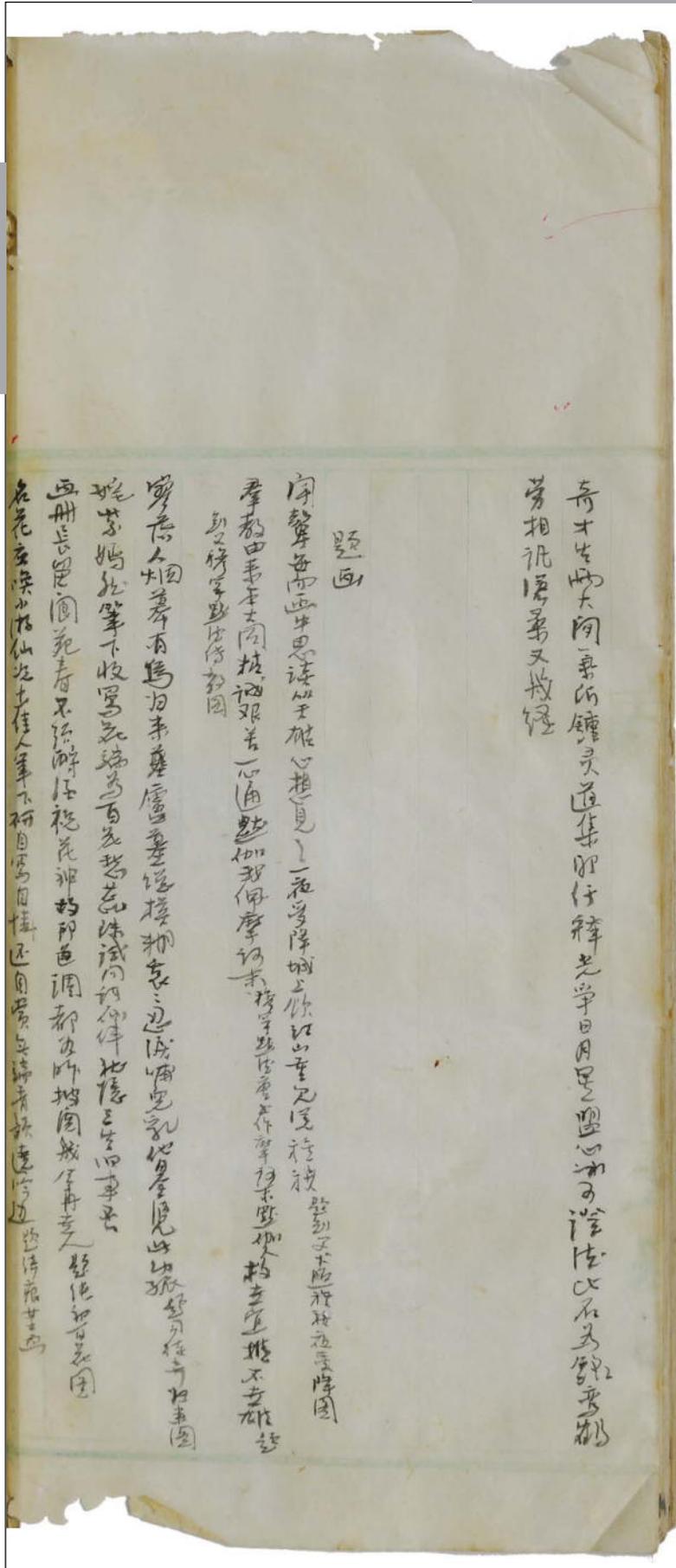
某君問余詩書此以答

文章猶鄙事，大道在希夷。  
此調非常調，余詩不是詩。  
可為知己道，難免俗人疑。  
試看鳶飛處，天空任所之。

偕侄松山作

我養浩然氣，艱危安所論。  
虛室猶粉碎，大地有燒痕。  
空飲新亭酒，何酬故國恩。  
關山吾與汝，握手又黃昏。

贈水心女士



贈水心女士

奇才生兩大，閒氣所鍾靈。  
道集耶儒釋，光爭日月星。  
盟心冰可證，德比石為銘。  
鸞鶴勞相訊，滄桑又幾經。

水心女士不知何許人也，疑為高劍父旅澳期間所收的香港女弟子之一。據傳彼二妹於畫頗有靈氣，因在港有“交際花”之稱，春睡眾弟子不樂與之為伍，方人定等於香港另結“創造社”即緣於此。

題畫

聞聲每向畫中思，談笑雄心想見之。  
一夜受降城上飲，江山重見漢旌旗。  
——題劍父〈火照旌旗夜受降圖〉

群教由來本大同，精誠艱苦一心通。  
默伽我佩摩訶末，  
(穆罕默德唐書作摩訶末默伽入)  
救世宜推不世雄。  
——題劍父〈穆罕默德傳教圖〉

寥落人煙幕有烏，歸來廬墓總模糊。  
哀哀忍淚哺兒乳，他日全憑此幼孤。  
——題司徒奇〈歸來圖〉

姹紫嫣紅筆下收，寫花端為百花愁。  
蕊珠試問諸仙伴，猶憶三生舊事否？

畫冊長留閨苑春，不須酌酒祝花神。  
故邦色調都如昨，披閱幾同再世人。  
——題純初〈百花圖〉

名花應喚小遊仙，況出佳人筆下研。  
自寫自憐還自賞，無端音韻遠吟邊。  
——題綺痕女士畫

裁剪春霞一段紅，催花紙上亦天工。  
但期人與花長壽，畫裏盈盈一笑同。

勵志

矢激星移路已窮，讀書無補劍無功。  
但餘草木精魂在，他日猶為萬丈虹。

贈李君

英名事業著陰山，一夜思攜寶玉還。  
我亦虬髯歸海外，他年重與話鄉關。

青眼

青眼誰哀失路身，英才氣盡楚江濱。  
縱饒唱盡蓮花落，不見蘆中擊槳人。

飄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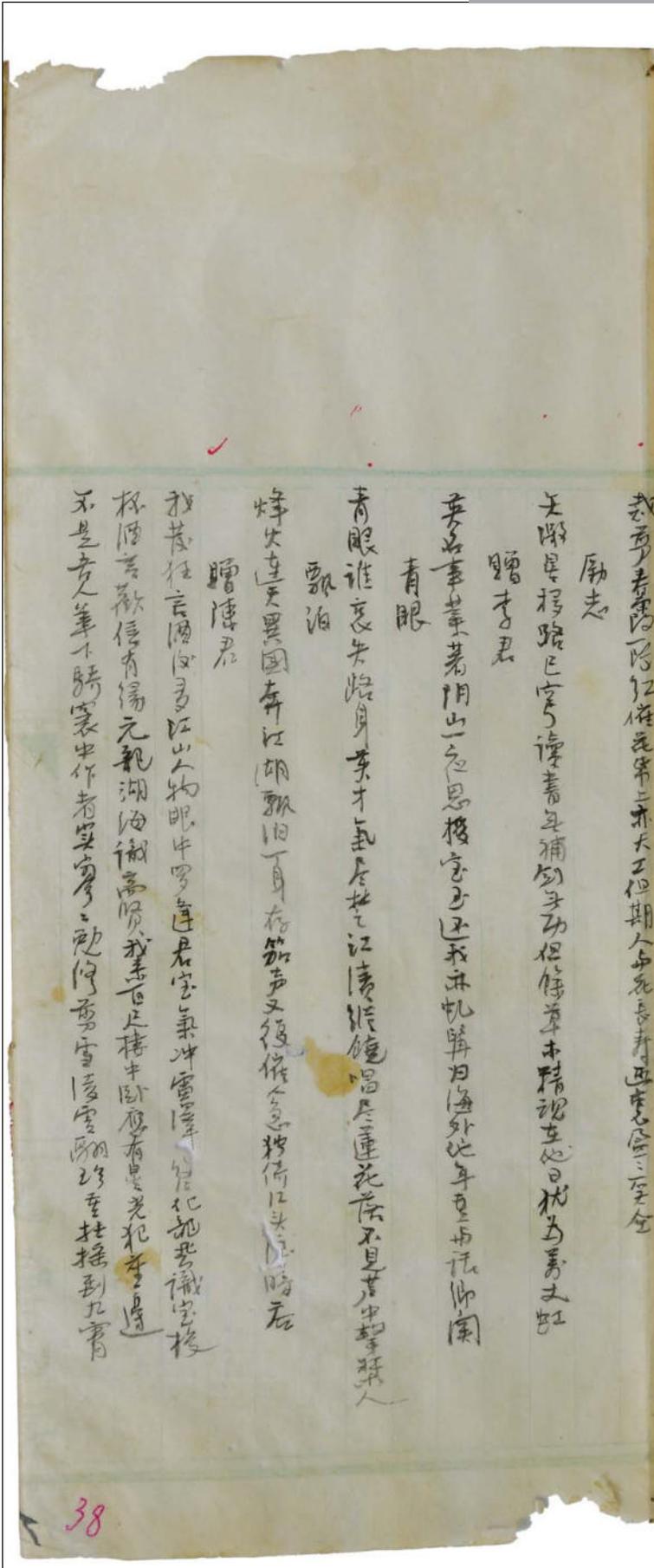
烽火連天異國奔，江湖飄泊一身存。  
笳聲又復催人急，獨倚江頭淚暗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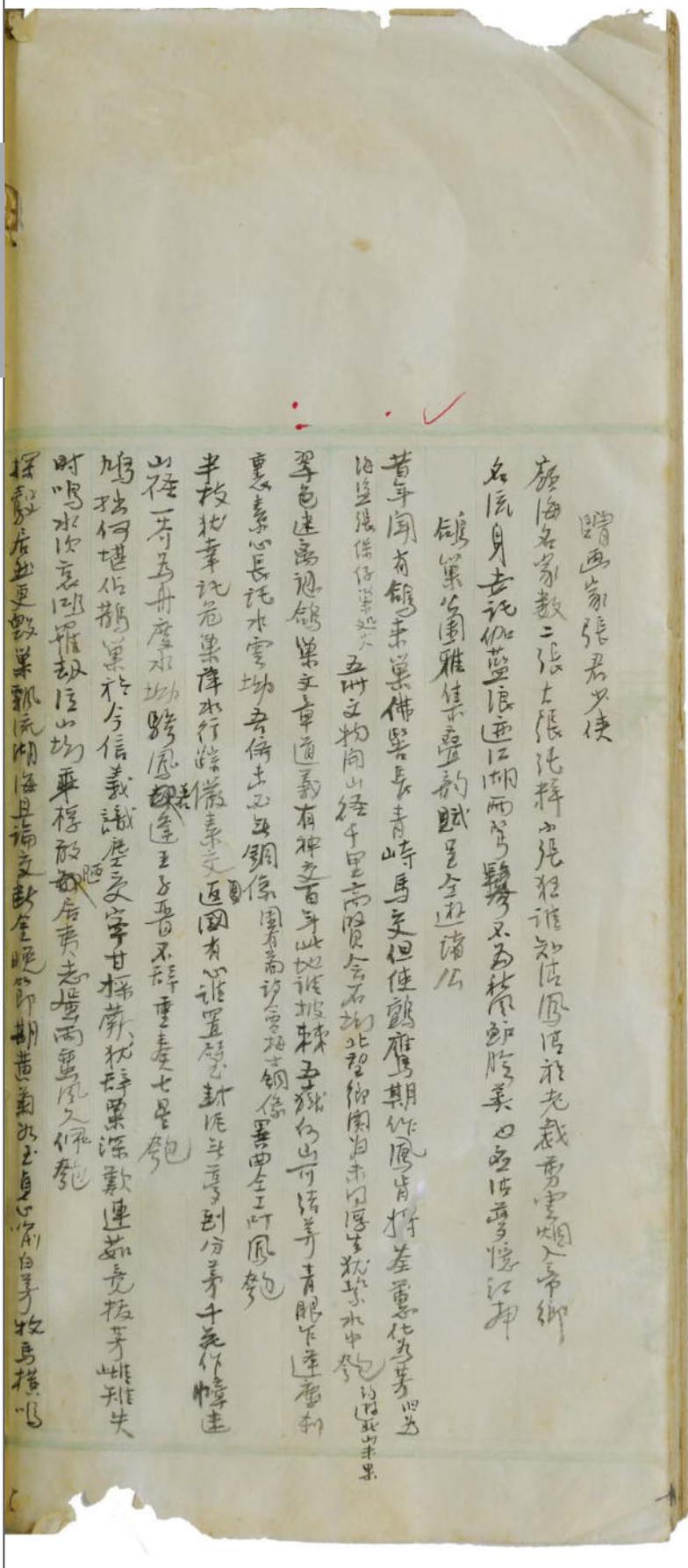
贈陳君

我發狂言酒後多，江山人物眼中羅。  
逢君寶氣沖雷澤，終化龍飛識寶梭。

杯酒言歡信有緣，元龍湖海識高賢。  
我來百尺樓中臥，應有星光犯座邊。

不是吾人筆下驕，寰中作者實寥寥。  
勉修剪雪凌雲翮，珍重扶搖到九霄。





贈畫家張君少俠

嶺海名家數二張，大張純粹小張狂。  
誰知清鳳清於老，裁剪雲煙入帝鄉。

名流身世託伽藍，浪跡江湖兩鬢鬢。  
不為秋風鱸膾美，也應清夢憶江南。

鴿巢公園雅集疊韻賦呈同遊諸公

昔年聞有鴿來巢，佛髻長青峙馬交。  
但使鸛鷹期作鳳，肯將荃蕙化為茅。  
（舊為海盜張保仔巢處穴）

五洲文物開山徑，千里高賢會石坳。  
北望鄉關歸未得，浮生猶繫水中匏。  
（約遊北山未果）

翠色迷離認鴿巢，文章道義有神交。  
百年此地誰披棘，五嶽何山可結茅？  
青眼乍逢塵剎裏，素心長託水雲坳。  
吾儕未必無銅像，（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異曲同工叶鳳匏。

半枝猶幸託危巢，萍水行蹤儼素交。  
返國有心誰置壁，封泥無夢到分茅。  
千花作幃迷山徑，一芥為舟渡水坳。  
驂鳳若逢王子晉，不辭重奏七星匏。

鳩拙何堪佔鵲巢，於今信義識塵交。  
甯甘采蕨猶辭粟，深歎連茹竟拔茅。  
雌雉失時鳴水次，哀鴻罹劫泣山坳。  
乘桴敢陋居夷志，蜚雨蠻風久佩匏。

嶺海名家數二張，大張純粹小張狂。誰知清鳳清於老，裁剪雲煙入帝鄉。  
名流身世託伽藍，浪跡江湖兩鬢鬢。不為秋風鱸膾美，也應清夢憶江南。  
鴿巢公園雅集疊韻賦呈同遊諸公  
昔年聞有鴿來巢，佛髻長青峙馬交。但使鸛鷹期作鳳，肯將荃蕙化為茅。  
（舊為海盜張保仔巢處穴）  
五洲文物開山徑，千里高賢會石坳。北望鄉關歸未得，浮生猶繫水中匏。  
（約遊北山未果）  
翠色迷離認鴿巢，文章道義有神交。百年此地誰披棘，五嶽何山可結茅？  
青眼乍逢塵剎裏，素心長託水雲坳。吾儕未必無銅像，  
（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異曲同工叶鳳匏。  
半枝猶幸託危巢，萍水行蹤儼素交。返國有心誰置壁，封泥無夢到分茅。  
千花作幃迷山徑，一芥為舟渡水坳。驂鳳若逢王子晉，不辭重奏七星匏。  
鳩拙何堪佔鵲巢，於今信義識塵交。甯甘采蕨猶辭粟，深歎連茹竟拔茅。  
雌雉失時鳴水次，哀鴻罹劫泣山坳。乘桴敢陋居夷志，蜚雨蠻風久佩匏。

探穀居然更毀巢，飄流湖海且論文。  
 斷金晚節期黃菊，如玉貞心喻白茅。  
 牧馬橫鳴珠海畔，潛龍酣睡鏡湖坳。  
 倘教湖海知天運，厲揭宜賡苦葉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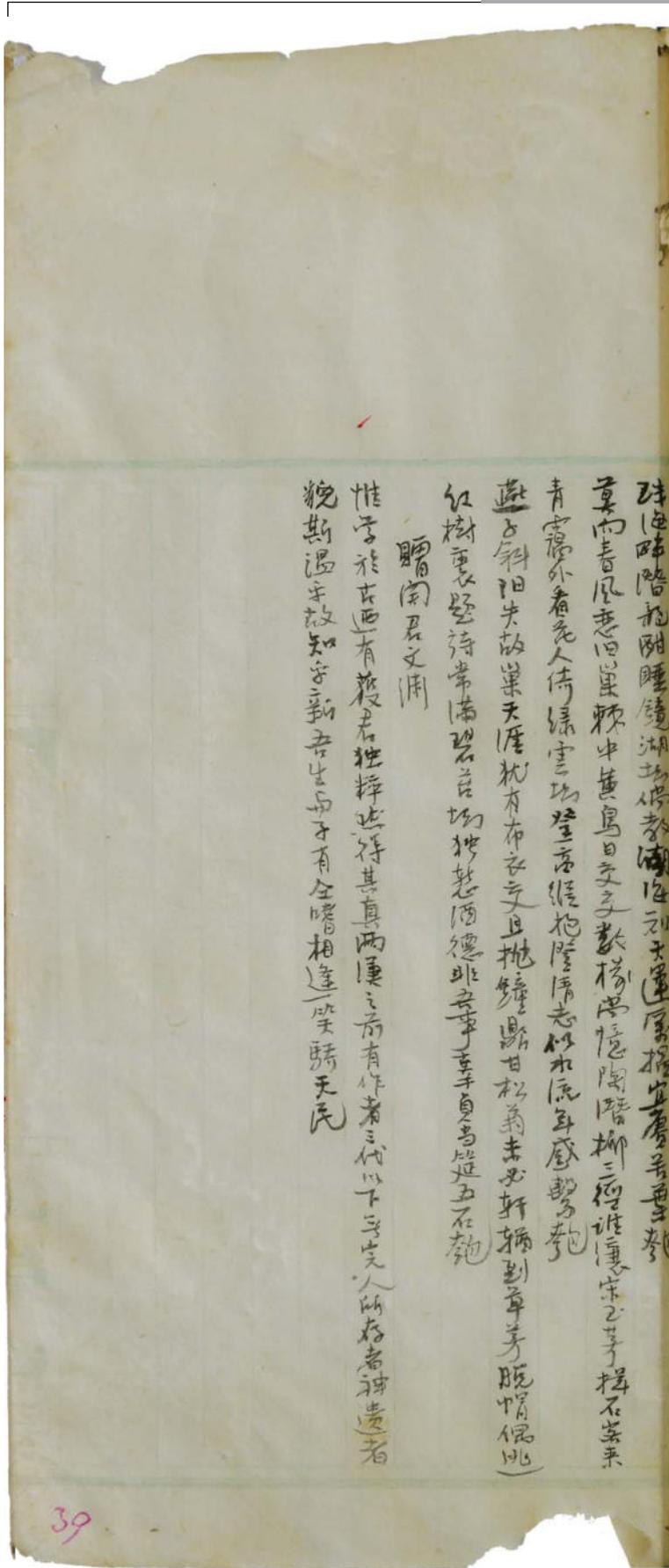
莫向春風戀舊巢，棘中黃鳥日交交。  
 數椽尚憶陶潛柳，三徑誰讓宋玉茅。  
 揖石客來青靄外，看花人倚綠雲坳。  
 登高縱抱澄清志，似水流年感繫匏。

燕子斜陽失故巢，天涯猶有布衣交。  
 且拋鐘鼎甘松菊，未必軒輜到草茅。  
 脫帽偶逃紅樹里，題詩常滿碧苔坳。  
 獨慚酒德非吾事，辜負當年五石匏。

贈關君文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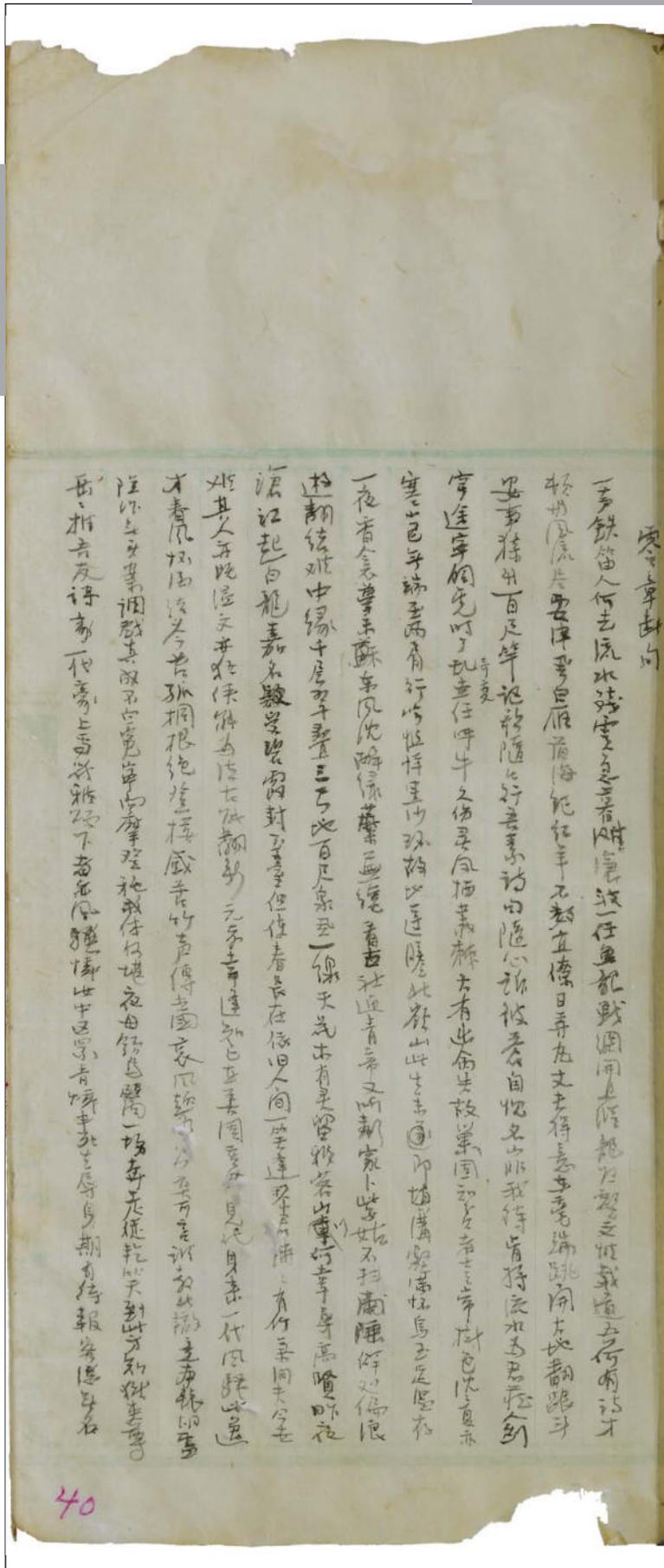
惟學於古迺有獲，君獨粹然得其真。  
 兩漢之前有作者，三代以下無完人。  
 所存者神遺者貌，斯溫乎故知乎新。  
 吾生與子有同嗜，相逢一笑驕天民。

\*關文淵，中山篆刻家。



珠海陸階初附睡鏡湖坳傳教潮海到天運厲揭宜賡苦葉匏  
 莫向春風戀舊巢棘中黃鳥日交交數椽尚憶陶潛柳三徑誰讓宋玉茅  
 揖石客來青靄外看花人倚綠雲坳登高縱抱澄清志似水流年感繫匏  
 燕子斜陽失故巢天涯猶有布衣交且拋鐘鼎甘松菊未必軒輜到草茅  
 脫帽偶逃紅樹里題詩常滿碧苔坳獨慚酒德非吾事辜負當年五石匏  
 惟學於古迺有獲君獨粹然得其真兩漢之前有作者三代以下無完人  
 所存者神遺者貌斯溫乎故知乎新吾生與子有同嗜相逢一笑驕天民  
 贈關君文淵

39



零章斷句

一聲鐵笛人何去，流水殘雲急暮灘。  
 滄波一任魚龍戰，網開且縱龍歸壑。  
 文惟載道吾何有？詩才頓與風流盡。  
 要津飛白雁，薄海紀紅羊。  
 不數直僚日弄丸，丈夫得意在毫端。  
 跳開大地翻跟斗，安事獯升百尺竿？  
 謳歌隨口行吾素，詩句隨心訴彼蒼；  
 自愧名山非我待，肯將流水為君藏。  
 人到窮途寧飼虎，時于奇變任呼牛。  
 久傷靈鳳棲叢棘，大有幽禽失故巢。  
 固知貧者士之常，樹色沈沈夏亦寒。  
 山色無端壓兩肩，行吟憔悴黑沙環。  
 故地遙瞻北嶺山，此生未即填溝壑。  
 滿懷烏玉足溫存，一夜香衾夢未蘇。  
 （東風沈醉綠蘼蕪）  
 纔看古社迎青帝，又聽鄰家卜紫姑。  
 不料南陲僻處偏，浪遊翻結難中緣。  
 千層翠壘三弓地，百尺泉飛一線天。  
 花木有靈留雅客，山川何幸辱高賢？  
 昨夜滄江起白龍，嘉名疑受碧霞封；  
 玉臺但使春長在，依舊人間一笑逢。  
 黎君□之有行氣，洞夫今世難其人；  
 亦既溫文亦狂俠，能為法古能翻新。  
 元孝幸逢知己在，美固重見化身來。  
 一代風騷此逸才，春風杯酒結岑苔。  
 孤桐根絕登樓感，苦竹聲傳去國哀。  
 風趣如今莫可言，誰教北轍竟南轅？  
 胡盧險作無頭案，調戲真成不白冤。  
 寧向摩登施戒體，何堪夜母飴烏臀。  
 一場奔走徒乾笑，到此方知獄吏尊。  
 岳岳推吾友，詩家一代豪；  
 上焉符雅頌，下者亦風騷。  
 憐汝中區眾，青燐半死生。  
 辱身期有待，報客總無名。

昔吾遊此地，沈醉酒家樓；  
 今我傷流荅，清風兩袖秋。  
 花開無色界，人住大區天。  
 生猶存有舌，死莫大於心。  
 世味狙公筭，囊清流似冰。  
 詩瘦冷於秋，一醉非宵易。  
 (客歸與婦謀)

出山慚小草，入世悟空花。  
 故邦民眾苦沈淪，海外逋逃號逸民。  
 (名實已從今日亂)

竿挑日月遊新宇，袖納乾坤返故山。  
 肩以鐵函還繫石，沉諸碧海待知音。  
 萬紫千紅不算春，吾來不見眼中人；  
 今身莫續三生夢，此世難銷萬劫身。  
 訴□花神無生法，劫火難銷不壞身。  
 愧效秦車賦小戎，群黎罹劫鳥驚弓。  
 誰知雪海歸殘鶴，唯以冰山語夏蟲。  
 西北苦支狼虎窟，直奉何涉馬牛風？  
 笛聲喚起癡龍夢，一笑披冠起白虹？  
 明夷暫且遵時晦，思怨何當置太虛？  
 欲繪秋聲歸雁岩，方知春睡有龍眠；  
 江山重見謫仙才，我亦鏡湖狂未減。  
 鴛鴦卅六辭東風，居夷正演明夷志；  
 肯向朱門久曳裾，經慚鳳德鳴衰世。  
 (珍閱翰音敢亂鳴)

夜聞孤鬼叫，生位豕人啼；  
 喪家逢佞犬，填海有哀禽。  
 □張難向楚人巫，枕上關山一掌孤。  
 媚世未能隨俗舞，鳴高何敢效鄉愚。  
 夷吾大事不糊塗，桔人禮教悞我聽。  
 明此身已編氓籍，豈有閒情醉草花？  
 碧紗纔上新姬壁，黃絹終題幼婦碑。  
 山警水悚禽魚沸，蜚雨蠻風雜此身。  
 浮家曾放米家船，不妨為客老荊蠻。  
 鳥忌白口思驅入地難，關河蕭瑟太無端。  
 大業豈期垂宇宙，虛名終獲滿天壤。  
 劫後江山不算年，百勞一死□□□。  
 筆從天外轉，琴對雪邊彈。  
 大抵仙人號莫愁，等閒雲闕度千秋。  
 靜臥荒山何所聞，風吹黃葉下紛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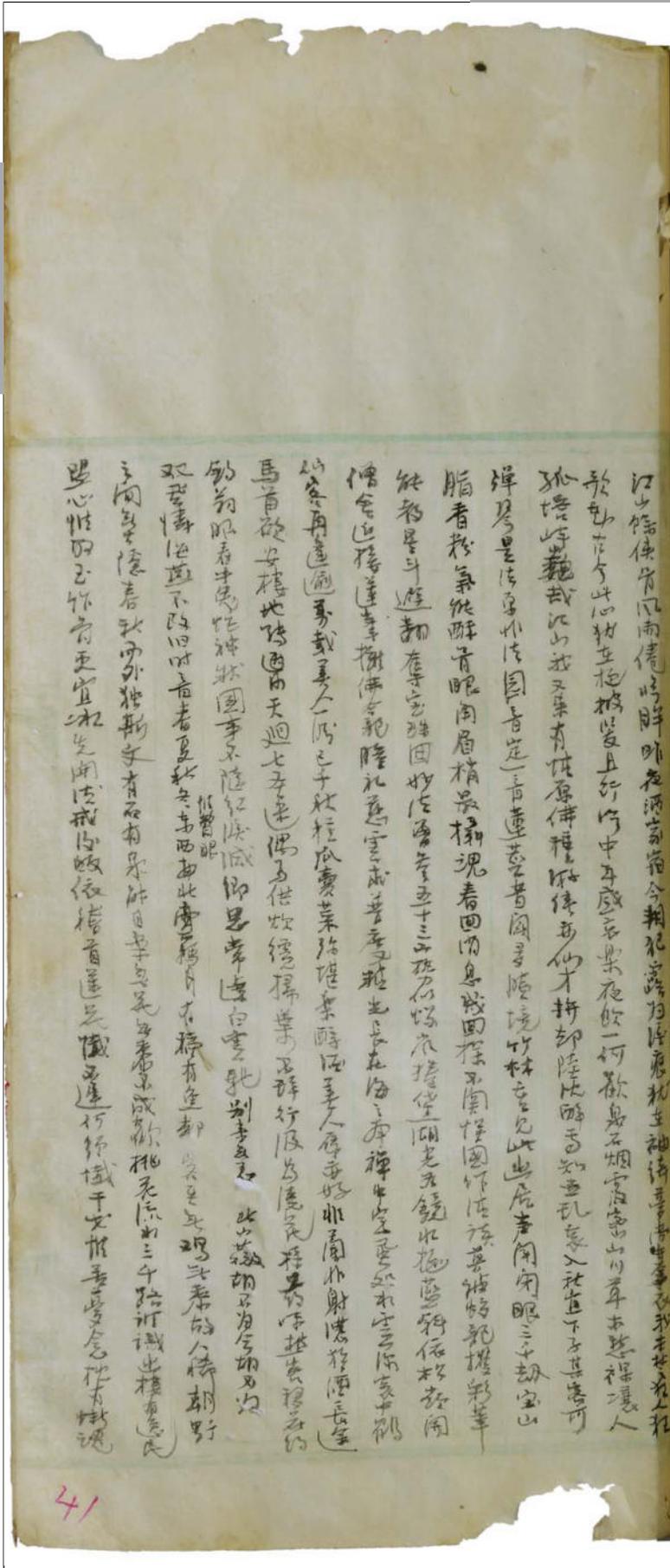
昔吾遊此地，沈醉酒家樓。今我傷流荅，清風兩袖秋。花開無色界，人住大區天。生猶存有舌，死莫大於心。世味狙公筭，囊清流似冰。詩瘦冷於秋，一醉非宵易。(客歸與婦謀)

出山慚小草，入世悟空花。故邦民眾苦沈淪，海外逋逃號逸民。(名實已從今日亂)

竿挑日月遊新宇，袖納乾坤返故山。肩以鐵函還繫石，沉諸碧海待知音。萬紫千紅不算春，吾來不見眼中人；今身莫續三生夢，此世難銷萬劫身。訴□花神無生法，劫火難銷不壞身。愧效秦車賦小戎，群黎罹劫鳥驚弓。誰知雪海歸殘鶴，唯以冰山語夏蟲。西北苦支狼虎窟，直奉何涉馬牛風？笛聲喚起癡龍夢，一笑披冠起白虹？明夷暫且遵時晦，思怨何當置太虛？欲繪秋聲歸雁岩，方知春睡有龍眠；江山重見謫仙才，我亦鏡湖狂未減。鴛鴦卅六辭東風，居夷正演明夷志；肯向朱門久曳裾，經慚鳳德鳴衰世。(珍閱翰音敢亂鳴)

夜聞孤鬼叫，生位豕人啼；喪家逢佞犬，填海有哀禽。張難向楚人巫，枕上關山一掌孤。媚世未能隨俗舞，鳴高何敢效鄉愚。夷吾大事不糊塗，桔人禮教悞我聽。明此身已編氓籍，豈有閒情醉草花？碧紗纔上新姬壁，黃絹終題幼婦碑。山警水悚禽魚沸，蜚雨蠻風雜此身。浮家曾放米家船，不妨為客老荊蠻。鳥忌白口思驅入地難，關河蕭瑟太無端。大業豈期垂宇宙，虛名終獲滿天壤。劫後江山不算年，百勞一死□□□。筆從天外轉，琴對雪邊彈。大抵仙人號莫愁，等閒雲闕度千秋。靜臥荒山何所聞，風吹黃葉下紛紛。





江山餘俠骨，風雨倦吟眸。  
 昨夜酒家宿，今朝犯露歸。  
 淚痕猶在袖，綺夢尚□衣。  
 我本楚狂人，狂歌動古今；  
 此心猶在抱，披髮且行吟。  
 中年感哀樂，夜飲一何歡。  
 泉石煙霞密，山川草木愁。  
 (裸壤人)

孤塔峙巍哉，江山我又來。  
 有情原佛種，遊俠亦仙才；  
 拚卻陸沈醉，焉知世亂哀。  
 入秋宜下子，其客可彈琴；  
 是法原非法，圓音定一音。

蓮莖昔聞多勝境，竹林重見此幽居。  
 聲聞閉眼三千劫(寶山)(?)  
 脂香粉氣能酥骨，眼角眉梢最攝魂，  
 春回消息幾回探，不關悞國作清談。  
 莫被蛟龍攫彩筆，能教星斗(避翻)奪寶珠，  
 (回)妙法曾參五十三。

山勢似螺嵐捲黛，湖光如鏡水拖藍。  
 斜依松嶺開僧舍，近接蓮峰擁佛龕；  
 瞻禮慈雲求普度，精光長在海之南。  
 禪中定風處，水雲深哀鶴。  
 仙客再逢逾萬載，美人一盼已千秋。  
 種瓜賣菜彌堪樂，醇酒美人辱亦好。  
 非蘭非射濃於酒，長途馬首欲安棲？

地轉天迴七聖迷。  
 偶為供炊纔掃葉，不辭行汲為澆花。  
 採藥呼樵客，移花約釣翁。  
 眼看牛鬼蛇神狀，國事不隨紅淚減。  
 鄉思常遠白雲馳，別來無恙北山薇，  
 胡不歸兮胡不歸？

雙飛憐海燕，不改舊時音。  
 春夏秋冬惟瞥眼，東西南北曾羈身。  
 有稱有魚鄰客至，無鷄無黍故人稀。  
 朝野之間無士隱，春秋而外獨斯文。  
 有石有泉能自樂，無花無黍不成歡。  
 桃花流水三千路，誰識幽棲有逸民？  
 盟心惟取玉，作骨更宜冰。  
 先開法界後皈依，稽首蓮花懺不遲。  
 干戈惟吾夢，衾枕有慚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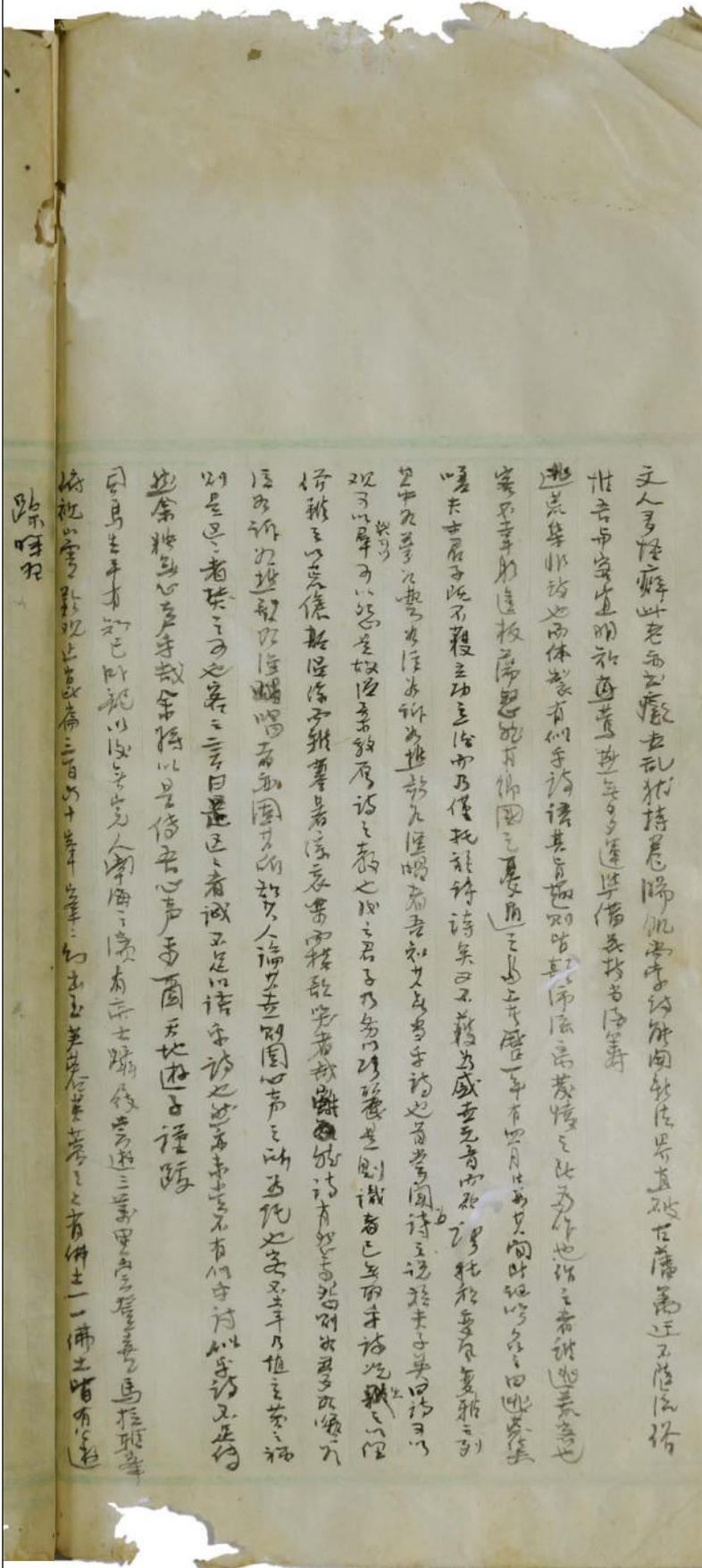
文人多怪癖，此老亦書癡。  
 世亂猶持卷，腸饑尚索詩。  
 能開新法界，直破古藩籬。  
 迂不隨流俗，惟吾與客宜。  
 明知鶯燕無多運，準備花枝當酒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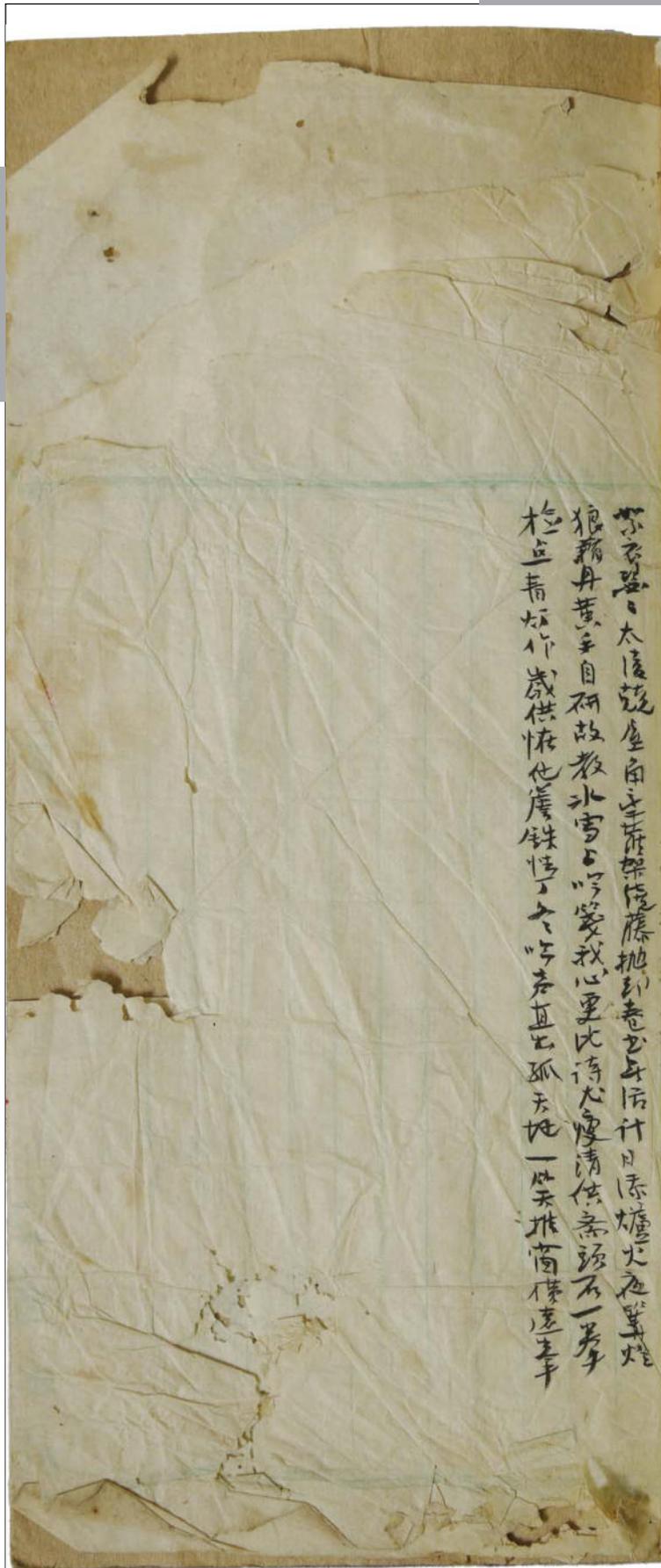
《逃荒集》非詩也，而體制有似乎詩語，其旨趣則皆顛沛流離發憤之所為作也。作之者誰？逃荒客也。客不幸躬逢板蕩，惘然有鄉國之憂。遁之島上者，歷一年有四月，集其間所謳吟，名之曰“逃荒集”。嗟夫！士君子既不獲立功立德而乃僅托於詩矣！又不獲為盛世之音而欲謬托於變風變雅之列，其中如夢如嚙、如泣如訴、如樵歌如漁唱者，吾知其無當乎詩也。昔嘗聞為詩之說於夫子矣，曰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是故，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後之君子，乃務以巧麗，是則識者已無取乎詩。況出之以俚俗、雜之以荒儻、顛溫涼而雜寒暑，縱哀樂而橫歌哭者哉！雖然，詩有怨焉，怨則如夢如嚙、如泣如訴、如樵歌如漁唱者，亦因其所知其人，論其世，則固心聲之所為託也。客不幸乃值玄黃之禍，則是區區者，焚之可也。

客之言曰：區區者，誠不足以語乎詩也，然亦未嘗不有似乎詩。似乎詩，不足傳，然余獨無心聲乎哉？余將以是傳吾心聲焉爾。

——天地遊子謹跋

司馬生平有知己，臥龍以後無完人。  
 南海之濱有高士，躡履嘗遊三萬里。  
 嘗登喜馬拉雅峰，峰峰幻出玉芙蓉。  
 芙蓉之上有佛土，一一佛土皆有公遊踪。呼歸（……）





## 軼 題

絮衣瑟瑟太凌兢，屋角牽蘿架繞藤。  
拋卻卷書無活計，日添爐火夜篝燈。

狼藉丹黃手自研，故教冰雪上吟箋。  
我心更比詩尤瘦，清供齋頭石一拳。

檢點青燈作歲供，怪他簾鐵怯丁冬。  
吟聲直出孤天地，一笑推窗橫遠峰。

## 【補輯】

## 說 夢

七載經無芋可煨，既餐秋菊復餐梅。  
似乎傲骨前生有，其或饑腸盛世該？  
厚福尚難逢蹴爾，高情何敢怨嗟來？  
五丁夜入癡人夢，終冀金牛路竟開。

《五峰山房詩集》約輯至1941或1942年。筆者搜得可確定時間的鄭詩二、聯一，附於此。〈說夢〉乃鄭哲園於50年代初題贈郭浩如，其上註明“此《劫灰集》說夢之作”，署名後再補“錄舊稿”三字。從“七載經無芋可煨”等語，可知該詩寫於1944年或1945年初。郭浩如，中山人，原中山縣修志館館員。

## 孔教中學展覽籌款賑災

千株柳憶珠江月，十萬花開鏡海潮。  
如此河山如此夜，令人那得不魂銷！

孔教中學展覽籌款賑災是澳門文化教育界為慶祝抗戰勝利而舉辦的系列活動之一。本詩原刊於1945年中山《建中日報》慶祝抗戰勝利之文藝專刊。

## 輓黃冷觀聯

君豈以文傳，竟以文傳，為九天鸞奏，  
為滄海龍吟，偏逢倭寇侵疆，肯於火坑宅中，更捱半刻？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菩薩心腸，  
是英雄肝膽，莫憚修羅當道，且向鬼門關裏，再走一程！

【附一】

## 百花香

(第一編 香山散人輯)

百花香(第一編) 小香山散人輯

南海朱文亭寄余〈五層樓詩〉云：“畫角聲殘帶夕陽，五層樓上好山光。春風歌舞今猶在，到者何人不越王？”——抱負亦偉矣。

鄭杰序於小香山

香山鄭杰喆盒序於五峰山居

五峰山人序於某寓舍

哲盒序於寓舍

## 沙涌天王橋

(香山南鄉宋帝昺蹕駐此地)

皇帝飄零處處滄，天王橋上大淒涼。  
猩紅三月孤臣淚，(相傳宋王欲啖荔枝，故至今□產三月紅。又馬氏奉軍三日)  
□綠千年美女香。(婦女多殉國者)  
南渡□□□□地，東遷□□□□場。  
流來江水聲聲咽，尚自癡情走帝鄉。

## 送春 (乙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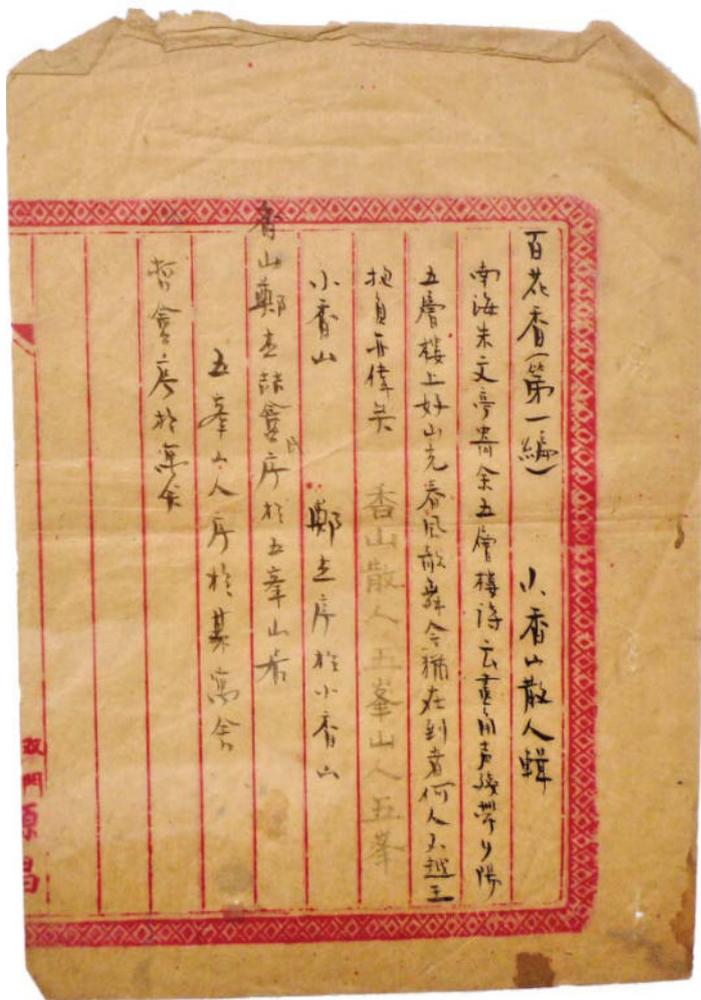
□□□□□□□，驪歌一曲舞輕風。  
鶯花夢倦餘歡墜，螺粉香殘往事空。  
野水尚牽三月綠，夕陽猶戀六朝紅。  
王孫消息知何處？魂斷淒淒碧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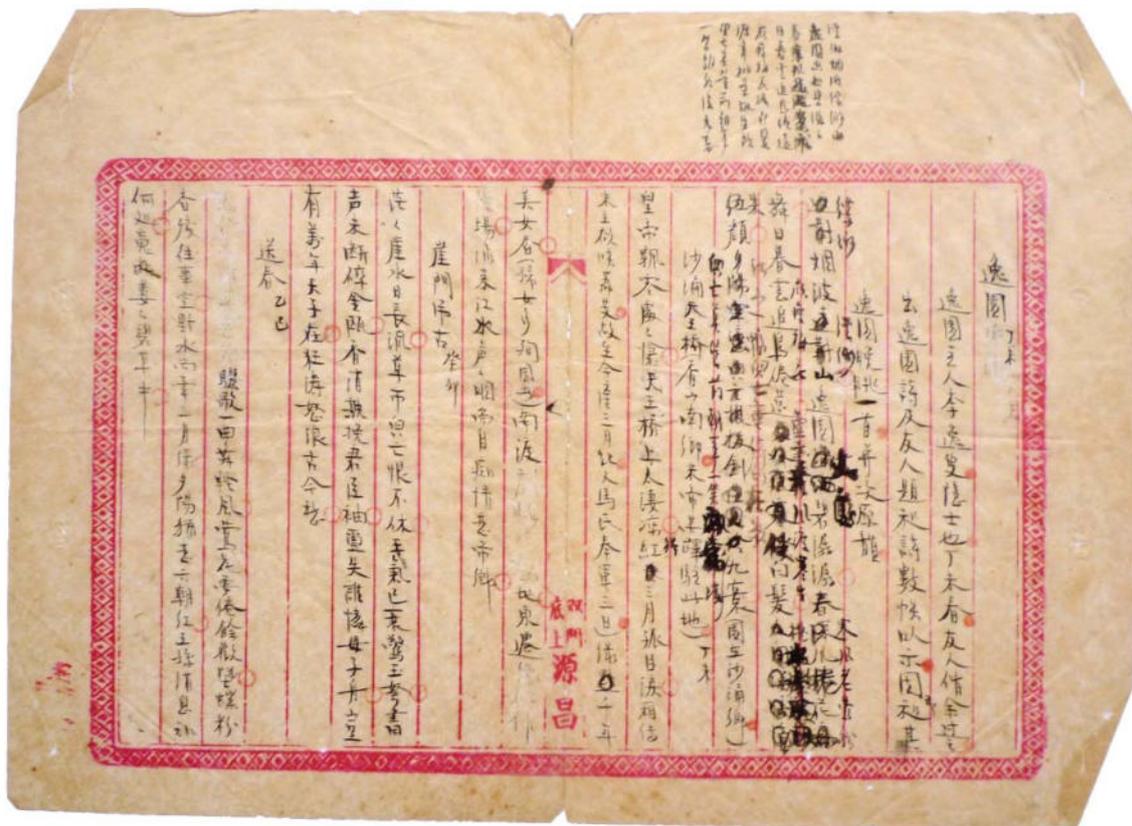
## 端午競渡 (丙午)

斜陽古道看龍舟，棹影衣香韻獨悠。  
弦管奏時千柳岸，鼓旗開處百花洲。  
金波捲地同聲震，銀浪翻天一色流。  
湘水年年依舊咽，今人為樂古人愁。

## 贈友 (丁未)

冰魂雪魄認前身，曠世天才獨出塵。  
荀令留香飛逸氣，張郎弄影娜豐神。  
六朝蟾月應憐我，五代鶯花欲笑人。  
記取武陵春水碧，風流漁父再尋津。





逸園 (丁未)

逸園主人李逸叟，隱士也。丁未春，友人偕余過之，出逸園詩及友人題和詩數帙以示，因和其逸園遠眺一首並次原韻。(園在沙涌鄉)

縹渺煙波縹渺山，逸園□處碧潺湲。  
春寒風老捲花舞，日暮雲追倦鳥還。  
歲瘦梅花侵白髮，波寒桃葉劫朱顏。  
興亡莫管前朝事，一笑拔劍凌九寰。

佚題

(……) 妬詩人，罰作雞聲唱數句，幾度自憐還自笑，一生贏得苦吟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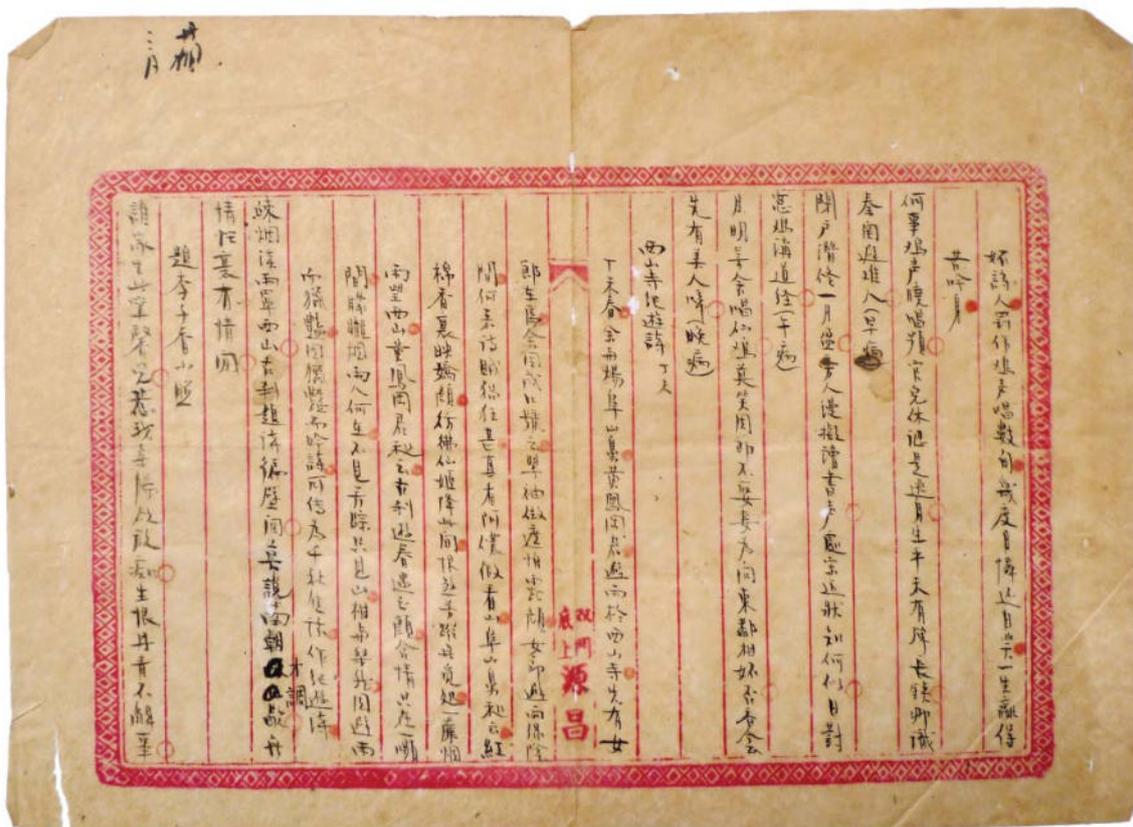
何事雞聲曉唱頻，官兒休認是逃身。  
生平未有彈長鋏，哪識秦關避難人。  
(早病)

閉戶潛修一月盈，旁人漫擬讀書聲。  
處家近狀知何似，日對窗雞講道經。  
(午病)

月明茅舍唱仙雞，莫笑周郎不要妻。  
為問東鄰相妬否？香衾先有美人啼。  
(晚病)

題李子香小照

誰家生此甯馨兒？惹我柔腸段段痴。  
生恨丹青不解事，(占人豔福早描眉)。



## 遊梅基 (壬寅)

晚步梅基靜，孤燈漾碧瀾。  
雲失鐘韻遠，風斷笛聲殘。  
孤鶴迷蘆岸，流螢撲蓼灘。  
敲扉寒月下，手罷夜方闌。

## 寄陳君渝

三月楊州夢未□，春風何事綠蘿蕪。  
武陵十里桃花水，問許漁郎一棹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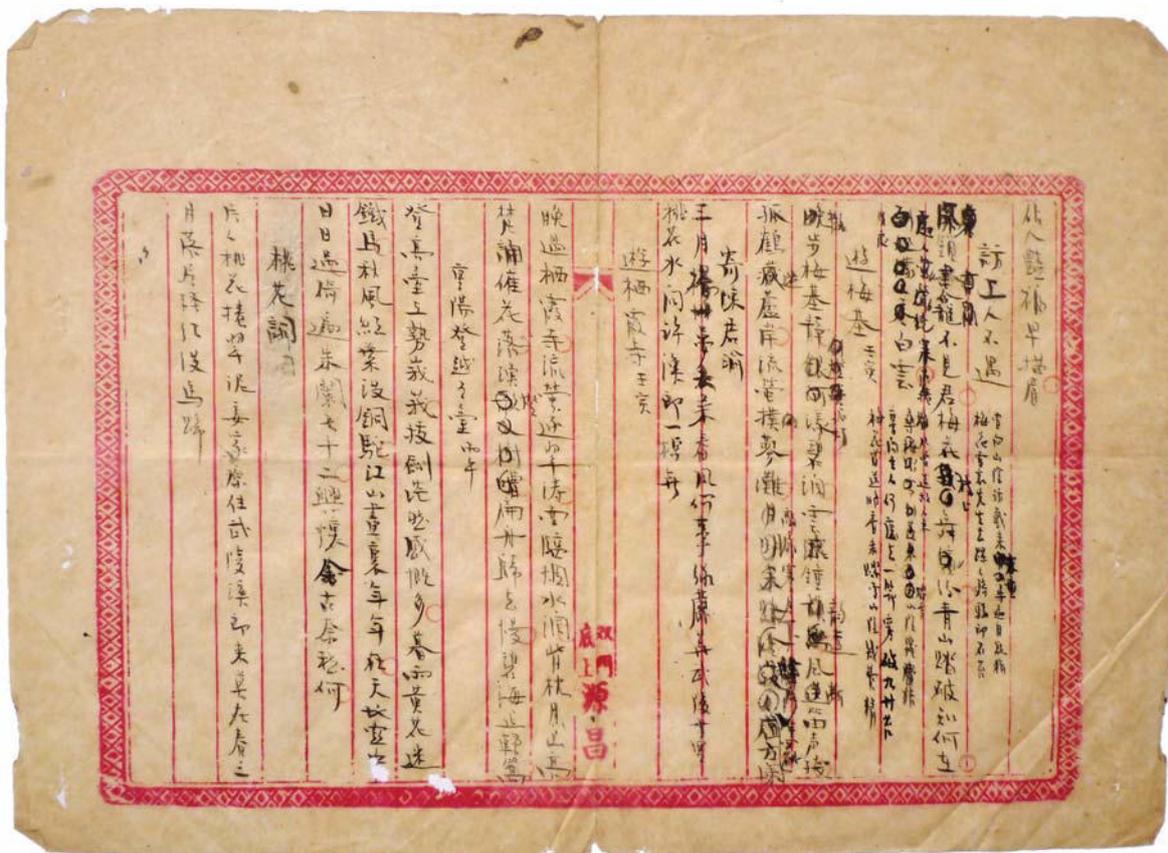
## 遊棲霞寺 (壬寅)

晚遇棲霞寺，流螢逐翠濤。  
面臨煙水闊，背枕月山高。  
梵誦催花落，漁歌入樹嘈。  
扁舟歸去慢，碧海點輕篙。

## 西山寺紀遊詩 (丁未)

丁未春，余與楊阜山舅、黃鳳岡君避雨於西山寺。先有女郎在焉，余因成口號云：“翠袖微遮怕露顏，女郎避雨綠陰間。何來詩賊猖狂甚，真看阿儂假看山。”阜山舅和云：“紅棉香裏映嬌顏，彷彿仙姬降此間。恨煞芳蹤無覓處，一簾煙雨望西山。”黃鳳岡君和云：“古剎遊春遇玉顏，含情祇在一嚥間。朦朧煙雨人何在？不見芳蹤祇見山。”相與燦然。因避雨而獵豔，因獵豔而吟詩，可傳為千秋佳話，作紀遊詩——

疎煙淡雨罩西山，古剎題詩遍壁間。  
莫說南朝才調歇，無情忙裡有情閑。



重陽登越王臺 (丙午)

登高臺上勢峨峨，拔劍茫然感慨多。  
暮雨黃花迷鐵馬，秋風紅葉沒銅駝。  
江山畫裏年年在，天地壺中日日過。  
倚遍朱欄七十二，興懷今古奈愁何？

桃花詞

片片桃花捲翠泥，妾家原住武陵溪。  
郎來莫在春三月，落盡輕紅沒馬蹄。

崖門弔古 (癸卯)

茫茫崖水日長流，草市興亡恨未休。  
王氣已衰驚玉弩，書聲未斷會金甌。  
香消孰挽君臣袖，璽失誰憐母子舟。  
豈有萬年天子在，狂濤怒浪古今愁。

贈譚韻濤君

鼉江瀟灑泮中身 (君陽江秀才)，  
繡虎雕龍第一人 (君有文集二卷詩集二卷)。  
二美綠飄珠蛺蝶 (君有二少妾)，  
三元紅罩玉麒麟 (君有三令郎)。  
恩隆北闕雲騎尉 (延世襲雲騎尉)，  
壽賽南山斗籙神。  
五十年來真健者 (君五十餘歲猶入某學堂)，  
天花香裡不沾塵。

懸弧日有感

今昔溟蒙事盡空，茫茫何處置英雄！  
鹿爭大地胡塵裏，龍戰昊天劫運中。  
書劍飄零驚夜月，湖山蕭索哭秋風。  
華胥古國時縈夢，十八年來日又東。



中秋之作

十里珠江閃閃流，管弦聲裏水中秋。  
家鄉南望寒嵐外，皎月懸空萬古愁。

五層樓懷古

矗立危樓插碧空，千年殘劫憶英雄。  
背橫五嶺吞王氣，面撼三江湧霸風。  
縱使山河依舊綠，明朝日月改新紅。  
秋笳斷續人何在，一幅茫茫入畫中。

重陽

黃花香日又重陽，登到高峰百感茫。  
千里青山迷醉眼，萬年綠水入愁腸。  
管弦繞繞縈宗國，煙雨霏霏罩帝鄉。  
幾度問天天不答，一聲長嘯太清狂。

賀隆都同善堂並序

西窗風雨，問夜仙城。東壁琴書，悲秋客舍。隆都劉瓊峰君語余曰：花旗埠隆都同善堂落成，子善詩，盍贈一言乎？余喜海外之愛群，念國中之多難，賀之一首，祝以千秋。嗟夫！綠莎鐵馬，心繫天覺之香山。黃葉銅駝，夢入華胥之古國。倚青峰而長嘯，揮玉管以裁詩。

英雄例早走天涯，同善堂開東亞花。  
身渡寰球黃歲月，心空萬里碧煙霞。  
笙歌臺閣開新土，錦繡江山戀舊家。  
寄語南洋去國者，白雲多處是中華。

逸園

春風曾送到蓬萊，今日閑雲昔日埃。  
三徑老存數朵菊，半牆新着幾枝梅。  
水橫茅屋光常耀，山寨柴扉翠不開。  
否識廊橋驢背客，遠從雪裡踏蒼苔。

〔另附〕

## 端午客吟

半載天涯寄此身，浴蘭時節又良辰。  
綠蒲解意憐芳草，紅荔多情憶美人。  
自笑管弦都斷韻，劇憐書劍總生塵。  
香山別後萋萋草，盼斷王孫否已嗔？

## 挽繆玉鑾君

零落歸山痛少年，噩聞益友浴蘭天。  
（余創辦達德學社及振武宗社，皆君之助。  
卒時戊申端午日也。）

十年風雨緣何事，一旦人琴劇可憐。  
（君患時症）

素志莫償尋淚鶴（未有妻兒），

雄心不死化啼鵑。

（曾創辦全邑學生自治會及香山日報未成）

廣陵懷舊天涯客，

對酒臨風為黯然（余方旅行）。

## 花逸軒詩跋

戊申秋，余旅穗城，□江譚韻濤詩長謬採虛聲，托友人駕敝寓而介紹焉。出賜和五層樓懷古詩，詩雄渾有奇氣。越數日，以詩集相示。天才卓出，逸趣橫生。讀詠花、贈妓、賀婚、踏青諸什，白雲捲地，江霞滿天，未足方其映麗也；遊覽諸什，瀟灑有古人風；撫時感事諸什，哀而不傷，得詩人之旨焉。昔人謂詩為心聲。若是詩，其風流跌宕之性情，時流露於珠玉行間。嗚呼，五嶺以南，雅風之墜久矣，今唱陽春白雪於是中，其和者誰與？戊申中秋前五日

## 劫餘集跋

咸陽陳子道壹健於遊，曾北抵燕京，南越嶺南，東渡扶桑，西歷倫敦，及暹羅、緬甸之屬。弔興亡之轍跡，覽文野之潮流。每發為詩歌，以寄宗國之思，而命之曰“劫餘集”。嗟夫！詩之劫耶？人之劫耶？吾壹不知詩之令人劫，吾壹不知人之令詩劫耶？人受之詩劫而劫寄於詩，詩受人之劫而劫亦寄於詩，是則詩殆入於劫之中、出於劫之外者耶？嗚呼！淚耶？血耶？劫餘之零筆剩墨耶？戊申暮秋朔。

## 古香詩集跋（存題）

《百花香》是鄭哲園的早年詩集（未定稿），用毛筆謄寫於廣州“雙門底上順昌”生產的雙頁箋上，無頁碼。詩寫作的可確定年份為乙巳至癸卯年，即1905至1914年，時間跨度約九年。原裝釘成冊，發現時已拆散。現存十九頁（單頁），應是“詩”缺一頁，“文”缺兩頁，其餘可連讀。計錄詩二十五首，跋兩篇，可插入《五峰山房詩集》上半卷。但即使接上，1915年至1937年間仍然無詩。

《百花香》自署“香山散人編”，但隨後又於同頁補了幾種不同的署名方式，分別有鄭杰、鄭哲園、五峰山人等，說明尚未決定署名。從題材看，該輯所輯，主要為在中山、廣州兩地的紀遊詩或與文友間的唱酬，因此除了顯示作者早年行蹤外，還證實了：從青年時代起，廣州便是他常到之地。現存的兩篇跋（因缺兩頁，估計實際上還要多一些），都是資深外地詩人請他撰寫的，說他“少負詩名”確非虛言。

【附二】

## 補 遺

詩贈偉文女史\*

時探梅花到水邊，今披冰雪誦新箋。  
一般風韻皆清絕，不信蓬山更有仙。

\* 錄自鄭哲園自留手稿。

和梁君臥雪西望洋山步月疊次原韻

群仙疑借六龍乘，海若無憂北喪朋！  
玉宇幾人曾記曲？瑤池何日不飛昇。  
久懷欲渡愁無楫，差慰臨淵賴有罾。  
此夜踏歌還問影，誦君詩句總填膺。

浪遊萬里有風乘，明月堪稱耐久朋。  
雙屐不辭塵世履，一輪潛向大江昇。  
倘憐凍雀宜開網，漫被長鯨竟脫罾。  
千載榛苓聞絕響，廣寒新詔可曾膺？

欲從博望借槎乘，直指蟾宮挈酒朋。  
杖擲疑邀天共語，輪攀還挾世間昇。  
詎無海氣侵君袖，應有星辰入我罾。  
試上華峰更翹首，不知戎狄幾回膺？

歸去無風未可乘，鏡湖醉月有詩朋。  
塵窺紫陌知王導，□誦寒山識子升。  
愛惜蟾光徒借斧，恐驚鷗夢豈投罾？  
頗聞履及喧西域，不減清輝照我膺。

贈竺摩上人

繽紛香雨□曼羅，大法傳燈見竺摩。  
更有餘功精翰墨，不因禪定廢吟哦。  
拈花立現諸天佛，證果全消十地魔。  
昔日靈山曾聚首，至今還許結煙蘿。

藝人余達生君以擅刻象牙  
馳譽南中國獲逢欣賞贈之以詩

早晚蜚聲重藝林，即論餘技亦南金。  
一年楮葉靈思托，九曲夷珠妙手尋。

縱以齒焚寧用惜？未為形役不須箴！  
多能豈遂貽明德？花外逢君一醉吟。

送別竺摩上人

秋風執手兩相看，如此人間去住難。  
豈惜孤雲沈下土，卻愁危露滿前灘。  
吞針久已驚羅什，煨芋何從覓懶殘？  
回念眾生應有夢，憐他長夜竟漫漫。

題純初為寂園作枕秋閣圖

水閣蕭疏浪拍天，枕秋還欲抱秋眠。  
不須洗耳蛩吟後，直為傳神雁陣先。  
醉與黃花同入夢，寤將金粟獨參禪。  
洛妃冷妒湘妃泣，捐在蘆簾紙帳邊。

惺岸弼臣於金城茗座以詩論詩  
舉以質余因次韻以博一燦

同途殊轍性情分，譬如朝曦與夕昏。  
休問是寒還是燠，詎能為雨不為雲？  
詩先有法方無法，書貴多聞勝少聞。  
羅漢始臻離學果，兩君持論總超群。

遊菩提苑謝羅維宗陳叔平

此身已到菩提苑，佛剎莊嚴信有緣。  
修證縱遲圓十地，聲聞縱許出諸天。  
眾生未入如來座，獅子難參奮鬥禪。  
一葉一花通妙境，方知道力久磨磚。  
以上刊於《覺音》卅期至卅二期合刊。

壽彼岸

士先識器後文章，驕絕詞壇亦斗量。  
獨以一身儕仲馬，能將三世闡公羊。  
懷瑜素毓山川氣，抱璞長爭日月光。  
杖園無憂多□祝，惟仁者壽道之常。

此詩原刊《中山詩詞選 第一卷》(中山詩社編纂)。鄭彼岸(1879-1975年)，又名岸父，香山濠頭人。同盟會員。詩人，學者。1908年創辦《香山旬報》，1911年策動香山起義。功成，不願當官。後因反袁逃亡海外，1937年回鄉出任縣修志館館長。新中國成立後任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題黃君獨峯春江畫展

昔從燕市起悲歎今向南荒凍筆

呵擬攝法龍歸法海還驅香象

渡春河六如憤壺清狂久八大傷

時哭笑多獨之孤峯了無思

漫天風雪奈君何